

我把股市 当战场

童牧野/著

学林出版社



32.5

(沪)新登字 113号

责任编辑：乐惟清

封面设计：桑吉芳

我把股市当战场

童牧野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商务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1 字数 133,000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

ISBN 7-80510-930-3/F·161

定价 5.40元

目 录

股战趣谈

股市预测的分寸把握.....	3
股市羊狼，并非童话.....	5
傻瓜顿悟现象.....	7
选股如选美？.....	8
三步舞曲话深沪.....	10
把资金当兵力，把股市当战场.....	12
深圳“大鳄”策略.....	15
最大的“利多”是什么？.....	18
熊谷敢吃套牢，后来骑牛逍遥.....	20
股票钞票轮流括.....	22
微笑含蓄的上海空头.....	25
也请空头谈心态.....	28
股民自有铁算盘.....	30
沉重地说出一个轻松的故事.....	32
沪股炒手的点火战术.....	35
牛哥熊妹鱼水情.....	37
俯首称臣的巨人.....	39
股市的巨人.....	42

以疯养疯变麻风	44
多空善意的交流	46
为有牺牲多壮志	48
沪空静观多杀多	50
为了家乡父老的投资安全	52
“天”灾人祸	54
上海狐狸，眯眼瞧深圳大白兔	56
背靠墙角饱受冷拳	58
忧患意识显大家本色	60
满天星星亮晶晶	62

股战研判

宪法，股市，合法的收入	67
深圳新股与老股的互攀可能性	70
老股爬梯常发楞，新股出笼暂缩头	72
那是三波两波还是一波？	74
发售新股认购证，敞开预约不限额	76
从呆滞变成死滞，在高空等待惊雷	80
人气微妙话新股	82
独入云端先知寒	84
“玻B”对“电B”的影响	86
物极必反，“延中”转跌	88
“延中”令人发怵，“凤凰”忙着脱手	90
巧为套牢松绑，先把新股扼昏？	92
都是换手量大，含义未必相同	96
盘整有戏，造市受惩	98
股市热度骤升，降温措施出台	100

强撼牛头吓唬谁？广场设摊吓自己·····	103
“利空”兑现，变成利多·····	106
股价趋稳，民心趋平·····	108
“大飞乐”权证的泥潭·····	110
避开“决战主力”，包围“小股敌人”·····	112
各就各位，各自为战·····	113
层层设网，步步经营·····	115
丢盔弃甲，转移阵地·····	117
亡“牛”补牢，追救得当·····	120
为求股市匀称美，也讲苗条在节食·····	123
股市虽有沉痾，并非不治之症·····	126
虽有病态，不是家丑·····	128
唇齿相依，同舟共济	
——深圳股友与上海股友的热线电话·····	139
四两拨千斤，托市策略谈	
——投资大户和投资顾问的对话·····	133
魂在月亮，下望沪股·····	135
鸣锣开道牛戏熊·····	137
牛市之中，仍有风浪·····	139
沪股被称“猴市”，大户喜打“滑板”·····	141
“金杯”好榜样，沪股怎么办？·····	144
不看不知道·····	147
送配未必都利好·····	150
风水轮流转·····	152
轮炒之后有陷阱·····	155
为夭折的沪牛而祈祷·····	157

纵向比较谈风险.....	159
沪股的脸色好不好？.....	161
身在大陆架，遥测深海沟.....	162
紧急拔高的缘由和后果.....	165
恶炒恐有恶果.....	168
股市也有“无期徒刑”.....	170
粗野与诡秘——沪深股市走势的差异.....	172
打她下去再爱她，您见过吗？.....	174
也是一种乐观.....	177
尊重“异己”的思路.....	179
初次见面，请多搏傻？.....	182
沪人对“青啤”的冷淡.....	184
三栖人抬头北望.....	186
后记.....	188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股 战 趣 谈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股市预测的分寸把握

与现代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相似，股市中也有测不准原理。

股市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只有把影响股价的所有可变因素都百分之百地了如指掌，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测准股价和精确走势。由于把所有可变因素都百分之百地了如指掌的不可能实现，所以对精确走势的测不准是必然的也是可以原谅的，测得准是偶然的也是值得庆幸的。

根据测不准原理，是否就该自暴自弃，从此买进卖出股票都闭着眼睛瞎来？也不。

尽管气象专家预测明天最高气温24度，而明天偏偏25度，尽管测不准，还是大有参考价值，至少已让大家知道，在明天的气温下打赤膊上阳台是不适宜的。

股市预测比气象预测难。

首先，气象工作者可凭借高空气球、卫星云图、地面气象台站信息联网；股市预测者一般难以混入交易所探察买盘卖盘虚实详情，何况买盘卖盘也是瞬息万变，交易所内部人员也常因买气卖气的顷刻巨变而震惊。股民之人心，比天上的黑云白云复杂。

其次，气象中预报台风登陆之前，雷达早已密切跟踪台风在太平洋的生成、运动、变化。股市则不然，今天来个无云突

然暴雨；明天来个晴天忽然霹雳，社会现象毕竟比自然现象更加“超自然”。

再者，气象工作者测出多云便是实实在在的多云，股市预测者测出“多云”，大户完全可以出乎你预料地联手驾起轰炸机，撒干冰搞人工降雨，让“多云”变成“暴雨”，让你的预测见鬼去。被测的气象是无生命的，被测的股市却有的是最高级最有灵气的动物。

笑话中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气象界阿混，庄严预测：“明天，零下40度，到零上40度之间，刮东南西北风或无风，晴天或阴天，可能有雨，若是晴天则无雨。”

现实中有的滑头家伙，预测股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买气很旺，股价或能上扬；否则，仍将牛皮横动；如果卖盘加重，则股价或许疲软而下……”上、中、下三种走势都在预见之内，令人拍案叫绝。这跟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类似，允许误差范围越大，越能说得理直气壮！

股友常问我：某某股票是否在某年某月一定能涨到某某价位？发此问，动机很纯：一定能涨，就买；一定不能涨，就不买。在此类问题中含有“一定”两个字，我一概回答“不知道”。否则我就违背了股市测不准原理。

测准，难以做到；测个朦朦胧胧，还是可能的。对所有的可变因素，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掌握，十成中了解了七层，预测或许也有七层的把握。为防股市不测风云，科学而又艺术的做法是：预测股价走势不可以打保票，但可以指出哪种趋势可能性较大。按古人所训：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在滑头与呆板之间，我想做一个老实人。

(1991年12月18日)

股市羊狼,并非童话

股市喊狼之声阵阵,狼来是来了,来得慢条斯理,其动作像猫,扑食之前温柔无比。更有人在证券公司门外热情演说:“来两只狼怕什么,我们发挥羊海战术,把狼包围起来吃了!”当然有人怀疑那演说者会不会是持股高价待沽的“狼”?

回想 1990 年深圳股市转跌之前,也是先疯涨得离谱(1元面值的发展股票,黑市价达 130 元),在白市惜售、呆滞之后,风雨到来之前,群狼和领头羊都在羊海中鼓动:“如果暴跌,你我股民就把自己一个个吊死在大街两旁林荫树上,看有关方面托不托盘!”此话十分幼稚,当时却令众羊击掌叫好。结果套牢者卧薪尝胆 10 个月之久,望树苦笑。羊们望着饱食而去的“狼”老人家那满肚羊肉,至今惊魂未定。深圳 1990 年 11 月转跌后,到了 1991 年 11 月“一周年忌”便见绳如见蛇,一齐颤抖再次触发跌势;1991 年之初小涨后又跌并长跌难止,于是 1992 年元旦至春节之间的小涨更令忆苦不敢思甜者心惊肉跳。直至“南玻”上市,才渐有医治心理创伤的疗效。

深圳人的经验是:不可迷信羊海战术。羊见草,一哄而来;真的发生狼群拿羊群开涮,羊又一哄而散,逃不及而落难者有当场晕倒在证券大厅的。

当证券管理层和股市评论界上上下下反复警告股市风

险并“鸣枪”警告不能止住哄抬，当不发生暴跌不足以把股价拉回到与企业效益相称，当不发生暴跌不足以培养股民的风险意识和理智情操的时候，暴跌便是整理股市的灵丹妙药和培训股民的必要一课。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股市不经过暴跌便可以变成成熟的股市。深圳股市暴跌10个月，跌幅大大超过国外股灾标准，电震疗法之后，深圳股市从此便进入健康理智的轨道。

陶醉于羊海战术而步入猴年者，不妨在闹市中时刻警觉两耳：那“必要一课”的上课预备铃，会不会忽然轻轻地鸣响？

（作者后注：本文发表2个月后的5月26日，沪股“不知不觉”滑入熊市，滑至8月10日突然暴跌，至11月17日，股价指数已从5月25日的1420点跌至393点。跌幅高达72%，有的股票跌幅超过80%，上海股民有数人在这场股灾中自杀。）

（1992年3月5日）

傻瓜顿悟现象

深圳股市 1990 年暴涨过度转跌之前，有人踏点呐喊：“中国股票，风险是零！”此话之可笑，相当于说“中国人刀枪不入”。股市搏傻战斗队员，常寄厚望于：莫道天下我最傻，自有更傻后来人！为了培养一大批傻瓜替补队员给自己壮胆助威垫背，上海如今也有人踏点呐喊：“上海股票，与市盈率浑身不搭界！”

深圳人吃过苦头之后，懂得抢购股票不讲究市盈率，相当于抢购商品不讲究质量。上海 1988 年商品抢购风中，高价抢购杂牌电冰箱只讲究“疯狂人气”而居然来不及讲究制冷效果，一心只想买个铁家伙保值增值。及至醒悟，已是套牢。

其实，大家都盯着股价，听着行情。多云转阴且电闪频频，还有人在搏最后一记，忽然真的大雨哗啦哗啦，谁都不愿当落汤鸡。可谓：等到我已变聪明，周围尽是聪明人。

深圳股市 1990 年从高市盈率股价转跌后不久，由于顿悟者顿悟得有先有后，行情上有过逃命线，有人忍痛杀出，也有人晕头转向直往他人抛出的炸弹上扑去，几乎困毙阵中。到了大家都顿悟完毕，跌势业已入定，出现无一人敢承接的局面。如 1991 年 4 月 22 日，所有深圳股票都空跌，成交股数都是零。

对于搏傻勇士来说，傻瓜顿悟现象最令自己目瞪口呆。

(1992 年 3 月 17 日)

选股如选美？

1992年是上海股市从病态走向健康的关键一年。股市充满戏剧性，有哭有笑，有失眠有昏倒，有阳光也有黑幕。下半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品种多了，量也大了，个人投资股票的难度将会增加。选择绩优股，还是选择绩劣股，财运大为不同。

港台股民曰：选股如选美。这个比喻，似有不妥，令人把购股者往人口贩子上联想。更有甚者曰：选股如选妻。照此讲法，拥有数十种股票，岂非妻妾成群？买股后卖股，就更不像话？

比喻虽不完全贴切，话外音还是对的：要有正确的审美观，要慎重。

1992年5月26日，上海股市管理层作出的一些行政措施（如禁止大户联手买入，广场设摊只迎散户卖出），引起股市一片恐慌。股市暴跌多日。

在突如其来的暴跌中，跌得最积极的是那些绩劣股。绩优股则跌幅相对小些。26日那天，“大飞乐”跌价11%，“豫园”跌2%，差别十分明显。

有的人吃股票是只要表面上价格低就吃，比方说10元钱一个的西瓜和1元钱一粒的芝麻，他要1元钱一粒的芝麻。

按照港台股民的那种比喻，相当于只要彩礼低，娶妻闭眼瞎娶，不论对方美丑善恶，女的就行。那种不看公司财务报表、不分析公司经营效益的股民，只要便宜，是股票就行，在股市不测风云中，将有可能处境尴尬。

上海股民在股票投资中，越来越重视对自己的智力投资。有的每年自费数千元订阅报刊到家。知识型股民，在沪是越来越多。今后在沪股投资，将是智力、财力、魄力的较量。

(1992年6月10日)

三步舞曲话深沪

好久未在“沪深漫步”栏露面，只因前阶段忙于和家庭电脑切磋股市，无暇多写，在沪“闷声不响”好久。素爱学消防队员，“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在股市则“静观数年，战在某月”。

所谓“漫步”，1991年以来，笔者个人也就跳了个“三步舞曲”。前一步踩深圳（1991年9月），后两步都踩在上海（1992年1月的认购证和4月的“豫园”）。如今个人持有的40只股票，深圳的只有3只，其余37只都是上海新股。

在下混迹股市，偶尔听到不识我者在眉飞色舞地议论我：“童牧野是亲深派，专门白相深股，不白相上海股票。”我听了笑笑，不辩而走。其实我不仅是个亲深派，也是个亲沪派，现今我个人资金的主要部分就在上海。

我对深沪两地的各种投机股，都一概不碰。对深沪两地的最佳绩优股，则是一旦抱牢，轻易不放，任凭价格起伏，稳坐长线钓鱼台。综观海内外股市，真正绩优股的真正大头油水，是在送股配股方面。

不是绩优股，有配股也无甚花头，只好捞差价就拜拜。选股犹如跳舞，选个美人同舞始终，则心情一路舒畅到底。即使美人被绊了一跤，也觉得生动。重新站起来，仍是风度翩翩。选

了个丑八怪被缠住套住，失足之后，或上吊或跳楼。此类刺激，我辈不敢。

跳舞注意力要集中，两情相对，不可东张西望。玩股也是，注意力不好太分散。常有人问我：某某股票很便宜，是否可以买进？我的回答：它已不在我的注意范围之内，自从它名声臭了以后，我已把它打入电脑冷宫，不再对它作图分析了。

跳舞不该跳出心脏病，玩股也不可太累。在娱乐气氛中，微闭双眼，赚点就赚点，三分陶醉七分理智，蓬嚓嚓……

(1992年6月24日)

把资金当兵力，把股市当战场

和平时期玩股票，从中能体验战争的乐趣。把每1元人民币，想象成一个人，一个能战斗的士兵。拥有百万资金，相当于拥有百万大军。机构大户动用亿元资金炒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小股民游击队折腾得落花流水，相当于伊拉克折腾科威特。

1991年9月的股市上，我果断地卖光所有的上海股票，几乎是全部资金扑向深圳股市。等于是完全放弃已经获利的上海战场，由华东向华南发动总攻。从股市“浮坠波道图”分析，我已狼犬似地嗅出：张牙舞爪了10个月的深圳空方，已经变成纸老虎。

当我填单分批买进每股3.60元的“宝安”和每股14元的“发展”时，站我身后的一个年纪比我大得多、资金也比我雄厚得多的阿肥炒手，却是填单卖出这些股票。阿肥以老谋深算的口气指导说：他上午刚跟深圳方面通过电话，知深圳那边还是卖队奇长，买队奇短，熊气未散。他说自己1991年5月买进的深圳股票，已足足4个月过去了，只亏不赚，再也没有耐心了。他还告诉我：深圳股民是如何如何对深圳股市彻底绝望，想卖而卖不出去是如何痛苦，等等，等等。

我一边办妥买进委托，一边对他善意地笑着说：“这些，我

都知道。”

他说他是空头，说我是多头，想跟我辩论辩论（切磋切磋）。我轻轻摇头，拒绝辩论。他说他卖出这些股票，至少有10条以上的理由。问我：买进这些股票，有几条理由？我的理由何止10条，多到懒得动嘴去说的程度。只把极其严肃的千言万语，归纳成一句笑话：“老人家已经托梦给我，那边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于是他笑我的投资，纯属非理性。

股市多空战，要比枪炮战争文明，一切都在谈笑之中。后者的“消灭敌方有生力量”，被前者改造成“只俘虏，不消灭”。

毛泽东在打有准备之战的时刻，一般不把自己的“准备过程”透露给敌方。股市多空战，也往往是战而不宣。多方入货之时，希望空方倾巢出动，以便自己用最少的资金（兵力），缴获最多的股票（战利品）。

1991年10月深圳股价起飞之后，偶遇捶胸顿足的阿肥，他说自己简直成了股市常败将军：1991年5月上旬在沪股谷底价卖光沪股，掉转枪口买进深股后，却见沪股反弹，节节上升，而深股萎靡不振，终于下定决心在9月把深股统统卖光，惊回首，又是卖了个自填的奇耻大辱的价格。他“走红道”办厂开店赚的钱，整捆整捆地赔进股市，终于谈股色变，不再恋战。

一些人在民间广借钱款，集资买股。相当于招兵买马，广招子弟兵。将军统帅百万雄师，百万雄师不全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既有老家子弟兵，又有他乡俘虏兵，整编以后，一视同仁。上海人在深股每投资1亿，赚回几亿，来钱不分先后，每1元钱都是听话的宝贝。

借钱如果利息太高，相当于军饷奇高，招的都是贵族少爷兵，担待不起，攻怕阵亡，退怕亏本。犹豫哆嗦之间，一旦发生

“兵变”(债务危机)，“败将”只好上吊跳楼，或拿军刀自刎。

将军固然要爱兵，甚至胜过股市炒手爱钱的爱法。但将军更懂得必要的牺牲，是胜利的保障。股市跌势中的分批买进股票，俗称“摊平操作法”，相当于派出一个个侦察部队或先头部队，以部分的牺牲，换取整体的胜利。

股市中，在合理操作时，因意外的不测风云，一天之内，断送几万几十万者，仍遇变不惊，胸有成竹，胜券在握，则不愧为大将风度。

1992年1月，上海发行新股认购证，乘那良机，在下做好了在上海重开第二战场的准备。1992年7月初，本人的“兵力”部署是：深圳几只股票按兵不动(长期投资)，上海几十只新股见机行事。其余“军事秘密”，留着决战以后慢慢写。

(1992年7月1日)

深圳“大鳄”策略

深圳股民称超级大户为“大鳄”。回顾 1992 年 6 月份打得极其惨烈的深股多空战,有些“大鳄”的出色表现,具有重要的股市战略研究价值。

深圳的第一梯队股票(起领头羊作用的股票)之一“发展”,5 月份箱型盘整了整整一个月,其价往上冲不破阻力线,往下也跌不破支撑线。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这种股价稳定是好事。从图表分析看,其他股票在上冲之后也有学“发展”横躺着休息休息的趋势。

深圳有些个“大头娃娃”(未必聪明过人,却有“幼儿园阿姨”照顾的户头),已动用短期资金投入股市,耐不住股市走稳走平,只求速战速决,若逗股价上去无效,便求炸它下去,再扶它起来,捞它一个差价。用心十分险恶。

6 月初,深圳的一份初创《早报》,以其惊人之鸣,爆出两颗令做空者大喜过望的“原子弹”: (1) 即将清查金融机构炒股的情况(按: 真要清查,静悄悄查,才查得严,打草惊蛇干什么); (2) 新股认购存款证每份 5000 元(按: 深圳股民对此反对者众,多日之后,5000 元之说被否决; 另用何法,有待敲定)。

消息比一般人灵通的“大头娃娃”,已经在深圳股价指数摸高 312 点(5 月 26 日)左右时悄悄出货。“原子弹”爆炸以

后，股市一片惊恐，股价狂泻。

深圳的“两报一刊”（党报《深圳特区报》、政府《深圳商报》、证券业《股市动态分析》周刊），都为稳定股市，做了十分有益的客观细致的分析。很受股民的欢迎。深圳电台的“股民论坛”也对空方的一些舆论，猛烈抨击。空方也不示弱，继续散布“按市场规律，深圳股价是该全面回落”的舆论（6月15日）。

一些被套的“大鳄”，沉着应战。其策略是：先让空方把戏做够，甚至自己也混入空方，“小八路给鬼子的大扫荡带路”。6月17日，空方进逼到股指226点，踏入“八路军的地雷阵”，忍耐半月有余的多方突然发动反扫荡，以巨资统吃统收。18日空方重整旗鼓，大摇大摆，再把股指从264点压回到246点，埋伏在246点的多方“大鳄”集团军，犹如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又突然出现，杀遍所有卖盘，初振军威至250点收盘。接着又是苦战数场。

此后空方认识到再打低价已属过贪，陆陆续续或明或暗地发生倒戈。6月17日一度被压至33元的“发展”，也早在6月底就回到40元左右。深圳这场多空战，个人小户有亲空派，有亲多派，也有摇摆来摇摆去的。但在经济背景良好以及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业绩颇佳的情况下，多方一旦功到力到，得道多助，发起的将是“人民战争”。反复较量之后，反思双方的策略，都有可爱之处。空方做空的时机，把握极准；利用舆论之妙，令人叹服。多方退够站稳，收拢拳头，先柔后刚，美不胜收。更有这样的“大鳄”，6月上半月配合空方“大扫荡”，下半月配合多方“反扫荡”。其势其姿，趣哉，善哉。

（1992年7月2日）

最大的“利多”是什么？

最使股民担惊受怕、措手不及的，是社会法人股的突然大规模涌出。它甚至可以让技术分析给出的一道道支撑线，像煮烂的面条，经不起牙齿的考验。最高收盘价曾达 320 元（5 月 25 日）的“二纺机”股票，1992 年 6 月至 7 月上旬，从图表看，假乎在 250 元价位盘实了整整一个半月，以至有不少仁人志士在报上为该股喝彩叫好，大户室朋友们更是像婴儿信赖母亲般吸奶似地吸它。做梦都在想“九月九，酿美酒”。结果 9 月 9 日该股收盘 123 元。绩优股的这种跌法，尽管有着种种外部原因，但是，8 月 28 日之前，该股 80 万股法人股静悄悄地抛出 38 万股（详见 1992 年 9 月 6 日出版的北京《证券市场》周刊），这抛出量，几乎是 10 倍于该股的平均每天成交量。换句话说，即使老百姓都不抛，光让它抛，得抛 10 天。抛时老百姓蒙在鼓里，要不是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事后义愤追问，连股东代表都差点蒙在鼓里。这 80 万股法人股，如地雷般响了一半，炸昏一批套牢者。还有一半过年还是过节再响，可谓“天知，地知，地雷自己知，我们都不知”。玩股票变成走雷场。该股还有 1408 万股国家股，它瞧着几十万股法人股，简直是原子弹冷眼看地雷。这种尴尬现象，已到了非进行实质性改革不可的地步。应该建立约束机制，不能让国家股、法

人股（深圳人统称它们为公股）的大宗买卖，对个人股小额买卖造成剧烈冲击。电影观众害怕电影里突然冒出的僵尸厉鬼，其紧张程度，不如上海股民害怕股市卖盘中突然涌现大规模的非个人股。若公股把个人股的人气吓散，股价跳水的个人股，紧接着公股共同下沉，还不如早想办法，让股市进入佳境。

发达国家又是如何解决类似问题呢？在美国，一级市场即发行市场也称第一市场，二级市场即流通市场则分为第二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第三市场（柜台交易市场，即OTC市场）、第四市场（INSTINET市场，在此译为公网市场）。这公网市场，正好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它是一个全国性的电脑网络，大宗股票买卖者通过该网络的终端机进行股票大宗交易，其交易不对证券交易所的同类股票买卖形成冲击。在“公网”进行股票交易的网络用户，几乎都是大企业、大公司，相当于我国的法人股大股东。在公网市场交易，不必按成交额百分比支付佣金，只付公网使用费即可。这种高效率、低费用、不对一般散户构成威胁也不冲击股价的大规模交易方式（否则，谁愿意买进被冲击后即买即套的股票呢），很受美国“洋法人”的厚爱。

其实，这种美国 INSTINET 和 NASDAQ（自动报价系统）的综合变体，已经在我国诞生，也就是我国的 STAQ 系统。目前，“恒通”、“玉柴”、“蜀都”3只法人股，通过 STAQ 在全国法人之间买卖，进行得十分成功。

笔者建议，把深、沪两地上市股票的所有公股，都拿到 STAQ 进行交易。中国股票，限于现实状况，由于购股对象的截然不同，不得不划分界线，不得不暂时形成 A 股个人股、A

股公股、B 股的三轨制股价体系，犹如同一座山（同一只股票）
的三道梯田。这是初级阶段之中，对股市健康有利的必要过
程。如果 A 股个人股、A 股公股能够做到“与其互抱下沉，不
如分道竞走”，那么，这会是最鼓舞股民人气的原子弹级别的
利多消息。相当于庄严公告：原子弹只在沙漠无股民地带试
验，不会炸在作为股票散户的城市居民头顶上空。

（1992 年 9 月 11 日）

熊谷敢吃套牢，后来骑牛逍遥

1992年11月23日，上海股市进入牛市。能在这天之前成为股票满仓户的上海人，可谓凤毛麟角。11月18日，一位律师朋友问我：“我算来算去，觉得‘联农’跟‘食品’、‘豫园’应属同一档次，怎么那两只100元左右，‘联农’才70多元？是我分析的思路错了，还是这个股市有毛病？”我笑道：“你没错。是股市它自己暂时迷路。”他也笑道：“我认套，今天就吃它。”于是把剩余10万元资金，全部扑进80元左右的“联农”，到了11月30日，“联农”收盘205元时，那两个股票反而速度慢，才180多元。他那10万元投资，在短短的一个多星期变成了20万元以上。

在牛市突然起劲之前，华南、华北、华中的一些大户和上海人切磋入沪抄底的时机和围吃品种，其胆魄使人刮目相看。11月10日这天收盘时，上证综合指数落在400点，很多上海人在担忧指数跌破350点的可能性时，外地人却信心十足地向上海人请教月内回升到700点以上的可能性，当时使我大吃一惊。11月30日上证指数果然收盘在725点。12月3日更是收盘808点。

为了瓦解空头顽固势力，这次以外地资金为主力的多头战役、战略运用，十分完美。先主攻“联农”、“冰箱”两只新股，

使之不断向上突破，让头几天抛出该股者，彻底痛心，让 12 月 3 只新股的上市，成为利多因素，有力地团结了认购证大军，使之不入空头军团。同时网开一面，“金杯”、“氯碱”等股票，在战役打响后的 23 日、24 日仍处于很低的价格，给空头主力投降并转化为多头，留一条共同致富的出路和捷径。

夏天降温迎熊至，冬天回暖请牛来。5 月 26 日开始、11 月 20 日结束的上海长达半年的熊市，于不知不觉开始，于不知不觉结束。政治稳，经济好，熊市也该适可而告一段落了。何况，当股市的疲软对管理者的不利更甚于对股民的不利之时，当股市的疲软使绝大多数上海人斩仓割肉、手捧存款、虎视谷底的时候，股市，便已经充分酝酿了向上突破的巨大能量。

上海股票的拆细，也是利好刺激。造成感觉上很大的不同，每股几十元的拆细成每股几元，跟深圳“宝安权证”是同样的价格数量级，等于是帮助股民克服恐高症。明年要向海外继续顺利发行新的 B 股，必须要有健康生动活泼的 A 股市场与之呼应。不论上海股市还会有什么波折，还有哪些重大问题急需解决，从上海人在 11 月下旬狼一样争抢买进单子的又哭又笑的狂热劲头看，自认财力不足上海人跟着富裕的外地人转，开始对上海股市的后势有了信心。

(1992 年 12 月 1 日)

股票钞票轮流捂

指数是谷底 393 点的 3 倍多时，捂股票好还是捂钞票好？已经成为股民中激烈议论的话题。上海股民，已经到了“最心跳”的时候。站在马后炮的炮位，纠缠一下股史旧帐，就会英明地发现：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之日上证指数100点开始，“袋口扎扎紧，股票捂捂好”，一直捂到 1992 年 5 月 25 日的 1420 点时，来个“预备放”，把股票放鱼雷似地放出去；接着从 5 月 26 日起，又“袋口扎扎紧，钞票捂捂好”，不捂股票只捂钞票，把钞票捂个半年，耐心等待 11 月 17 日上证指数 393 点时，闭牢眼睛统吃；然后又捂股票捂到 1993 年 2 月 4 日的上证指数 1371 点，再次“求神问佛”……

能够这样白相股票的，已经不是什么股民，而是股仙。真的“仙”到这种程度，也不需要白相股票了，自己后脑勺揪一把毫毛，嘴前一吹，就是满天飞舞的钞票。其实，上证指数100点时，老百姓根本吃不着股票。而 1992 年 1420 点那天，老百姓想抛出股票也很难（所以后来开了文化广场让大家抛，抛啊抛，抛到上证指数失踪了 1000 点而只剩 393 点零头，大家才抛得“差不多”）。

股民可以向往成为股仙，但很难成为股仙。上述股仙做法，摇张实在是大：证交所开张之日，假定股仙只有100万元，

变成 1992 年 5 月 25 日的 1420 万元；然后股仙把 1420 万元钞票捂到 1992 年 11 月 17 日，吃进 393 点的股票，捂到 1993 年 2 月 4 日的 1371 点，才两个多月，那 1420 万元已经变成将近 5000 万元。真把我等股民，活活羡慕！他只要“捂股”、“捂钞”、“捂股”，中线投资三步曲，其他时间只是远远地从天上用千里眼瞟一下股市，无需天天在大户室打桩。

许多上海人心比“仙”狠，指数跌到 400 点时，还想把它腰斩到 200 点才肯吃股票。资金踏空后，1000 点才终于下定决心去吃，吃后就盼望“捂呀捂”，捂到 2000 点、3000 点……当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逝，遥远的未来，总有新高。可是，不！许多“高价捂进股票”者说：“我才不长期投资呢！只只股票，市盈率三位数，万一 1992 年 1420 点攒到 393 点悲剧重演，我寻死啊？阿拉现在傻瓜搏傻瓜。阿拉把股票炒上去，最后让外地人去套牢！”

唉，如此良心，最后非被财神暗中罚款不可。1992 年是外地人抄了沪股 393 点的底部。最近从成交排行榜的分析看，相当多的外地投资者（机构或个人），吃进吐出的品种和时机，都选择得相当好。我有一个预感：就像 1992 年“资金踏空”的主力是上海人一样，1993 年“股票套牢”的主力，仍然会是上海人。熊市中纷纷讨论多少点是谷底时，已近谷底。牛市中纷纷讨论多少点是峰顶时，已近云端。

一些外地在沪证券机构，已经把上海大户、散户的投资风格，研究得很透。他们用免费进大户室等等优惠做法，把上海股市评论家和上海股市老手，拉进怀抱。所以，上海一些股盲级别的散兵游勇，如果盼着外地人会来接最后一棒，恐怕那烫手的最后一棒，不仅已经牢牢地粘在自己手中，而且会烫得自

已手断脚断。

牛气冲天之时，我这主要精力不在股票的诗人，献给梦中的股仙一首诗歌《回忆熊市——又名“古（股）战场”》：“青草扑摇昏死的黄泥，月光熨平惨叫的记忆。排山倒海的铁骑，烟消雾散的哑迷。污血爬上树枝，烂肉钻进地皮。乌鸦不再飞来，寒风偶尔抽泣。有个阵亡的战魂，追思远古的爱妻。”

（1993年2月4日）

微笑含蓄的上海空头

有多少股票被多头吃进成交，就有等量股票被空头抛出成交。多头吸纳股票之后，当然希望股票上涨。有些空头抛出股票之后，居然也不希望股票跌，也希望股票上涨。这是近期上海一个奇妙而有趣的现象。中国股市的特色，最近在上海表现得很充分，就连空头也很有特色，很有喜剧性。细说如下：

空头 T 君。他在上证指数 400 点时股票满仓，并且号称长线投资。如果股市缓缓而上或者一直横动，他就一直“捂”着绩优股，长线钓大鱼。当股市在很短的几十天内急升到 1000 点以上时，他觉得股价跑得太快，已经大大地超前于公司业绩的成长，于是把长线投资相应地调整为中短线投资。当上证指数突破 1500 点之后，他觉得手头的上海股票，本来长线投资要达到的收益，如今随着大家疯追瞎捧，已在中短期超额实现。为避免煮熟的鸭子飞了，领先一步，统统获利了结。宁可少赚，买个安宁。清仓之后，随它股市是涨是跌，都使他睡得很香。如果跌，有巨款守株待跌呢。如果涨，更发啦，已上市股虽已抛光，手头有的是有待上市的新股，1993 年 2 月上市 4 只，3 月上市 7 只，上一只就当天抛一只，抛光为止。友人问：“这么急抛股干啥？牛期总比熊期长吧？”他答：“但

愿如此啦，但上海上市股票品种年内增加一倍，跟外国成熟股市不一样，牛期会多长就不好照搬公式太教条啦！”新股尚未上完，他这个大户空头，当然不希望股市转成跌势。每抛一只就微笑地祈祷：“涨吧，涨吧。认购证买的新股上完之前，熊啊千万别露掌。”

空头 M 君。熊市满仓的沪股，牛市 1500 点就全部抛光，立即把腾出的全部资金转吃深圳股票。他说：深圳 160 点谷底，翻一个跟头到 320 点，盘整得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个理性的股市；上海 400 点谷底，翻一个跟头到 800 点，盘整着跟尿急似的，一蹿就蹿到 1500 点，是谷底指数的 3 倍多、近 4 倍。他认为，深股 480 点的股票投资安全性，对应沪股 1200 点的安全性。而深股 640 点的股票投资冒险性，对应沪股的 1600 点。他还举例说，深圳的“武汉商场”不比上海的“食品一店”差，但前者 2 月 17 日 23 元，后者同日 53 元。差不多的同类同质都不错的商业股，吃更廉更安全的啦。深圳 50 多元的“发展”、30 多元的“宝安”，其历年业绩及送配股油水，没有哪个价已在 80 元的沪股可与之搭脉的，吃那些好没好到绩优深股程度而股价爬到深股头上的沪股，还不如“水往低处流”呢！他吃饱深圳股票，抛光上海股票，但不希望上海股票跌，因为狂涨的沪股给谨慎的深股，示范着牛的舞步，沪股步步高，等于给深股撑起了保护伞。作为沪股的空头和深股的多头，他希望沪股越是大哥哥似地升高，小弟弟般安全的深股就越受鞭策。

空头 Y 君。他是要把沪股指数拦腰砍掉一半才达目标的大炒家。热望沪股大起大落。只有大起，才会大落。为了达到自己的大落预想，先助多头两臂之力，多头要把股市做高，

他这空头就积极配合，用高挂的卖价，迎合高挂的买价，催高而上直把沪股捧到天上叫卖。越卖越涨，最好不过。他的理论是：一个人从二层楼摔下来，不一定摔昏；把他送上四层楼再摔下来，花头就来了。届时再去救灾、托市、统吃，积善敛财，左右开弓！于是最忙碌的空头，就混在多头队伍之中，斗志昂扬地为多方追涨而注射兴奋剂，不把狂牛兴奋致死，不会完全拔出针头！

上述沪股空头，已经兵分三路。沪股之牛，您该提防啦！

(1993年2月17日)

也请空头谈心态

1992年2月，上海股市以“中百”、“华联”两个绩优商业股为主帅，统领全体沪股，如天神下凡，从天上重返人间，滑翔而下。2月19日收盘1500点，22日1456点，23日1367点，24日1265点。这已经不是什么盘整，只能用暴跌、下泻来形容。熊市中的暴跌，也不过如此。

空头对此不感到奇怪，这本来就是他们意料中的事，只是来的太晚（越晚越激烈）。在空头看来，所谓第三波已经被多头自己葬送。鞭打快牛，让牛以赛车速度狂奔，牛已累死。活活累死的牛，已经没有什么晚年期，属于少年夭折。

空头肃然指点我：曾记否？1991年10月深股牛市发动后，正当大家热烈讨论何时再来第三波，11月中旬突然降临了长达4个月的小熊市。上海1992年5月21日股价放开，老百姓还来不及计数这是第一波还是第二波？才真正放开，在牛市主升期牛了5天，熊市就已经悄悄来临。从5月下旬到8月上旬，人们身在熊市不知熊。直到1992年8月10日至12日的三天暴跌，才使多少人痛不欲生。到了10月惊回首，8月中旬割肉，原来还算是割在高价位。

如今1993年2月24日我问空头：今天暴跌100多点。您认为上证指数多少点抄底比较安全呢？空头也有空转多的时候吧？

空头答：不急。现在仅仅是熊市的序幕。很多人都想着要抄底时，底部还远着呢。目前许多大户室的大多数上海大户，还满仓状态。大多数股市评论家唱的也是多头小调。我可不想进去帮他们解套。等到绝大多数人辗转反侧，只想割肉，不想抄底时，等到现在的多头都转化为几个月以后的空头，而且很多散户都发誓永远不再玩股票时，我再考虑抄底的问题。我不看指数，只看人气。人气散得差不多了，大厅空荡荡了，也就是我该蠢蠢欲动了。

我又问：您对后势怎么看？

空头答：对 2000 年还是后势蛮看好的。眼下不过是“沪股中期不看好”而已，原因是沪股被多头炒得失去了投资价值，只剩投机价值，造成了运动过速产生的休克式衰竭。

听了这席话，我想，无论上海股市发生什么样的悲喜剧，股民都应想得开。上海股市，总是乐极生悲，悲极生乐。在乐与悲的两个极端，都埋伏着如此一群胸有成竹的股市老手。谁也不希望股市玩完。

(1993年2月24日)

股民自有铁算盘

1993年3月20日，“电真空”公布年度报告和送配股公告，在上海股市再次造成“地震”：22日的一天之内，“电真空”暴跌22%，居这天沪股跌幅之首（沪股指数这天跌12%）。股民对1992年熊市里沪股指数跌72%而“电真空”跌82%记忆犹新。叹1993年“电真空”又给大上海的股民吃第二遍苦，受第二趟罪。

在1993年2月15日指数冲1537点时，“电真空”曾冲到22元（尽管沪股指数超过1992年最高点，“电真空”1992年25元以上套牢者仍没解放），当时，上海的超级炒手，在各种场合宣传“电真空”的如下魅力：送配优厚（后来事实上是每10股送1股配7股），国家股不配（后来事实上国家股与个人股同权配股）。炒手们当时在各种沙龙，号召把“电真空”炒到25元以上。

到了一个月后的3月19日，“电真空”已从22元滑到15.60元。其年度报告和送配公告发表后的第一个交易日3月22日，跌到12.10元收盘。

上海股民，心中自有铁算盘。他们说：“电真空”若15.60元除权则每股10.07元，比8元的“金杯”贵（“电真空”的业绩及1993年每股计划税后利都远不如“金杯”。所以除权后其股

价当在“金杯”之下)。“电真空”也爽气,一天之内就满足股民的心算:除权后 10 元跌到 8 元,即除权前的 15 元跌到 12 元。其 B 股宣布配股价 0.44 美元。结果 24 日可享受送配股的原股收盘 0.45 美元。

上海有的大户,在 20 元左右买入“电真空”几十万股,不足一个月就亏损几百万元。“电真空”的 1992 年每股税后利,号称 0.34 元(把本该列入成本的奖励和福利基金也放在税后利中了)。未来几年的每股计划税后利,号称 1993 年 0.19 元,1994 年 0.22 元,1995 年 0.26 元。典型的绩平股。

股民继续心算它:如果沪股 1993 年“市盈率 2”向深圳股票看齐(从投资安全性考虑),除权后的“电真空”万一不幸跌至 5 元,其 1993 年“市盈率 2”可降至 26 倍,从投资价值上说,买它仍然不如买目前深圳的一些绩优高成长股票(大多数上海股民不太知道许多绩优深圳股票除权后的“市盈率 2”将是 20 倍左右)。

3 月 24 日“电真空”通告要开“股东大会”,仍然坚持 300 万股持有者为股东代表。股民笑道:股东代表在 22 日一天之内就亏损 1000 万元(那天每股跌去 3.5 元,300 万股便亏 1000 万元),当不起!这通告登出当天,它跌到 10.69 元收盘(相当于除权后的 7.34 元。上海股民说:“电真空”就爱“电”股东!“电”得他们“真”的亏“空”!

(1993 年 3 月 28 日)

沉重地说出一个轻松的故事

股评家牛市说牛话，熊市也说牛话，对维护股市“安定团结”，是“好”的。但弄得股民伴熊如牵牛之喜，落入熊胃才反思，就太不好啦，应该冒“万一失算，身败名裂”之险，来个“熊转牛前，喜说牛话；牛转熊前，敢说熊话”，也就是巴金老人提倡的“说真话”，才对得起股评家的称号。

当沪股靠大户的透支行为，撑杆跳高到 1536 点时，我冷静一想，如果没有透支这根撑杆，沪股要跳过这个高度，本来还得练好一阵子。除了这根撑杆以外，沪股还服了许多兴奋剂，比如当时传说中的送配优厚，只优厚到个人股头上，不优厚到国家股头上，等等。

当时我梦见股票行情表里爬出一只熊妹，专门跟我心中的牛哥对话。

牛哥：上海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股市有什么理由转熊？

熊妹：深圳 1991 年长达 9 个月的股灾（级别很高的熊市），是在政治稳定、经济良好的情况下出现；上海 1992 年的股灾，也是在政治稳定、经济良好的情况下出现。中国特色的熊市，不是对政治经济的反应，而是市场机制本身对过分炒作、疯狂投机的自然报复。当股票炒到失去投资价值，只剩投机价值，搏傻搏到最后一棒，被炒得冒烟的大牛就顿时变成了黑

熊。炒手之所以敢把沪股炒到天上，就是因为政、经都好，所以股胆包天。只是从天上往下看，业绩增长速度比不上股价上涨速度，后来者不肯追天高接，于是股价只好找个熊市当台阶，滑了下来。

牛哥：牛市居然比熊市短，这怎么可能？

熊妹：牛市都比熊市长，是牛顿定律吗？谁也没有证明过它！一般地说，女人的平均寿命，比男人的平均寿命长些。但您能说，世界各国每一个女人（每一轮牛市）都比每一个男人（每一轮熊市）命长？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牛哥：沪股空头卖光沪股，大把资金仍然存放在证券公司，随时都会重新买回沪股，所以沪股之熊期，长不了吧？

熊妹：这是沪股多头的一厢情愿。“沪空”既然认定沪股是熊市，其退出的资金在重新返回沪股时，将十分慎重。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价放开，牛市主升期“牛”了5天，熊市就已经悄悄来临。从5月下旬到8月上旬，人们身在熊市不知熊。直到1992年8月10日至12日的3天暴跌，才使多少人痛不欲生。到了10月惊回首：8月中旬割肉，原来还算是割在高价位。太多的人想着要抄底时，底部还不知道在哪里。太多的人辗转反侧，只想割肉，不想抄底时，当最勇敢的多头部队转化为磨难之后最愤怒的空头，而且太多的户头都发誓永远不再玩股票时，真正的底部，却在深邃的云雾中，若隐若现。

熊妹和牛哥，似乎交谈得特别融洽。我突然悟及：多头的恩人不是多头，而是空头。多头要买进价格合算的股票，没有空头的大量抛出，哪儿去买？同理，空头的恩人是多头。没有那些狂热的多头，空头的乘高出货，又谈何容易？

于是，当我成为沪股空头，情不自禁说出我的低见的同

时，很仔细地倾听沪股多头的高见；而当我摇身变成深股多头，又很耐心地察看深股空头的表情。于是，熊妹和牛哥，都大大咧咧对我笑道：“童牧野，你这个傻小子，干嘛老盯着我俩看个没完？好像要看透我们的心！”

（1993年3月30日）

沪股炒手的点火战术

1993年4月6日沪股多头行情突然发动，之所以发动得起来，除了报界有关内部职工股管理的利好消息的及时配合外，沪股炒手资金火力的配合得当，是一大要素。

他们首先选中新股“金桥”，在讲座和刊物上吹起了进军喇叭。他们强调“金桥”是上海唯一的“地产概念股”，“在沪横向无比较”，又说它质优“相当于深圳股票宝安”。发誓即使整个大盘下沉，也要把它一枝独秀地炒上去。

“金桥”1993年3月26日上市，当天收盘12.1元(上证指数1940点)，4月5日收盘12.8元，6日收盘16.48元，7日收盘20.45元(上证指数1099点)。4月7日的指数比3月26日只高了6%，而同期“金桥”涨了69%；那些在上市首日9元多吃进的，没半月就获利100%，炒得极飘！

其实，“宝安”的地产规模，简直可以当“金桥”的爷爷；“金桥”的公司业绩，更是无法同“宝安”相提并论。“金桥”的每股税后利是：1992年0.17元，1993年0.23元，1994年0.26元，1995年0.29元，“宝安”的每股税后利：1992年0.79元，1993年1元以上。可见，硬把一只上海的绩平股，拿来同深圳的一只绩优股称兄道弟，借那深股的高成长之形象，把这沪股炒了个天花烂漫。在空头市场中发生多头专打一股大胜，直令空

头肃然起敬。

上海炒手称“金桥”的那点税后利为“业绩甚优”，4月8日其股价一度炒到23元以上，如果深股“宝安”在沪上市，按税后利攀比去炒，岂非百元以上？上海炒手说：如果“宝安”在上海上市，我们也炒它个不认识回家的路！

但上海炒手毕竟资金有限。4月7日“国脉”、“众城”两只新股上市，如果散户不吃6日已经炒高的老股，专吃新股，则几十个老股有被冷落的危险。指数仍会疲软。超级炒手们集中火力，在很短的时间，一边把“金桥”续炒得令人吃惊，一边不惜任何高价专吃那两只新股，使其股价让老百姓们望而大惊。“众城”1992年溢价1.20元发行，上市当天就炒到过38元，次日更是炒到过42元。鞭策老百姓去追吃别的几十只股票同新股攀比，电脑故障吊人胃口，终于爆发了抢盘现象。

许多沪民的特点是连续暴涨就追。超级炒手短时间把3只股票猛打得发烧，结果“发动人气”，“星火燎原”，烧红了所有的沪股。高位发烧的沪股同中位盘整上进的深股不同，沪股潮涨潮落，常用特别激烈的方式。

(1993年4月11日)

牛哥熊妹鱼水情

牛哥：哈哈！正当您期望着等待沪股滑到 600 点至 800 点之间，我一扬牛腿，把您从 900 多点踢飞到 1300 点。还需要我再踢您一腿吗？熊妹啊，没被我踢疼吧？

熊妹：爱踢就踢吧，我身肥肉鼓的，您打亲骂爱的。过些日子，我再一屁股把您坐趴下，届时您也别太委屈啊。

牛哥：别说得这么吓人好不好？沪股人气，好不容易被我培养起来。您也应该和我共同珍惜才对。

熊妹：您以为您在积德？您这回挑“金桥”猛翻跟斗，跟 1992 年猛挑“延中”冲 380 元是同一套拳路。1992 年您直把人往上吊的位置送，1993 年还想故技重演吗？

牛哥：算啦算啦，不跟您争啦。反正这回，或曰沪股从熊市反转为牛市，或曰根本就不曾有熊市，只是牛市中级回档之后，又复归牛市。不管怎么说吧，沪股 1993 年我唱主角啦。

熊妹：得了吧！您在沪熊连续剧里演了个牛小品，就臭美成这副德性！

牛哥：此话怎讲？

熊妹：台湾股市从天上滑落人间的过程中，也有过人气极旺的假反转和迅速见底的假底部。这种反转和底部，表面看上去助了牛，其实更助熊的后劲，使沪股复归合理价位的历

程，从短痛变成长痛。这次反转如果达不到一定的高度而滑下来，整个走势图可能更加难看。换句话说，“沪空”对沪股的中长期走势将更加充满做空的信心：本来预期多少点可真正见底的，现在根本就不再提它了，认为长痛远远没完，真正的底部，眼下还远远没到讨论的时候。

牛哥：我的观点恰恰跟您相反！股民大多拥有股票，股票持有者当然盼涨而不盼跌啦，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住我而驱逐您。我相信人有多大胆，股有多大价！

熊妹：如果绝大多数股民买了股票就压箱底，认为值得长期投资，牛市也就有了群众基础。如今上海股民，手持高市盈率的股票，跟手持定时炸弹似的，随时准备扔出去换钱以保平安，甚至今买明抛，差价隔天甚至当天捞了就跑，忙得跟股市奴隶似的。这样的奴隶，一旦发生大逃亡，就是熊市的群众基础。沪股的特点，就像小童那首股市诗歌里描写的：“排山倒海的铁骑，烟消雾散的哑谜！”

牛哥：反正咱俩说不到一块儿。怪不得人家要说我和您“牛熊大搏杀”。

熊妹：谁跟您大搏杀呀！我主持工作时，您可以来探探亲，帮助反弹反弹；您主持工作时，我也可以来探探亲，帮助回档回档。有位诗人，活学活用前人的艺术之后，他这样描写我们的关系：“牛熊团结如兄妹，试看股市套住谁？”

牛哥：改一改，改成：“牛熊团结如兄妹，试看股市热爱谁？”

熊妹：改得不错，好听多了！

牛哥：跟您练练散打，确实其乐无穷！

(1993年4月15日)

俯卧撑的巨人

欣悉北京的个别网点，近日也将开始代理买卖深圳股票。全国股市一盘棋，在北京这片棋格上，沪股上了几枚白子，深股也将上去几枚黑子。有竞争，有比较，首都股民的资金，可以向更合理的投资方向流动。

深圳股票与上海股票，总体水平上有明显的差别。深圳人把深圳股票划分为三个档次：每股税后利润在0.40元以下的，称为三线股；0.40元以上0.80元以下的，称为二线股；0.80元以上的，称为一线股。上海人划分上海股票的标准则低一些；每股税后利润在0.20~0.30元以下的，称为三线股；0.20~0.30元以上0.40~0.50元以下的，称为二线股；0.40~0.50元以上的称为一线股。

上海的绩优商业股，按上海标准属于一线股，但在深圳只能归入二线股。但其价位却比深圳同档次股票高出一倍以上。如1993年每股计划税后利0.48元的上海商业股“新世界”，在沪属于一线股，同年4月21日价位55元，名列上海股价排行前茅；1993年每股计划税后利0.57元的深股“武汉商场”，在深属于二线股，同日价位22元，名列深股中游。55元正好是22元的2倍半。

据统计，深股的平均市盈率是沪股的一半。另外，深股比

同样质地的沪股便宜一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深圳股市的外地会员远远没有上海股市的多，各省市的股民资金，流向深圳，渠道不全，比流向上海不畅得多，也少得多。

我这个中线钓鱼郎，总爱往别太嘈杂的地方走，于是把资金的绝大部分投向深股，因为深股没像沪股那样炒得过爆，还留有较多的上升空间。我把深股比喻为正在练俯卧撑的巨人，她的头发(股价)现在距离地板很近，一旦她站了起来，其头发(股价)就该我仰而视之了。沪股呢？也是巨人，已经双手吊高在气窗上，我已经在仰视她，就怕她双手累了，一松手就两脚落地。于是我成了深股的多头和沪股的空头。从言论到实践，完全一致。

南方有种说法：深股和沪股的走势会不会互相印证？也就是说：手挽手，或者向上同行，或者向下同行？据此，一些炒家眼睛盯着沪股的变化来做深股。看沪股涨得将回档还没回档时，赶紧卖深股；看沪股跌得将反弹还没反弹时，赶紧买深股。这种精明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自然而然演变成深股与沪股的相反走势：沪股暴涨则深股微跌，沪股暴跌则深股微涨。越来越翘翘板。

我遥想不久的未来；深股和沪股，将会出现一个胜利会师的场面，两者的市盈率互相逼近，深股慢慢向上往沪股看齐，沪股慢慢向下往深股靠拢。

深圳股市为各省市广泛连通买卖渠道之后，随着深股的身体逐渐发热和沪股的头脑逐渐冷静，俯卧撑的巨人和吊气窗的巨人，都会走出著名模特的一字步，站在中国股市的大舞台上，亭亭玉立。

眼下，她俩还各玩各的。俯卧撑的那位，在地上撑得有滋

有味。而吊气窗的那位，在气窗上翻上翻下，动作幅度很大，也吸引了众多短线客的视线和钱包。于是有些个忙人，乘虚择佳，抱了一大堆俯卧撑的股票，回家安稳养神去了。俯卧撑的巨人，给人一种比较安全的感觉，即使撑不动了趴倒在地板上，落差也不会太大。

(1993 年 4 月 21 日)

随 机 漫 步

有一种“三军大搏杀”指标(随机类指标的改进型),当红、蓝、白三条曲线(多头、空头、滑头)交叉,并且滑头曲线向下挖掘时,为赶快满仓的最佳时机;当这三条曲线交叉而滑头曲线向上喷吐时,为赶快清仓的最佳时机。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发现它的参数设置得当与否,关系到整个判断的大是或大非。如果参数太大,它一年只给你两次信号,1992年1400点时叫你清仓,1992年400点时叫你满仓,其余小的进出时机,它忽略不示,闷声不表态。如果参数太小,它每个星期叫你忙进忙出,而且经常豁边,今天这个价位叫你买进,后天这同一个价位,叫你赶快斩仓。令你哭笑不得。

那么参数大些比较合适?也不。1992年只给两次信号的那个参数,1993年先是立了一功:2月份的1500点时叫你赶快清仓。但是4月初的900点强劲反弹时,它却认为可吃可不吃,这么大的摇张机会,让它眼开眼闭地白白放过去。事后我质问电脑:你怎么可以这样装傻?它反问:谁叫你规定我一年只给你两三次信号?信号只好节约着用啦。

于是我对它放宽政策:不仅类似于2月份1500点的清仓时机仍要及时告诉我,类似于4月初的900点哪怕是个阶段

性的底部，也要提醒我好好地进去捞一把。电脑反诉：请你降低参数试试！

当我用更为严格的条件精心测试，终于调试出一个满足上述要求的参数时，发现这个参数比深圳股市的同类问题适用参数要小得多。这个适用参数的较小，意味着上海股市的变脸速度比国内外其他股市快得多。当电脑凭大参数叫你清仓时，它给你留足提前量，你可以笃悠悠清仓。但它凭小参数叫你清仓时，它给你的时机是比较短促的，头天晚上给出清仓判决，次日开盘就得抛，稍有延误，股情就会打肿股东的屁股。

(1993 年 4 月 25 日)

以疯养疯变麻风

1993年5月4日，上海4只新股上市，一开盘，就都被恶炒者瞬间炒到登峰造极的绝地。今年每股计划税后利仅0.19元的“外高桥”股票，开盘45元，瞬间摸高50元。饱吃“金桥”的第二梯队多头主力，为了把与“外高桥”同属“浦东概念股”板块的“金桥”拉高出货，就把“外高桥”刻意造高。

“金桥”瞬间还真的跟“外高桥”而上去，但是“金桥”从34元跳到36元就上升乏力，炒手自己拉它到36元就出现36元，股民已不敢再追高。于是“金桥”重新疲软回落。吓出汗来的炒手，发现自己恶炒“外高桥”，纯属偷鸡不着蚀把米，无奈被迫放弃对“外高桥”的继续造高。

这天，“外高桥”收盘37.5元，“金桥”收盘31.7元。股市以其市场的自然机制，对以疯养疯的疯狂恶炒者，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戏弄。随着多头主力的见状丧胆，爆发了争相逃命的多杀多行情。这天的上证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滑111点，从1352点下滑到1241点收盘。股民戏称这5月4日青年节，变成了上海股市的泼水节（把获利盘的股票，泼水一样泼出去）。

5月5日1246点收盘，似乎比4日微微抬了一下头（微升5点），6日再次出现多杀多的拥挤，股民争相获利了结或斩

仓割肉，又比前一个交易日下滑 84 点，收盘于 1162 点。手中仍是股票多的多头大户们，眼看自己手中的股票，越贱越卖不出去，5月 7 日用割肉换来的钱，努力把股价拉高，以便追涨杀跌的部分股民来接棒。这天，沉默多日的机构空方主力，关键时刻开始动动手指头，现买现卖一小点指标股，就把大户多头收复 1200 点的敏感位置的计划，予以挫败。这天收盘于 1199 点，把拼命了一整天的多头主力，折腾得筋疲力尽。

5 月 9 日上海东亚运动会的开幕式，举办得十分成功。10 日周一开盘，多头力图乘此东风，把股市迅速拉高出货，然而股市瞬间拉高后，大家都想“东风吹，战鼓擂，卖高位，谁骗谁”，抛盘倾巢而出，接盘不够大，股价开平摸高后下行。多头曾在 1150 点苦苦支撑，弄出一个矫揉造作的平台，再弄出一个不成气候的小反弹。凶悍、泼辣的机构空方主力，在多头心跳最乱的时刻，再次动动小手指头吃点吐点，坚决打压，对支撑位，毫不留情地予以捅破。这天收盘在 1128 点。

上海的一些送配股方案，相继出笼。表面上看看，并不难看，仔细拿计算器算算，也没啥好兴奋的。“好”方案的“好”刺激，早已消化在方案公布之前了。公布之日，或者成了出货的良辰，或者成了出不了货的蒙难日。“大飞乐”的股民，现在是飞不起来，也乐不起来。17.48 元关进棚子的“大飞乐”，送配方案公布后让它出棚的第一个交易日：今天 5 月 10 日，一天之内暴跌 17%，以 14.45 元收盘。不论送配方案是啥药方，前些日子恶炒者“炒它没商量”时，也已经把整个股市炒成麻风病态。如果您不是医生，在它病愈前，只好躲开它！

(1993 年 5 月 10 日)

多空善意的交流

从1993年2月下旬开始，不论沪股是跌是涨，我在各地报刊高唱沪股之空。特别是沪股900多点强劲反弹后，我仍然立场坚定地续唱沪股之空。并且言行一致地把上海新老股票统统派作炸弹的用场，大出风头。股民居然给我“空军司令”的美衔，使我受宠若惊。谦虚道：“哪里呀！轰炸机部队情报处新闻科的小科员啦！”

与此同时，不论深股是跌是涨，我憨厚地做一个挥拳跳脚的深股多头，主要是旁观者清。当深股那市盈率20的好股票在20元左右还告软，沪股那些市盈率逾百的差得多的股票，有什么资格在80元挺得住？显然，沪股面临深股和北京STAQ系统这一南一北两个低市盈率股市的挑战。如果我吃进低市盈率深股也被套牢，相当于被剃去光头，光头还会当年就重新长出头发来。沪股套住，却有断手断脚之险。沪股多头主力的几大支队，领教过好几种沪股的炒作胜败后宣称：“童牧野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善意的朋友。”彼此也作了许多认真的交流和切磋。

举个最简单的近例：1993年5月7日上证指数1199点，一个多头支队的队长，吃进“电真空”几十万股，说要把它从9.68元炒到15元。他的算法是：指数1536点时它是22元，现在1199点该在17元（1199除以1536，乘以22元）。我不

忍心看他进入这种误区，说：它 22 元的时候，谣言广泛传它“10 送 1 配 19 且国家股不配”，自从事实上“10 送 1 配 7”除权之后，现在它 9.68 元，是股民正视现实后对它的重新定位。它若回到 15 元，意味着指数升到 1857 点（15 元除以 9.68 元，乘以 1199 点）。或者指数 1300 点时，该股比指数领先几步，多向上冲锋出 500 多点？

汗如雨下的沪股多头，以侥幸的心理，盼望东亚会的东风，会把沪股重新吹风筝似地吹上去。1993 年 5 月 9 日东亚会的开幕式，确实十分完美。从我家阳台，可远眺它的焰火。但 5 月 10 日沪股暴跌 100 多点，印证了我给沪股的顺口溜：“东风吹，战鼓擂，卖高位，谁骗谁？”那天目睹沪股之惨，我也给深股几句顺口溜：“南风刮，笑哈哈，低价炸，给我啦！”

（1993 年 5 月 13 日）

为有牺牲多壮志

上海股价要困守高位，面临来自南方和北方的双重威胁。以 1993 年 5 月 14 日收盘价来看，深圳“宝安”股票的市盈率 20 倍；北京 STAQ 系统的“大自然”股票的市盈率 24 倍；上海股市各种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则比一南一北的那两个股市的市盈率，成倍地高出。上海目前的股价，已经太多地预支消化了未来的油水。

投资股票是投资未来。上海股价今后几年的油水，被超一流水平的狂炒行家，在短短几个月里榨取。在全部资金炒不动中国全部股票的情况下，对沪股已畏高而退的机构投资者，先集中资金打歼灭战，炒熟了 STAQ 系统和 NET 系统。

S 和 N 系统都是法人投资者，其投资经办人都是智者，没有傻瓜，不能搏傻，只能适度而行。从 S 和 N 系统获利了结的资金，下一站的投资方向，可以是这些系统陆续上市的法人新股，也可以是市盈率同样较低的深圳股票。等炸下去吃进的深圳股票的价格上来后，深股市盈率，介于沪股市盈率与 S 和 N 系统市盈率之间时，达到新的平衡。

在新的平衡达到之前，深圳股市、北京 S 和 N 系统，多多少少会从上海股市继续源源抽去资金之血。上个月，上海日成交金额 20 亿元时，深圳日成交金额才 1 亿多元，相差 10

多倍。近日两地股市的日成交金额平起平坐，都在 4 亿元左右。

被沪股套牢的上海许多个人大户英雄，敌不过机构，也玩不过散户。他们事先没想到机构溜去玩 S 和 N 系统，也没想到散户已很聪明。个人大户拉高，散户不跟，于是每次拉高都进一步给自己套上高价筹码。有的大户已经为此损失数十万元、数百万元。他们骑虎难下地自诩“护盘”，在绝望而转空之前，仍会十分壮烈地继续做多，5 月 14 日下午拉高个别指标股，以阻止指数的下沉速度。5 月 17 日开盘后沪股指数 1167 点，多杀多，7 分钟内就坠落到 1100 点，又被个人大户为主的护盘者，以“拆东补西，给今日除权股，立刻造出填权行情”的策略，拼足力气艰苦地撑抬到 1140 点收盘。令暂不忍心打压的沪空机构，哀之敬之。沪空兼深多又兼 S 和 N 滑的机构投资者，出于全国股市一盘棋的战略考虑，也不希望沪股下沉太快（以免兔死狐悲，败坏其他几个股市的情绪），必要时一方面收集炸弹筹码，一方面也算是顺便向上拉了沪多一把。

在沪空暂时不屑于捞筹码炸盘的情况下，沪股出现间歇性地多杀多，下沉和上挣，交替进行，可谓沪股发作的羊角疯。该密切关注 S 和 N 系统的涨落以及深圳股市的沉浮，因为它们的血管，同沪股的血管是相通的。

(1993 年 5 月 17 日)

沪空静观多杀多

1993年5月24日两只北京股票“天桥”、“天龙”在沪的上市，使这天的沪股暴跌又创新纪录：一天暴跌117点，从1143点跌到1026点收盘。紧接着25日997点收盘，26日995点收盘，27日963点收盘，连连下沉。

在这场暴跌中，我们这些手中无筹码的沪空，没有对它做任何砸盘动作。纯粹是上海滩超国际水平的狂炒家们，见实在没人追高接盘，终于多杀多，夺路奔命。

北京的一些“天桥”、“天龙”原始股持有者(后者的个人持股20万股以上的股东，有6位之多)，当然希望这些1992年12月分别以1.50元和2元的发行价到手的股票，半年不到就能在上海获10倍以上的盈利。有人贪心不足，甚至动起了在这两只北京商业股上市前，先拉高上海的商业股，以便水涨船高，大家都乘高出货。可是，5月19日、20日拉高上海商业股，21日造市者因满仓而资金不足，股价冲高实在乏力，又有散户乘高出货积极，股价内虚毕露。

炒手说：你们不配合我们炒东亚运动会的题材，多么痛心！现在别再放过炒北京新股的“良好机遇”啦！专家则说：“天桥”上市前让老股东“大分家产”，把股票穷送穷配，“掺水稀释”到每股税后利才0.06元，不如上海的垃圾股，中国商业

股的形象，简直是被它毁了！“天桥”从开盘 28.50 元，下沉到 27 日的 17.40 元收盘，实在是自作自受。

上海那些个人狂炒大户联手，4月从 900 多点狂炒到 1300 多点，把股市彻底炒坏（我没料到他们会炒得上，他们也没料到上去后下来更惨）。上海狂炒者在 1300 点以上满仓套牢，当时他们舍不得割肉跑，所以股市还能在 1100 点上面横盘。为股市安全而站空方的神秘力量，为了股市幽默，居然做到了尽可能不让狂炒者（个人大户）割肉，让他们自造各种“底部”，自我迷惑，等他们认识到非割肉不可时，已经在下了好几个台阶以后。上海炒手中的不少人，从 900 多点炒到 1300 多点的超额利润，这次在 1300 多点跌到 900 多点的过程中，已全部揩光不算，还亏到了肉里。因为他们拉高吃进的基本是各天的最高价，逃命时逃的往往是逃命日的最低价。当然，狂炒者仍会集资再炒自救，但有可能越挣扎越悲惨。当中会有起伏，这短线机会，不怕亏的老手爱跑者，仍会天天练跑。

一些股市老手开始担忧：1993 年的熊市，将比 1992 年的厉害得多？只不过现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险在中期报表公布之后？

今明两年，有的是投资机会，届时股票太多，就怕钱太少。深圳许多股票的内质比上海绩优商业股好一倍以上，价位却在后者一半以下。目前深股不涨反跌，意味着全国股票太多而资金不够的严峻局面，揭开了面纱。

（1993 年 5 月 28 日）

为了家乡父老的投资安全

1993年5月3日，杭州《证券信息报》发表的拙作《恶炒恐有恶果》，提醒读者，“指数又该高台跳水表演了”。第二天5月4日上证指数暴跌111点，从1352点跌到1241点。读者在5月3日可以有整整一天的从容撤退的机会。

该报5月17日发表的拙作《股市也有“无期徒刑”》^① 婉转地讨论了及时割肉的问题。这张报纸传到上海，引起了套牢大户的愤怒。有人在22日出版的沪刊撰文要和我打擂台：谁能帮他在1143点（5月21日收盘指数）左右把股票割肉，又能帮他在1000点以下把同样股数的同样股票买回，多出来的钱在百万元之上，全归帮割者。这位大户话音刚落，5月24日（周一），沪股暴跌117点，以1026点收盘，此后连续三天继续下沉，27日963点收盘。此前能在1100点以上割肉，简直是一种福气。

由于我是上海股市评论家中第一个提出“政治经济良好背景下也会出现熊市甚至股灾”的观点，并且在3月份就发表《沪股已滑入熊市》，第一个指出2月19日“市百一店”上市首日也是1993年沪股熊市的首日，为此贬我者视我为凶神恶煞，褒我者视我为预警天使。而我个人认为，我只是洞察大势而敢言的凡人。大势的走向，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难以改变

的,我们只能顺势避险,或者顺势获利。当然我是中国股市的超越地域的乐观派,我对沪股市盈率必将合理回归到同深股的市盈率接轨,表示十分的乐观。当然其间会有许许多多的穷折腾。

(1993年5月29日)

“天”灾人祸

沪多在 1100 点护盘了整整两周，并且在 1993 年 5 月 22 日高唱 1100 点是底部之后，5 月 24 日，沪股暴跌 117 点，从 1143 点摔到 1026 点收盘，此后三天继续下沉，27 日以 963 点收盘，28 日技术性反弹到 972 点收盘，沪多悲痛之刻，我等沪空，也很为沪多打抱不平。

沪多怪“天”跟自己作对。北京的两只商业股“天桥”、“天龙”，1993 年 5 月 24 日在沪上市。此前 19 日、20 日，有人拼命把上海的商业股拉高，以便同一板块的两只北京商业股上市能卖个好价钱。沪多也配合做多。无奈上海散户不易上当，你拉高，他出货。21 日满仓者终于没钱再拉高，股价自然不上就软。

有人说，21 日开盘 20 元高吃“申能”百股，使指数跳空而上，又 18 元低抛“申能”百股，使指数跳空而下，以 2000 元倒差价的便宜炸弹，诱发出沪股的恐慌抛盘。简直是沪空的卑劣手段？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开盘高吃“申能”百股者，乃是沪多造市者中害群之老牛，想造出“今承昨日涨势而跳涨”的假象，诱股民追高。民智不追。恼羞成怒者多转空，死多变空，比原始空头那是厉害许多。

沪人阅读北京两股的上市报告书，读出了满腔怒火。沪

人说：那“天骄”，好端端的商业股，怕油水流给了新股民，就在上市前半年，送配股穷送廉配，把股票“掺水稀释”到每股税后利只有 0.06 元。“分家产”分得太凶狠，连前三年的利润也不敢亮相。那“天龙”，那些身份不详的人物，个人买原始股 20 万股以上者有 6 人之多，他们每人花 40 万元买入，上市各值 400 万元，不到半年赚 10 倍。你这原始股也不搞啥认购表抽签，什么渠道发行的？上海人以不当冲头闻名中华，北京股以“天”相盖，大灭上海股民的接盘热情。

这以前，沪多明白：本地沪空者，只反恶炒，不搞炸盘。甚至笑道：你们沪空没有筹码，拿啥做空？5 月 24 日这天，北京原始股抛盘，也非火箭炮，也就老式土枪，打得沪多自相践踏，1100 点一破，多杀多，惨不忍睹。

由于 4 月份 900 多点个人大户联手做出强劲反弹，让机构踏空，机构存心折腾这帮“目无尊长”的大户，机构追打一批筹码，在 1370 点左右悄然压出做空，又配合“护盘”，让个人大户误以为 1300 点、1200 点、1100 点，都是底部、底部、底部。等到个人大户明白过来该割肉，早已回 900 多点原地哆嗦，把狂炒者的超额利润全部揩光还不够，能在“抄底价”原价卖出就算幸运。

(1993 年 5 月 30 日)

上海狐狸，眯眼瞧深圳大白兔

深圳的“万科”A股，1993年6月18元时，市盈率不足26倍，推算出它的每股税后利0.69元。“万科”B股在1993年4月以溢价人民币11元（当时对应港币10.53元）对境外投资者畅开发行（市盈率16倍），认购率不足60%，承销机构包销了余额，号称“足额售完”。5月28日“万科”B股上市首日，股价就跌破发行价，且跌幅10%，以1.23美元收盘，几天后的6月4日，下沉到0.96美元收盘（市盈率12倍）。

6月4日深圳“宝安”股票收盘17.75元（市盈率17倍），“宝安”是1993年计划每股税后利1元多的股票。上海又有哪几家股票的计划每股税后利能达到1元以上？

深圳股票的市盈率12倍及17倍的出现（与国际股市的市盈率接轨了），在几个月前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当时人们较普遍地认为深圳股市的A股市盈率最起码该在40倍以上。

上海有的股票每股税后利0.20元，几次暴跌后股价还在20元以上者，市盈率乃是100倍。当浙江亲友买进沪股后，写信问我：什么沪股在什么价位买进，可以长期投资？我的回答是：我不敢说，怕吓死你。上海股民现在听到对沪股“长期投资”四个字，胆子小的心惊肉跳；胆子大的歪嘴怪笑。当然沪股有它疯狂的投机价值，如妖似魔，让人乐的乐死，痛的痛

死。6月3日拉高后急泄，当天落差高达200多点。有心脏病的那天看沪股行情，比看病牛拉出来宰杀还紧张。

6月6日《上海证券报》的股票行情表上，所有沪股的市盈率栏全都用虚线空着！6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的沪股行情表，也是市盈率栏全空着。我们股民，胸怀全国股市，横向比较。不能眼不见为净！

(1993年6月7日)

背靠墙角饱受冷拳

深圳股市数月来的低迷，原因是多方面的。

深股的流通性远不如沪股。沪股可以当天买进当天卖出。深股不能。上海的股票，在上海买进，可以跑到杭州卖出。深股则不能。抑制了深股的投机性，也就减弱了深股对短线炒手的吸引力。这个问题正引起深圳方面的注意。

全国各地证券商进军上海，上海为他们畅开方便之门，房、水、电、通讯，提供一条龙的优先优质服务。深圳则由于电话局与许多证券商之间的有关“电话股票委托费”的利润抽成问题，闹得沸沸扬扬，1993年6月北京《金融时报》、深圳《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以及香港报纸等等连续追踪报道，称“电话参股”伤透了一些证券商的心。报载邮电部已重视并责令处理。在这个问题圆满解决之前，全国许多地方的证券商，视进军深圳有绊脚石。这样也就不利于全国股民资金流向深圳。不能流向深圳，也就较多地流向了上海。这个问题已关系到整个深圳股市的凶吉气氛。

几个股市的难以避免的恶性竞争，如北京S和N系统加速扩大盘子，也使深圳股市资金更缺。深圳股市的“坏”消息，比上海股市更丰富，深股也就比沪股更超卖，更低迷。市盈率已经同国际股市接轨的深股，若再跌，也就是A股向下同

B 股接轨，同时也是二级市场的市盈率同一级市场发行价市盈率的接轨。

换句话说，深股作为倒霉透顶的好股，已经挨打被逼至墙角，再打它下去，不是打死，就是打得它发疯般翻转。但由于 1993 年全国资金面的紧张，即使很看好深股的后劲，也要保持足够的冷静。有关部门为了奉命赶在 1993 年 7 月 15 日之前“必须完成”300 亿元国库券发行的艰难任务（6 月 15 日报载全国现只完成 80 亿元），会坐视深沪两地股市跟国库券抢资金吗？

上海股民虽然可以通过少数几家证券网点买卖深股，但最近有个引人注目的情况是：上海的电视、广播常常“忘”播深股行情。上海已经隐隐约约感到深股飙升之日（如果有的话），将是沪股资金更加紧缺之时。

（1993 年 6 月 15 日）

忧患意识显大家本色

1993年8月下旬的深圳报纸，刊登了一家深圳的投资基金的中期报告。该基金每份面值1元，于1993年2月5日共发行5.8亿份，募得5.8亿元人民币。该基金7月31日净资产(7.6亿元)的44%(3.3亿元)投资于深沪两地的已上市股票，16%存款于银行，其余的投资于未上市股票、房地产以及其他项目。

中期报告的报喜也报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摘录如下：“本期内(1993年2月5日至7月31日)市场状况不佳：深证指数、上证指数分别自2月5日的328点与1369点跌至7月31日的242点与881点，折价率分别为26%与36%，本期内大势下跌，证券二级市场投资环境不佳，令多数证券投资者饮恨蚀本。房地产市场在1993年整个上半年均显示向下调整的势态。其他方面的项目合作投资亦显出风险大、资金回报小、压力大的特点，总体市场状况不佳。”

由于该基金有数亿元巨款投资于深沪两地的二级市场股票，它是股市中的超级大户。它玩股的某些做法，值得上海个人大户和散户的研究。1993年7月31日这天，它的二级市场股票市值是其银行存款的两倍多。也就是这一天，它是偏向多方的。它的这种持股持币结构，无论做多还是做空，弹药

都是齐全的。该基金7月31日自估每份净资产为1.32元。这个深圳的基金，同北方的有一个基金相比，后者1992年12月15日面值发行每份1元，而1993年7月25日发布的上市公告书自称5月31日的每份净资产1.03元，可见，尽管都是“投资基金”，各自的赢利能力，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从深圳那个基金的中期报告流露的忧患意识看，超级大户在股市沉浮中，既给自己留了进路，也给自己留了退路。做多轻易不做满，做空一般不做绝，报喜不忘报忧，抓好方向和时机。该基金在投资不同类别股票的比例方面，我们也不妨留意之。如果个人大户、中户和散户，在审视这类超级大户定期公布的理财报告时，每次都能静心品味其经验和教训，将有助于自己在同期获利比率上跟超级大户比试比试。

(1993年8月29日)

满天星星亮晶晶

我如果发现：我 1993 年的观点，与自己 1992 年或 1991 年的观点，发生打架，那么我有所偏向地站在今我一边，温和地反对故我。人，就是这样进步的。

有许多人在走我们过去走过的弯路：为了节省时间，只注意极少数几个每股计划税后利较高的贵族股。把其他股票，排除出注意范围。相当于种族歧视者，把股票分成白色种族和有色种族，并对后者予以歧视。然而，众所周知，世界级的短跑名将，偏偏都是有色种族的优秀儿女。

我国股市的特色，彻底改变了我过去的歧见。1993 年上半年的弱市中，有短暂而强劲的非凡表现，有时恰恰是每股税后利方面貌不惊人的股票。浙江的“凤凰”送配多得让人不敢相信。福建的“福联”被福建人一天内炒得翻一番，然后再慢慢回到原地踏步。这些在每股税后利方面灰溜溜的股票，却以它惊人一跳的腾空落地的优美动作，让先做多又做空的人，做多如意，做空又如意。

1993 年上半年，“金桥”在弱市中从 10 元上涨到 30 多元的歇斯底里表现，赢得了我对职业炒手及其投机战略的立正敬礼。从此，在注重内质之外，也注重“题材”，更注重走势。不仅是注重上证指数的走势，更注重所有 A 股的走势。

于是注意到，上海所有的 A 股都各有性格。要特别注意，它们中有的会在某几天突然异军突起。如果人们回过头去总结那些“潇洒疯过一回”的股票在疯劲发作前各技术指标有啥苗头的话。那苗头真是大大有哇。所以以后别的股票，走势上出现类似苗头时，就该密切关注这开始有苗头的候选疯子股。疯子发疯前，表面上平平常常，技术指标却已经蠢蠢欲动。职业炒手炒股炒得好的，绝对不是瞎炒。

于是我变成了百多种深沪 A 股的奴仆。每天帮它们“洗脚”。所谓“洗脚”，就是每天把百多种深沪 A 股的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成交量都敲进电脑，再一一察看它们的阴阳线、各条平移线、随机指标、乖离率……

这个劳动，每天需要十个手指蜘蛛般麻利地在电脑键盘上击打几千下甚至上万下。我当工人时拿铁扳子的粗手，终于变得灵巧。手的灵巧，也使大脑更活络。如果将来深沪 A 股越来越多，多如满天星星亮晶晶，我的劳动强度，也就越来越大。

(1993 年 9 月 8 日)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股 战 研 判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宪法,股市,合法的收入

我国现行宪法第 13 条指出：“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在此，宪法的用字十分讲究，不是提“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也不是提“保护公民的合法的劳动收入。”而是提“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

按笔者的理解，合法的收入可以是合法的劳动收入，也可以是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前者如教师每月领到的工资，后者如个人在银行存款所获的利息。

而劳动收入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合法的。一个人种植大麻，尽管也是辛勤劳动，当他把劳动果实（毒品）按市场（黑市）价格出售所得钱款，虽可称为劳动收入，却未必是合法的收入，倒有可能犯贩毒罪。

可见，合法收入还是非法收入，并非同劳动收入还是非劳动收入分别对应。

此外，收入的合法与否，区别比较明显，只要是法律许可的或法律不禁止的收入，都可以认为是合法的收入。

而收入是否属于劳动报酬，却是个不易鉴别的问题。比方说，1990 年 12 月上海增发“中华”股票，每百股面值 1000

元，溢价以 1500 元发行，而市价为 3000 元以上。引起上海市民提前一天通宵排队争购，寒夜中个个挤得筋疲力尽，不可谓不是强体力拼搏。这种强体力拼搏比正常上班工作要辛苦得多，它能否称得上劳动？如果因为这种排队并不创造产品而否定它的劳动性质，那么，工厂看大门的门卫也并非直接创造了产品，只是提供秩序而间接地让他人顺利地创造产品，门卫的工资仍被称为劳动收入。同理，排队抢购股票者拼命主动地提供资金而间接地让股份有限公司顺利地创造产品，都是对社会既有贡献又费心费力之事。可见，收入是否属于劳动之报酬，落实到具体行为上有时会是争议很大的问题。

非劳动收入，以往常常被理解为对劳动者的剥削，是一种空想共产主义者欲禁之而又禁不了的现象。近年，国内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要按劳分配，而且要按资分配。一个人暂缓使用消费资金并把这部分资金投入社会生产活动中（或存款于银行，或买债券，或买股票），社会应对这种消费的主动推延给予报酬，这种报酬就是按资分配。它可以被理解为非劳动收入，也可以被理解为过去劳动收入的如今合理增值。尤其当银行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时，这种增值就更不是非劳动收入而只是以往劳动收入的保值而已。仅靠保值是不能让人积极主动地推迟消费的。大于保值的增值，如果硬划为非劳动收入，那么恰恰是这种非劳动收入，作为一种良性刺激，使得百姓愿藏富于国家银行，藏富于股份有限公司，不致于全国上下赶速度吃光用光为止。

何况，在股票市场中，投资者在选择股票品种、把握买卖时机、决定资金的流向和大小方面，天天作图分析股市行情和国内经济环境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不可不谓急国家之所

急(比方说,从哪些行业的公司抽出资金投向另一些行业的公司更为合理,股民直接发挥了群体智慧而避免了一切由行政决策指导的可能失误)。再加上经常跑证券市场非腿脚勤快不行,可谓既劳心又劳力。如果说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不是劳动,没对社会作出贡献,确实有点对不起投资者勤分析勤跑市场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但如果说投资者在股票交易中获得的巨额差价完全就是劳动收入,那么直接创造产品的低薪工人又会想不通。

鉴别收入的正当与不正当,靠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来衡量,只能使这种鉴别难以操作。而宪法中使用“合法收入”的概念则使鉴别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

就股票市场来说,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即使是抱着投机心理并以利己为目的而千方百计低进高出“抢帽子”(捞差价),仍属合法收入。而黑市交易所得,或漏税抗税所得,属非法收入。

也就是说,合法收入,可能是劳动收入,也可能是非劳动收入;可能是利人又利己的投资收入,也可能是技术技巧性的投机收入。证券法规对合法投机与非法投机有所区别(前者如短线操作,后者如内幕交易)。只要投机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其收入仍属合法。

(1991年11月24日)

深圳新股与老股的互攀可能性

“南玻”、“物业”这两只新股，溢价较低（分别以 3.38 元和 3.60 元发行），据此推算 1991 年市盈率分别为 23 和 20。招股书公布之日（1991 年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1 日），老股的市价大幅上扬，从 31 日开市到 1 日收市的短短两天内，“发展”、“宝安”等老股的市盈率均从不足 21 分别上升到 23 和 26 以上，深圳股价从 81 点劲升到 93 点，此后凭冲劲于 4 日突破“出世点” 100 点。这是新股将发未发之际对老股的第一次促涨作用。

笔者以为新股上市之后还将对老股产生第二次促涨作用。理由如下：日后即使 11 只新股一齐出笼，仍是盘子太小（全国涌入深圳的购股款以每天 4000 万元以上的速度激增，而 11 只新股的总面值仅 2 亿元）。所以溢价不足 4 倍的新股一旦上市，犹如羊落虎群，不够瓜分而身价翻倍，价格和其市盈率也随之上升。于是，新股上市后市价的稳涨，以其市盈率的冲高带动老股在市盈率上与其攀比而续涨；老股续涨后又以其价面倍遥遥领先反过来带动新股的价面倍续升。因此老股与新股将发生持续的互相攀升作用。

自 10 月 3 日（1991 年）深股正式进入牛市之后，10 月 11 日

至 26 日的盘档,换手率颇大,已筑起坚实的新台阶。从“浮坠波道图”之分析表明,11 月 2 日有人故意压做后于 3 日洗盘,此后急升,再次买难。11 月 6 日《深圳特区报》头版醒目报道深圳市内一些区域严重缺水,市民饮洗困难,企业断水停产尤其是用水量大的印染业、建筑业首当其冲。此一重大利空消息,却仅仅使深股下挫一天(当天股价指数从 100 点以上回落至 100 点以下,次日即反弹到 100 点以上)。可见深股牛市正处于青年期,强按牛头也是按下又昂起。

深圳股价指数的诞生日是熊市发生 4 个月后的 1991 年 4 月 3 日,如今股指早已突破 100 点,但尚有相当一部分 1990 年底至 1991 年初被套牢的深圳股民仍未解套。此外,深股平均市盈率目前仅是沪股平均市盈率的零头。因此,笔者认为,除非出现意外重大利空因素,深圳股市后劲仍足,期间若有经常性的回档整理,可视为锦上添花。只有通过盘整,在新的价位构筑起新的防坠支撑线,股价才能稳扎稳打。若只是股价直线上飞而交投日益萎缩,反而应提高警惕以防不测。

(1991 年 11 月 10 日)

老股爬梯常发楞，新股出笼暂缩头

一

上海 8 只老股，在 1991 年 12 月 9 日至 13 日这个交易周内，“爱使”、“豫园”、“凤凰”天天凑足流量而有资格撞足涨停板；其余 5 只股票因成交量不足规定股数（上市量的千分之三）而不同程度地在股价上原地踏步 1 至 5 天。最典型的是“小飞乐”，周一开盘价，等于周五收盘价，且等于本周最高价，又等于本周最低价，其价在爬梯过程中呈现冻结发楞状态。

持股者玩股如玩珍邮似地惜售，惜售则流量不足，流量不足则股价发楞。本周各天各股，都是当天开盘价等于当天收盘价也等于当天最高价又等于当天最低价，每天开盘后便呈现“不二价”状态。有人感叹“本周股市出奇的寂寞”。

“浦东大众”、“异钢”、“众城”这 3 只新股，犹如 3 个胎儿要降临人世，头胎“浦东大众”出头露脸引起群众如歌迷绕歌星似地通宵排队挤抢（事后，赤着双脚在地上随便捡两只别人的鞋子穿回家的，为数不少）。有关方面于 1991 年 12 月 10 日发出通知：原定 14 日公布预约地点、15 日交纳认购保证金的“异钢”、“众城”均暂缓发行，何日预约何日交款另行通知。理由只有 15 个字：为了确保交通畅通，维护好发行秩序。沪人叹

道：头胎被争抢，二胎三胎先保保胎也好。上海证券交易所负责人已在 12 月 16 日的报上明确表示：“努力扩大上市公司数量，解决目前交易筹码过少的问题。”

二

上海股市各点，人人皆知人人皆议“浦东大众”股票发行中的报上所谓“众所周知”之事。股民们自觉做到镇定与配合，以便维护股市的生存与发展。股民们呼吁，今后新股发行，认购预约券不能再搞限额发放，而应敞开发放预约券，在股票数量少的情况下，可让中签率小点。如本次发行“浦东大众”，事先定死中签率为 20%，则预约券只有 4.8 万张，当然引起挤抢；若中签率降至千分之二以下，预约券可发 480 万张以上，不仅无需挤抢，而且有利于预约券开后门的丑恶现象的减少甚至杜绝。

本交易周，“大飞乐”的市盈率“轻松”地冲破 500 大关继续爬高，许多人对此哑然失笑。资深股民很重视 12 月 16 日沪报关于“要想方设法使目前过热的上海股市降温”的官方提法。然而，一些对股票基础知识茫然无知的新手抱着侥幸心理：“大家都赚了，凭啥一亏就会亏到我头上？！”颇有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奋勇承接的劲头。这种现象，有关方面相当重视，并提倡该用舆论加以正确引导，加强股市风险教育。上海人已注意到深圳的经验：口头教育不如跌价切肤之痛有效。

(1991 年 12 月 19 日)

那是三波两波还是一波？

在深圳股市 1991 年 11 月急跌之初，深圳的官方传媒中有人吹过“三波见天价”的冷风。伴随着几项行政措施，一些人惊慌退出股市。关于 10 月和 11 月的深圳股市到底已出现过三波还是只出现过两波，深圳的专家们有过争论。

三波之说认为，从 10 月初到 11 月中旬，深股已上涨三波，并认为牛市终结，已步入熊市。两波之说认为，到 11 月中旬才上涨两波，只是第二波受到过一些微扰，腰部错位，其后半段易被人误视为第三波而已，认为真正的第三波在 12 月下旬才刚刚微微启动。

笔者认为，从 10 月到 11 月，深圳股市到底已出现几波，这要看牛期长短而言。若牛期比一个季度还短，行情曲线图以日为时间单位，则已显示三波。若牛期长达半年左右，行情图以周为最小时间单位，则只显示两波（日行情图中的第二、三波在周图中已完全合并为一）。若牛期比一年还长，行情图应以月为最小时间单位，则只显示一波（日图中的第一、二、三波在月图中已完全合并为一个波）。请股友把 10 月至 11 月的深圳股市行情分别以日、周、月为最小时间单位画出三张行情变化图，便可一目了然：三波化为两波，二波化为一波。所以关于 10 月至 11 月行情的三波之说、两波之说

以及笔者在此提出的一波之说，何者为准，关键要看牛期长短。而 11 月下半月深股的跌价，客观上对延长牛期有利。所以，有些城府颇深的沪民持深股者，却见暴涨而不安又见回档而镇定，也就可以理解了。过去说“专家不如炒家，炒家不如藏家”，如今有的专家就是藏家，谁又不如谁呢？

从延长牛期角度考虑，深股指数从 100 点回升收复 110 点立住站稳一段时日，然后汽车爬坡式折腾着缓缓攀升，还是佛跳墙式一蹶而入云天？老手愿见前者，而新手对后者更为兴奋。至于三波之后，是否还有第四波、第五波，境外有“三波见天”、“五波见天”各派论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相信的是“X 波见天”。未知数 X 等于几，要据天时（包括政策风险）、地利（包括经营风险）、人和（包括市场风险）诸多因素，届时具体而论，不可过早武断。既是凡人，不是神仙，还是学儿童过马路，左右前后顾盼，走一步瞧一步，以求“走啊走，乐啊乐”，遇变不惊。

（1992 年 1 月 5 日）

发售新股认购证,敞开预约不限额

一

1992年1月6日至10日,上海股票成交1000笔,成交金额1000万元,占沪股市价总额30亿元的千分之三。

1月13日是“兴业房产”股票上市交易的首日。该股的首日开盘指导价,等于上市日前一个营业日(1月10日)的上证指数302点,除以发行截止日(1991年10月25日)的上证指数212点,再乘以发行价60元,得出“开盘指导价”85.5元。

上海推出了一种既吸收了深圳新股发行经验又有所不同的新股发行办法。这种办法部分采纳了广大市民和专家的强烈呼吁和积极建议,并已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正要迅速实行。详述如下:

凡需认购1992年发行的上海股票(B股除外),先得凭身份证购买“上海股票认购证”,一次性购买,1992年全年使用。每次发行新股,按认购证的编号进行摇号,中签者方可认购。一年中摇号若干次,如有多种股票在短期内发行,将归并为一次摇号,产生多种股票的中签号码。若中签者对所中的股票不感兴趣,也可不办手续而自动放弃。股票认购证每份收费

30元，不论中签与否，概不退还。所收费用除小部分用于工本费外，大部分捐赠给社会福利机构。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受上海申银、万国、海通这三家证券公司的委托，具体负责认购证的发售工作。定于1992年1月19日至24日在全市工商银行储蓄网点和证券公司及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的一些网点办理认购手续。1月25日至2月1日由工商银行各区办事处各指定一个点继续办理认购手续。为了方便市民，1月10日起办理收款预约登记(验身份证并抄录姓名、证号，收款，发预约券，约定凭券换领认购证的日期)。

二

新股认购办法受到广大市民的称赞。过去为抢一张新股认购预约券，需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场面吓人。如今银行同志把预约券给一些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们送上门来，气象一新。而且是凭一张身份证，随便你买几份认购证，欲买多者，不必向他人借用身份证。

有的预约网点，原先估计预约之初可能排队的人多，为防拥挤，贴出告示：每人10份以上起买(即一张身份证预约10份以上认购证)，多买不限。却发现预约并无想象中的热烈，犹如推销福利奖券，观者多，买者少。稍后立即放低标准为一人购一份也可。

笔者1月13日巡视几个网点，见都不必排队，随到随买，秩序十分良好。还见在旁维护秩序的一名警察，坐在椅子上笑意温情地回答市民的提问，为认购证作义务讲解。

有些人具有以下脾性：越是容易买到的东西，越是考虑再三不敢买；越是不容易买到的东西，哪怕挤断肋骨去买也勇往直前。某些预约网点的工作人员称：“你凭一张身份证，买一百份一千份认购证，上面也没说不行。你交钱，现在就给你办预购手续。”服务格外热情，反而使一些人退缩不前。

《深圳特区报》的上海订户 1992 年比 1991 年翻了一番。一些沪民认识到，深圳一下子推出 11 只新股，每张身份证限购一份“认购申请单”，结果中签率不足 5%；上海人口比深圳多，每张身份证购认购证又不限额，上海的股份有限公司又大多比深圳的规模小。所以，很多沪人猜测上海股票认购证的中签率会比深圳的低。

也正因为很多人认为中签率低而费用不低，买证反而变得谨慎。据此，也有一些沪民猜测中签率也可能未必如大家所想象的那么低。中签率到底是高是低，也许要到 1992 年下半年才见分晓。

三

上海发售新股认购证，这事本身就是对沪民进行股票投资风险教育的一次模拟实验。预备投资新股者，花 30 元买一份认购证，不中签的话，意味着股票尚未摸到就已先损失这 30 元。即使中签购到股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因未上市交易而暂不具备流通性，有的新股甚至已宣布发行后三年内不分红。从发行市场上买到的股票，同样具有使资金搁置而一时不能获利甚至急用也不能卖出兑现的风险性。

在一人可买多份方面，不靠规定限制而靠价格机制本身自动调节，也是一种有趣的尝试。假如中签率有1%，又假如某人花3000元买进100份连号的认购证，又假定所中的那份是“众城实业”50股，买这份股票本来该付溢价600元（50股），现在这人等于是花3600元买进，相当于溢价的6倍，令人三思而行。当然，如果事后发现中签率比1%高一些甚至高很多的话，也颇有诱人之处。

如果一个人买成千上万份认购证（花钱3万元至30万元），若中签率不小，也还得考虑一个大量中签后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去购股。可见，把认购证的价格确定在30元，相对于目前上海平民百姓的平均收入，正好是大家都买得起而又不可能过多地买的水平。

但是，一张身份证所购的认购证的份数不限，将给机构资金冒充个人资金并挂其个人的身份证进入发行市场抢购新股，带来可乘之机。尤其是当事先印好的认购证在规定发售期限之内万一供不应求而不再添印的话，使中签率未必很低，则这种可乘之机的油水颇大。如何防患未然，相信管理机构会严加把关。

（1992年1月14日）

从呆滞变成死滞，在高空等待惊雷

一

1992年1月13日至17日，上海股市仅成交207笔，成交金额仅300万元。许多股票常常有价无市。上海证券交易所1月份召开的会员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文件称：“根据目前国家的初步计划，1992年上海将会有大批新股票发行，数量将数倍于目前的上市容量，供不应求的状况会有所松动。在新的一年里，证券交易所将努力进一步稳定和活跃市场，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采取对条件较好的上市股票逐步放宽或放开股价限制，对数量少、易被操纵的股票，要加大停板和流量控制的力度等有效措施。”文件还强调“从严处理内外联手的行为”。1992年还将进一步从“无券”交易过渡到“无钞”交易，设立通存通兑并用电脑自动划转的资金帐户，使股票买卖的清算交割手续更加简便高效。

近日上海股评界指出：相当一部分已办理股票帐户而未买到过股票的“准股民”投入在“委购，未成交，再委购，仍未成交，再……”的游戏之中，每游戏一次，付买单费一元，连续数月的游戏结果是依然两手空空，望着股价入云端，“未免心生烦恼”，以至沪股不跌不足以平民愤。“可以说，指望股市松

动、股价下跌，是他们的共同心态。”相当一部分股民已陷入了不敢不卖又舍不得立即就卖的矛盾境地。“上海股市潜伏着熊市的威胁，一旦股价下挫，就其市盈率和分红率而言，做长期投资选择的余地不大。”

二

上海股民中有实力凑足流量吊价位者，上周已明显见少。这批人且战且退地退出擂台，剩下一些不懂武术者在擂台上继续进行“搏傻主义战斗”。

上海的股市评论家们已从1991年的多空分歧渐变为1992年的一致为沪股吹冷风。若冷风一吹，股价就跌，怕有些股民会怨天怨地怨他人。所以，近日吹冷风与日后股势逆转更是拉开了时间差，这样，无论股市评论界还是管理层都比较坦然：日后套牢者除了自我反省不能再怨数月之前报刊上没跟大家反反复复打过风险招呼。

“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社会心理，反映在上海股市中，就是“不看到股市转跌我不卖”。然而，众志成城的要心死就都心死，要不落泪就都不落泪，一旦共同心死落泪，岂非高空一声惊雷！

(1992年1月22日)

人气微妙话新股

上海股民人心思动，持上海老股者，持深圳老股者，持币不持股的“空手道”们，都很关注上海新股的涌现对各自财运的影响。市场中人气也十分微妙。填单委购上海老股者，已日见其少。填单委购深股者，也不忘给自己留足购上海新股的款项。目前跑市场最勤快的是持上海老股者，有朝一日品味出买盘唱起了空城计，则轮到卖盘倾巢而至。

上海新股的发行对上海老股将会有所影响。理由是，那些只买一份两份认购证的股友人数众多，也恰恰是持有上海老股或原先想持有上海老股而未得的人士，他们的中签，需要他们及时缴款认购新股，会使上海老股的买盘稍轻而卖盘稍重。

上海新股的发行对深圳老股的影响，在最近数月内可能不明显。理由是，首批摇号，估计每百份连号认购证中签数份后，只需购股款万元左右。当然，购千份以上连号认购证者，若手头剩余现金不够，而又同道拆借不便，也可能抽回深圳的投资，但此档人数毕竟较少。

笔者认为，1992年上海股市对深圳股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不是上海新股的发行，而是上海老股的市盈率以何种方式

从“天空”回到“人间”。如果上海老股有机会通过数月时间的痛苦历程，被置于绝地而后生，并落到需要救市的地步，那才会吸引入资深圳股票的上海众多老手，从深圳分批抽回各自的资金主力，大规模向上海杀回马枪。但此为后事，劫波未尽，涅槃尚早。

(1992年2月4日)

独入云端先知寒

这次上海证券交易所先把两只市盈率较高的股票放开股价，而不是先放开发行量最大的老龙头“电真空”股价，此举很有讲究。

若是把市盈率最高的“大飞乐”限幅涨跌如航标灯似地悬在高空，而先放开市盈率相对较低的“电真空”股价，“电真空”难免会以“大飞乐”为参照物，急攀而上，以先疯的为榜样，后疯的加倍急起追疯。

如今是把市盈率很高的“大飞乐”、“延中”先放开股价，“大飞乐”之上并无更高的市盈率在前作诱导，独入云端先知寒，盲目填高价位，睁眼下望而心颤，自然越炒越心虚。放开股价后的事实也正是“大飞乐”大跨步之后，终于寸步而近谨慎和彷徨。1992年2月18日放价首日，收盘价急升47%，19日升11%，20日升8%，21日升4%，24日升0%，25日升1%……

许多股民心中明白，等目前市盈率最高的“大飞乐”、“延中”股价曲线呈抛物线上去又迷途知返之时，若不失时机地放开其他上海股票的股价，上海股价1992年从非理性重归理性，将是很有希望的。

深圳1991年就放开了股价。股市老手们不会忘记：“发

展”股票刚放开价格时，1991年8月17日“发展权证”开盘价10元，9月16日收盘价2.10元。10元买进者，一个月之内亏本79%。

人们在为自己能够有机会成为股东而极度兴奋时，不妨自问：自己是脚踏实地稳扎稳打稳操胜券的股东？还是不顾死活头下脚上倒插云端的股东？后者直坠而下并无神仙托举的凄苦之状，股市中早已屡见不鲜。

(1992年2月26日)

“玻 B”对“电 B”的影响

上海“电真空 B 股”和深圳“南玻 B 股”都在 1992 年 2 月份一北一南上市交易，都在上市首日完成价格到位，都在价格到位后退守几步整理，都在股价上大大低于同一公司的 A 股。境外投资者在境外买卖“玻 B”或“电 B”，都是异地电传委单，都是“隔山打牛”。在境外投资者的投资取向上，“玻 B”和“电 B”业已发生了公平竞争。

“玻 B”上市首日(2 月 28 日)，从发行价 3.98 元(已折成人民币)蹿至收盘价 6.85 元，升幅 72%，此后一周越收越低，3 月 6 日收盘价 5.8 元(比前周跌 15%)。“电 B”上市首日(2 月 21 日)，从发行价 420 元(人民币)蹿至收盘价 527.65 元，升幅 26%。此后两周疲软，2 月 28 日收盘价 488.99 元(比前周跌 2%)。由此，“玻 B”和“电 B”的共性和个性已初见端倪。共性：都被置于境外股市的低市盈率氛围中，都不敢过分疯涨。个性：“玻 B”比“电 B”更加活泼，“玻 B”以 72% 升幅到位，又以 7% 跌幅回档；“电 B”则是以 26% 升幅到位，又以 7% 跌幅外加 2% 跌幅回档。

比较 1992 年 3 月 6 日的收盘价所对应的市盈率：“玻 B”20 倍，“电 B”41 倍。境外投资者若单从市盈率指标看，炒“玻 B”比炒“电 B”更加安全。何况，深圳股市是牛市中年期

盘整阶段，上海股市是牛市老年期疯涨阶段；而“玻 B”在深圳盘整环境中的表现却比“电 B”更具青春劲歌般冲动。令“电 B”的上海境内曲里拐弯持有者不得不对“玻 B”刮目相看。尤其“电 B”上市后的两周内，卖盘一直偏大，又以境外委托卖出为主。在一定的条件下，很难说不会发生境外投资者如下技术性操作：获利回吐市盈率 40 倍以上的“电 B”之同时，也打压市盈率 20 倍以上的“玻 B”，前者脱手后掉头承低吸纳后者。境外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玩股技巧炉火纯青，即便是隔山打牛，也如爱国者导弹似的准确，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1992 年 3 月 11 日)

物极必反,“延中”转跌

一

1992年第11个交易日(3月9日至13日),“延中”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延中”收盘价在9日、10日、11日分别都升3%之后,12日上午仍升,下午则卖盘突然涌出,从最高价380元转跌至373元报收。其成交量9日、10日、11日分别是近4万股、1万多股、近3万股,12日高达近8万股。价量日线图上明显凸起逃命之峰。13日“延中”续跌2%,收盘价365元,成交8000股,买盘开始萎缩。16日续跌1%,成交仅仅200多股。17日再跌1%,成交仅仅100多股。18日只成交19股,买盘接近空虚。“真空B股”17日收盘价则跌至每股79美元。

13日收盘价所对应的市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延中”630倍、“爱使”468倍、“大飞乐”251倍、“凤凰”154倍、“小飞乐”134倍……

二

上海股民炒“延中”者,也知市盈率最高、风险最大,只想以短线进出,靠“搏傻”行为“抢帽子”捞几天差价。大家都对

这一高市盈率股票不敢长期投资，都算计着随时退出。16日这天上午，股民云集各证券网点，关注“延中”新动向，见填单委购者少，而委卖者已难以卖出“延中”。本来是“莫道天下我最傻，自有更傻后来人”。13日，突然老母鸡变鸭，“等到我已变聪明，周围尽是聪明人”。

那些曾狂称上海股票可以完全同市盈率脱钩运作的炒手，不得不正视严酷的现实：很多上海股民在阅刊看报之后，心灵深处对市场中打冲锋的最高市盈率还是有戒备之心的，玩此类股票，如玩猛虎，非玩猫咪，摸老虎屁股又怕被老虎吃掉，不摸老虎屁股又看人家早些日摸了就来钱而眼热，心里横竖不是滋味者多。

(1992年3月18日)

“延中”令人发怵，“凤凰”忙着脱手

一

1992年第12个交易日(3月16日至20日)，“延中”跌出了惯性，大部分时间是每隔5分钟无量下跌0.10元，卖盘奇小，18日仅成交19股，19日、20日仅成交32股和26股。与上周12日的一天之内成交近8万股形成强烈反差。“延中”目前的“半自由竞价”规则，使得“延中”股票转跌后，半夜排队也卖不掉，23日“延中”买盘为零。

在“延中”活生生的榜样之下，想在转跌之前把别的高市盈股票脱手的风险转嫁紧迫感，已在股市中油然而生。以至限幅涨跌的“凤凰”也于19日卖方突然吐出12274手(18日因惜售仅成交18手)，令当天先跌足而又涨足收市，20日多空以2193手筹码继续较量。23日“凤凰”继续吐出7227手，收盘价已无力去撞1%的涨停板。24日“凤凰”买盘买气不足，仅接865手，收盘价跌足1%。

二

“延中”转跌之前，许多人在市场上放风：不到450元以上不抛。3月12日创380元峰位后转跌，仍有人大胆吸进，此

后买盘顿减，仍有人造舆论鼓吹“不必惊慌”。及至出现傻瓜顿悟现象，几乎无人再敢承接，证券公司大厅观战的被套者，晕倒在地者有之，泪流无言者有之。

此次“延中”被套的人中不仅有缺乏股市经验的新手散户，也有刀口舔血的机构大户。鉴于“延中”卖盘对于买盘来说犹如泰山压小草，小草魂魄(买气)倾刻之间荡然无存，若不是限时限刻的限跌规则，已属崩盘。

“延中”被套者恨缓慢而持久的节节下跌，不利于尽早出现乘反弹而逃命的机会。有些上海老股，一旦翻牌转跌，壮士欲求断臂而不能的危险性颇大，俗称“绑在里面天天挨一刀”，于是，因怕前方地雷阵，宁让他人骑“凤凰”。“凤凰”连续几日大量筹码脱手，令人接不胜接，终于撞向跌停板。

从股市历史长河看，升久必跌(跌久必升则不一定)，不是指股价指数，也不完全指股票价格，更准确地说是指市盈率。公司属高速成长型，股民有理由敢预支高股价而造就高市盈率，次年因公司每股税后利的增长甚至翻几番，而使高市盈率安全“着陆”，皆大欢喜。而上海某公司，每股税后利几年如一日，稳居下游温吞水，过去看不出有多大长进，今后看不出有多大出息。这种公司的股票，若靠人气捧场烘托出高市盈率，犹如给婴儿做了一件硕大无比的西装大衣，要让公司业绩追上股价以便相称，如求婴儿速长，直到能穿那件大衣合身，须挨到猴年马月。与业绩不相称的高市盈率股票股价崩盘，犹如把那件大衣剪开改做成尿布，快刀速效，救急而无奈。

(1992年3月25日)

巧为套牢松绑,先把新股扼昏?

一

1992年第13个交易日(3月23日至27日)，“延中”交易规则再次发生变幻而令人莫名其妙：3月23日，在全天买盘为零毫无成交的情况下，空跌至343.6元却又以345元收盘，似乎又回到无量仍以昨收盘为今收盘的老路。24日、25日、26日分别成交17股、5股、24股，在卖出者近乎绝望的情况下，场内似有某种默契般不再让“延中”走满每天3.60元的空跌，仅跌2元、0.90元和2.70元。

近日民间纷传：机构投资者及其“裙带关系户”被“延中”所套，正在以非资金手段阻止“延中”续跌。有人在沪报撰文指出：“上海股市有近3亿元资金绑在延中这条船上，动弹不得”，“延中的下跌套牢了少数人，却教育了一大批人”。

该在27日上市的5只新股（“二纺机”、“嘉丰”、“联纺”、“轻机”、“异钢”），到底是放开价格，还是限幅涨跌？管理层秘而不宣。25日，“小飞乐”恐慌性抛出7万多股（前两天仅300多股和近2000股）。这天“大飞乐”转跌，“凤凰”续跌，有人哀叹“心情沉重”。

26日晚，许多股民在各证券网点连夜排队，以求在27日

抢吃上市的新股。27日清晨电台广播消息：5只新股每日限幅1%涨跌，不搞流量控制，但若无成交则以昨收盘为今收盘（不能无量空涨空跌）。开盘指导价仅比发行价高0.20至0.30元。考虑到认购证的成本，按开盘指导价卖出，绝对亏本。于是无一人卖出。指导价成了完全无人理睬的瞎指导。

26日已有消息灵通股民提前得知新股一上市就被“捂盖子”，于是回头吃老股，当天造成“大飞乐”、“凤凰”止跌回升。

27日那5只新股“指导价”和“限幅”一出，几只老股立即重新转为惜售。新老股票有8只出现卖盘为零。股市出现奇怪的陷阱：除了“延中”吃得着，其他新老股票已可望不可即。当天“延中”成交1万多股，转为活跃，因卖仍多于买，跌2%。这天，股民在各证券网点门外久久集而不散，议论纷纷，指出：把新股如此一上市就搞死，弄得所有其他股票难吃着，要吃唯有找“延中”，岂非“诱民钻入套子”！

30日“延中”成交11万股以上，逃命者和接力队员，喊卖喊买，都十分踊跃，止跌回升。31日，“延中”成交15万股以上，逃命者比接力者更势猛，跌5%。原先被套的，在股票大换手中，部分人完成了胜利大逃亡。一些新接手，也见风转舵，刚上船，又跳海。

这天“真空B股”续跌至443.13元（74美元），离发行价420元越来越近。5只新股，连续数天仍是无一成交，仍收盘在开盘指导价上，令上海股民对上海股市怪现象，啼笑皆非。

二

上海股民原来准备在交易市场购买新股的大量资金，有

的口渴喝海水似地被重新诱入“延中”，有的则掉头扑向深圳股票。目前上海人买深股，已属“重体力劳动”，即使通宵排队24小时，也未必轮到填单机会。

上海股民对深圳股市的规范化、理性化，十分欣赏。相比之下，上海连个股份有限公司的地方法规都未出台。15只股票的3套交易规则（或放价如“延中”，或限流量如“凤凰”，或只限涨跌幅的新股），被股民戏称为“一市三制”，既非根据公司规模或公司效益划档次，也非根据风险大小分类别。以致上海股市最大的风险是政策性风险，最大的油水是政策性油水，最大的投机是政策性投机。

一些股民声称，他们理解和同情上海证券交易所对限价放价问题不能自主的苦衷”。但对证交所之外的地方个别“婆婆”管股市如管“童养媳”似的非科学管法，深感忧虑。许多股民呼吁上海金融管理层多与深圳同行交流管理经验，以便上海股市少走弯路。

三

本来，乘几只老股转跌之机，适时全面放开新老股票的价格，可使股价迅速从非理性过渡到理性，可使股市从投机唱主角顺利过渡到投资唱主角。但错失良机，导致上海股市病情加重。新股全被扼昏，对股民又是当头一棒。

这些因素，都将促使上海民间资金进一步通过各种渠道向深圳方向涌去。有的上海股民不无谐谑地称此为“弃暗投明”。从“真空B股”在海外的松软形象，也可悟出上海股市的一些令人不能放心之处：“电真空”未开股东大会而由董事

会决定的分红,所谓分红 10 元,扣“个人调节税” 0.50 元,实发 9.50 元。事后发现分红分出了笑话,被更正为,应扣税 0.27 元,多扣的 0.23 元,于 3 月 29 日补充公告:决定还给股东,但先替股东存入银行并计息,请股东明年来补领,“并致歉意”云云。有错必纠,态度还是好的。

自从新股上市以来,上海几家主要报纸如《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等,开始学深圳报纸的样,刊登每日股票行情,受到股民的欢迎。

(1992 年 4 月 1 日)

都是换手量大,含义未必相同

“延中”股票在某些价位换手量很大,以致有人在 1992 年 3 月 23 日出版的某刊撰文误导道:尽管“延中”3 月 12 日由升转跌,但此前在 345 元价位时成交量“约占‘延中’上市总量的 20%,形成一条坚实的支撑线”,如果不在该支撑线附近买进,“一旦反弹,再买进价已高”,云云。事实证明,所谓在 345 元价位“形成一条坚实的支撑线”,纯属大错特错的臆断。

常有些投资者,不顾其他条件地误以为换手量大就绝对意味着弄扎实了股价。理由是“此价买进的不愿低于此价卖出”。其实,高市盈率股票的换手量大,与低市盈率股票的换手量大,含义却有不同。前者已无长期投资价值,买卖双方都跑短线,一旦发现烫手,便自贱其价突围杀出,未必“此价买进的不肯低于此价卖出”。君不见,380 元价位套牢的,331 元反弹便大规模夺路而逃;331 元套牢的,271 元反弹便大规模夺路而逃。均是逃难者互比断臂勇气和认亏魄力。而低市盈率股票即使套牢,仍有长期投资价值,可以心平气和地“长期抗战”,此价买进的不愿低于此价卖出,也就有了心理基础。

所谓支撑线是否“坚实”,要结合 K 线图、移动平均线图、市盈率、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不可单凭换手量大就瞎蒙瞎猜。市面上常听到一些人瞎猜“延中”300 元为

“心理反弹点”，250元为“坚实的支撑线”，不断变新，这类论据
不足的“一厢情愿”，常常害人又害己。奋勇拉进，苦苦套牢。
以致事后沪上有人曰：“谁当初以为 250 元是反弹点，谁自己
就是个二百五(傻瓜之意)。”

(1992 年 4 月 21 日)

盘整有戏,造市受惩

“延中”从 380 元价位被“腰斩”至 184 元后,一直被困于 220 元为顶、185 元为底的箱型盘整之中,且是围绕 200 元价位上下翻滚着拼搏不休,多空久久未决胜负。

1992年5月11日下午,离闭市还有最后一分钟,卖出标价为 208.50 元,此时即使是急欲购入者,填 208.50 元就能成交。低于此价的买方标价也不无成交机会(这天的最低价为 200 元,前交易日的收盘价为 200.50 元)。就在闭市前的瞬间,第 46 号席位的 X 证券商为某大户输入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买入价 220 元,显示屏立即出现最新成交价 214.25 元(买入申报 220 元与卖出标价 208.50 元的折中价),并定格为当天的收盘价。

在收市前 209 元左右买进极易的情况下,以微不足道的 4 股(不足 1 手,“延中”10 股为 1 手)报 220 元买进,似乎是强求出头又自求挨宰的呆鸟。其实此鸟不呆,今日微量引玉而望明日大量抛砖也,属台湾股市 80 年代常见的投机绝招,典型的“临收市而拉高,拉高有利出逃”。

证券交易所次日开盘前召开紧急会议,确认此为“明显的人为造市行为,使许多不知情的股民误以为‘延中’上涨很快”。证券交易所初步处理如下:宣布 11 日“延中”收盘价无

效,并封闭造市客户股票帐户(冻结其股票库存,停止其买卖资格),并依法留待进一步的处理,对 46 号席位的证券商也将作相应处理。5 月 12 日“延中”交投正常,继续以每日数万股的换手量进行盘整,205 元收盘。

(1992 年 5 月 13 日)

股市热度骤升，降温措施出台

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 1992 年 5 月 21 日彻底放开所有 15 只上市股票的价格，完全取消涨跌停限幅。此举受到广大股民最热烈的欢迎，被誉为“走向灵活，走向成熟”，这天被称为 1992 年上海股市大喜之日。股民雀跃入市，交易热闹非凡。这天起，交易所每天临时性增加一个小时的交易时间。

1992 年第 21 个交易日(5 月 18 日至 22 日)，因股价彻底放开，新股之价一步到位，成交空前活跃。涨幅最大的新股：“轻机”涨 573%， “异钢”涨 483%， “二纺机”涨 404%， “嘉丰”涨 402%。新股涨势之足，把老股也催顶而上。涨幅最大的老股：“申华”涨 99%。25 日承前周之涨势，所有 A、B 股，所有优、劣股，全线全力上冲。“豫园”这天股价突破万元大关，以 10009 元收盘，使许多证券点的四位数股价电子屏无法显示股价。26 日采取降温措施，股价几乎全线回档。彻底放价的 5 月 21 日，上证指数达 1266 点，比 20 日的 617 点翻了一番。推出降温措施的 26 日，指数从 1421 点退守 1301 点。

5 月 26 日电台和报纸都为股价吹冷风，并宣告推出下列措施：即日起“禁止联手聚集巨资入市买卖股票，原来已买进

的，允许卖出；选择一个约 1 万平方米的场所，设临时柜台，只接受散户卖出股票的委托。”

二

近日股市之活跃，使家家证券点爆棚。人们半夜三更排队，以求购得委托单。不等行情显示，急急填单，以抢跑道。报价偏高偏低，五花八门，以致连日来各股的 K 线图，常常拖出长长的上影线和长长的下影线。

新股散户，急于落袋为安的，抢在 21 日、22 日蜂拥抛出。大户则尽情吸纳。

第二批新股的招股书至 26 日已公布 15 只。估计每百份认购证的第二批新股购股款在 4 万元左右。而其第一批新股的市值已在 8 万元以上。因此，即使是购新股现款未备足者，卖出一小部分第一批新股足矣。认购证的黑市价已达每百份 16 万元以上。

为了缓解供不应求局面，第二批新股将会尽快登完招股书，尽快摇号，尽快缴款，尽快上市交易。

前些日子一些老股的法人股已陆续吐出，近期将前赴后继地吐出一些老股的国家股。某些绩劣老股的股价，仍有站立不稳的危险。绩优股“豫园”，经受盘局考验后，已恢复其沪股王子地位，放价后拉出的阳线一根比一根长，遇降温则阴线短促。虽股价最高，市盈率却最低，加上其他利多因素，后劲颇足。

如果国家股的涌出，第二批新股的上市，都未能使沪股降温，那么推出第三批新股，将是一件火烧眉毛的事。在远水不

解近渴之时，采取行政上的降温措施，虽能造成回档，却被视为乘低吸纳良机，有可能更增热度。为减少实在难以承受的工作量，一些证券点规定购沪股的资金卡的开户金额为 5 万元以上，每笔买进委托的起购金额为 2 万元以上。证券交易所对大户的行为限制，与证券点对小户的行为限制，相映成趣。

(1992 年 5 月 27 日)

强摁牛头吓唬谁？广场设摊吓自己

1992年第二批摇号的新股，起先只宣布是“10只以上”，结果却高达34只之多，全部招股书都已刊登在5月15日至31日的沪报。每100份认购证所需购股款约在7万元以上。

5月26日急急忙忙宣布禁止大户联手买进和准备在文化广场设摊协助小户卖出，这消息使沪股暴跌3天，第4天(29日)刚刚全面反弹。6月1日就开始在可容纳万人的文化广场设摊受理小户卖出股票。在此人为的压价恐怖中，众小户急如热锅蚂蚁，生怕晚卖一天就坠入低价位。于是5月31日深夜就有数千人去排队。结果这批人白白排队通宵。天越亮，人越多，维持秩序的警察们被滚滚人流冲散。人山人海比菜市场嘈杂百倍，委托单你争我抢，无法交易，当天上午预备营业，当天上午匆匆收摊。成了一场刚开幕就宣布幕间休息的惊险闹剧。

1992年第22个交易周(5月25日至29日)，由于26日降温措施出台，结果该周收盘比前周收盘，涨了6只股票，其余9只跌。6月2日，尽管报纸电视报道了管理层关于此次措施主观上并无压价意图纯为便民服务呼吁理解和配合的谈话。

但股民自有想法，或顺势做空，或暂时观望。下午，笔者巡视一些证券公司，股民虽多，已不像过去那样水泄不通。这天所有沪股全面小幅下滑。

二

上海5月26日出台的方便小户卖出而限制大户联手买入的措施，主观上是为了平稳股市，客观上却造成了股市很大的动荡，使机构大户做差价吐高吸低或抛劣股拉优股，如鱼得水。众小户本来想在涨势趋缓时卖出第一批新股，腾出资金购第二批新股。如今股市暴跌而摇号在即，急用钱而缺钱，只好“大出血”，把第一批新股忍痛低价卖出。

有的个人大户，26日被禁联手买入，他便来个不联手而卖出。挪出巨额资金，在绩优股的每天较低价位设置“伏击俘获线”，每天冒充小户中户，专吃散户中的惊弓之鸟，积少成多，细吞慢咽。也有个人大户，加紧调集资金，甚至不惜从深圳股市抽回部分资金，并且准备好早不吃晚不吃，万事俱备，只等广场设摊，那边成千上万散户互相杀价出逃，这边早已张网捕捞最便宜的鱼儿。

6月1日文化广场“办家家玩”没办成功，一方面是白白排队的散户怒火满腔，另一方面则是管理层辛辛苦苦地向新闻界解释。

5月26日对股市的行政干预，客观效果与主观初衷未必一致。笔者认为，今后此类干预，不可心急喝烫稀饭似地拿出。正式出台前，先作为动议，在报纸上让众散户讨论讨论，看他们要不要这种“保护”。其实，这种讨论本身，就足以惊心

动魄，足以达到既降温又不乱套的效果。

那种文化广场设摊只迎卖不接买的单向大流动措施，虽然马上声明不是为了压价，但在老百姓看来，却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如果开了1万平方米的场地只迎卖单，也该相应地开出几千平方米的场地接一接买单。否则，大家都卖，卖给谁呢？

(1992年6月3日)

“利空”兑现，变成利多

在做了整整一周的极充分的准备之后，1992年6月9日，文化广场重新设摊迎接散户委卖。这回秩序井然，一系列措施都十分合理：广场限定每天进场2000人，只接散户卖单（每次卖50股以下者，视为散户）；对未领到当天入场券者，发给以后日期的记名（以防转卖）入场券。广场内用广播通告当天最新行情。

1992年第23个交易周（6月1日至5日），前三天劲跌，后两天小幅回升。前三天的跌，是因为6月1日流产的广场“大卖盘”蓄而未泄，余威镇魄。后两天的涨，是因为有机构和个人大户，在股价接近惜售心理价位时，看准入货。6月8日沪报公布了次日广场设摊新方案，股民反而如吃定心丸，行情基本走平。由于多方大中小户中的想当然者，都想在广场设摊这天抢便宜货，也就不可能有太便宜的货。6月9日重新设摊这天，所有沪股全面涨升，各涨1%至8%不等。

上海5月26日的降温措施，与深圳1991年11月中旬的一些措施，不无相像。在此沉重打击下，两地个人大户的应变策略有所不同。1991年11月的大户采取落荒而逃之策，股市从此“温吞”了四个月。1992年上海的个人大户，早已受过深圳股市战火的考验，临危不乱，笑迎良机。不在激流中弃船

跳水而逃，而是避礁顺水前行，且不忘水中叉鱼。危机有时就是良机。危机只有对失败阵亡者，才是真正的危机。

广场重新设摊这天，沪股全面涨升，虽使一些想当然者大跌眼镜；但真正戴眼镜的上海知识界个人大户，并不跌镜。料定最恐怖的时刻，不在大拍卖开张以后，而是在开张之前。也就是说，6月9日设摊，恐怖气氛若存在，该体现在6月8日。8日一些股票在微涨中交易量明显萎缩，已显示卖方胆小者早已抢在最高价时期和最低价时期痛快出货，剩下的大多是“横竖横”不愿贱卖的。6月9日广场设摊，散户委卖者并无预料的多，连当天入场券都没用光。

(1992年6月10日)

股价趋稳,民心趋平

一

“联纺”公司的一个下属厂，1992年6月11日晚发生火灾，500多名消防官兵扑救3个多小时才扑灭。此灾使该公司股票次日暴跌。12日205元开盘(11日收盘237元)，卖盘如倾盘大雨；接盘也大如收灵之魔袋，这天成交10万多股，是上一天的5倍，尽管扳回到228元收盘，仍名列当天跌幅最深之榜首。火灾虽可悲，此跌却可喜。可喜有三：其一，反映了股民对股票发行公司盈亏益损的重视，已把股值大小与公司净资产相联系，且反应极快；其二，总有高人一筹者棋高一着，火灾的直接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承担，火损之厂也干脆弃旧迎新，迁浦东新厂区重建，于是有人“危难之机见精神”，敢吃股票共患难，吃完抹抹嘴巴，大谈“好股难得价廉，跌够了不吃，更待何时”的吃理其三，“联纺”在连续两周的箱型盘整中，火灾暴跌也不过是跌到几天前的箱底价，且箱底弹性十足，当天落至箱底，当天一弹而上。

二

1992年第24个交易日(6月8日至12日)，在盘整中成

交笔数、成交股数、成交金额都比前周增加。除了“大飞乐”、“小飞乐”、“延中”微微盘跌，其他各股（包括遭受火灾的“联纺”），都已呈微微盘升态势。6月14日，有人乘微势而造大势，故意拉高，意欲突破箱顶，结果使“二纺机”、“异钢”的上影线之长，数倍于实体，拔苗助“涨”，徒劳而返。15日，此故技又在“联纺”上演（开221元，收228元，当天最高279元）。其实，股价趋稳之时，炒手强暴股价，只能自败炒手自身。16日“联纺”收229元；微微盘升就是微微盘升，不可强来。

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1991年11月中旬深股暴跌，还是本月初的深股急转弯，都有一小批沪民提前得到“消息”，逃得比深民还利索。回头乘低吸纳，也吸得又稳又准。当然，拥有深股的沪民，绝大多数闪避不及，只好长期抗战。

在股市运动战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为自己留下进可攻、退可守的进退两路，在成为股票大户的同时，仍然是银行活期存款大户，股价高涨股票获利，股价暴跌则新资伺机入市。让股票和资金互相保护，以防股市不测风云。

上海证券交易所近期又为股民做了一系列好事实事，电脑交易配对效力成倍提高，新的证券网点也似雨后春笋，陆续冒出。在一个作战效力更高、回旋余地更大的下半年上海股市，比智力、比财力、比魄力，终将胜过比“内部消息灵通”。

（1992年6月17日）

“大飞乐”权证的泥潭

1992年“大飞乐”老股东获得的增资配股认股权证，是上海的第一只可上市交易的认股权证，可交易期为6月8日至7月7日。其量为243万股。由于此物新鲜，一批炒家，在上市首日就积极吸纳，意欲逐日炒高。结果被套得很惨。6月8日开盘118元（曾有人发疯似地把它拉高到539元，而当时“大飞乐”股票的最高价才181元），以后逐日盘低，12日97元收盘，19日95元收盘，23日93元收盘。至此，权证已换手百万股以上。

使权证炒手大为懊恼的是，炒手吃多少，国家股权证就闷声不响地涌出来喂他多少。国家股权证高达157.3万股，同原个人股权证21万股相比，7倍于后者。个人炒手炒“大飞乐”权证，滚滚炒资，如入无底之洞，越炒越冷，越炒越掉价。炒手常愿“行家不如炒家”。当国家请行家指导国家股权证的运作时，那就不是什么炒家不如国家的问题，而是炒家瞎炒只能屁滚尿流的问题。

“大飞乐”权证的价格稳稳地有节制地走低，也拖累着“大飞乐”股票共同低迷。随着权证交易截止期7月7日的逼近，有些只想炒证而不想用证吃股者，只好认赔贱价脱手。所以玩“大飞乐”权证，越到晚期，就越是玩得心跳难以正常。

“大飞乐”公司在5月28日增资配股公告之前的5月29日，另有一个公告，十分有趣，号称原国家股计算有误，应把国家股本1241万元修改成1573万元，其余法人股、个人股不变，股本总额相应地从2101万元修改成2433万元。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创举，看得上海股民目瞪口呆。这种说变就变的股票，其权证的魅力也就大打折扣。

(1992年6月24日)

避开“决战主力”，包围“小股敌人”

上海目前 13 家上市公司 (13 只 A 股, 2 只 B 股) 中的 7 家, 于 7 月 6 日公布了《1992 年中期财务报表》。这 7 家中的“申华”、“兴业”、“爱使”、“小飞乐”的上半年每股税后利, 都超过了 1991 年全年的每股税后利。报表公布之日, “申华”、“兴业”分别上涨 29% 和 13%, 分别突破 500 元大关和 400 元大关。其余 3 家, “嘉丰”、“异钢”、“大飞乐”的上半年每股税后利, 比 1991 年同期也有所增长, 但与前者差距明显。“嘉丰”当天跌, 次日更是跌破 200 元。另外 6 家的中期财务报表, 有待公布。

炒“大飞乐”权证者, 在与无声奇袭的国家股卖方交锋后, 痛定思痛, 改变策略。一方面“围魏救赵”, 靠慢慢拉高“大飞乐”股票, 来抑制其权证的下滑, 何况卖方认真出货也不希望越卖越贱。7 月 7 日下市终盘价虽无上市首日开盘 118 元之高, 也总算在 98 元价位夺回了面子, 减少了损失。

吃堑长智, 炒手量力而行, 避开国手国脚, 专找没有国家股的股票, 尤其是小盘票, 下嘴猛吃。于是毫无国家股的“兴业”、“小飞乐”, “爱使”、“申华”首当其吃。吃高之后, 何日换嘴调调口味, 其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的游击战术, 令“正规军”也难摸头脑。

(1992 年 7 月 8 日)

各就各位,各自为战

1992年7月20日,上海继续公布一系列“股票上市报告书”,其中不仅有第二批新股中的“氯碱”、“联农”,“金陵”、“胶带”,“中纺机”、“龙头”、“电器”、“新世界”,还有沈阳的“金杯”。在购股选择余地即将扩大数倍的新局面来临之际,人们不敢把子弹(资金)打光。已经打完的,不惜低价抛股,换取子弹,以免日后眼睁睁看精美猎物眼前晃过,无弹可打。

于是,沪股一软再软,7月20日上证指数跌破1100点,21日续跌。卖方或出于恐慌之情,或出于打压之意,或出于调集资金头寸之需,非卖不可。买方或为了继续观望,或因为天气酷暑不想上市场,可买可不买。

部分炒手犯书本教条主义而连称“看不懂”的行情,在行家眼中,实为自然而然。如“二纺机”从6月8日至7月10日的股价,连续5周的盘整,似乎“已经稳如地平线般地盘实”在250元之上,却很快对不起一片叫好之声,7月21日打地洞式滑至231元收盘。其A、B股发行总量之大,被沪民喻为继“真空”之后的又一艘航空母舰,舰上“国家正规军”(国家股)静如大佛,令人敬畏。除非人气极旺,“重奖可见”,才有大批勇夫敢于冲进围吃。

近日上海各证券网点,顾客已不那么拥挤,相对宽松。在

体育馆发放的袖珍收音式股票信息机的购买预约券，引来2万多人的排队，当场有人敢把2元一张的预约券以100元一张倒卖，公安特警当场扭获“倒爷”7人。

信息机启用后，持有者可在家、在单位听即时行情，不必为知即时行情而非跑证券网点不可。股市人气将不会误以为热而发生热循环。人山人海臭汗烘烘的观股场面，将被更文雅的气氛代替。股民在家、在工作岗位，犹如“地道战”躲地道之中，暗暗瞄准之后，悄悄扣动扳机。那时股市若突然人多，才是水分较少的真正买气或卖气。

(1992年7月22日)

层层设网，步步经营

1992年7月24日沈阳“金杯”上市，首日曾从120元开盘冲至164元收盘，此后“沉沉体重，天天向下”。至8月3日跌破120元，收盘于118元。笔者从各证券公司每天贴出的成交记录单看，已有一些大户、小户不动声色地“刮进”（买进之意）。

当然，大多数沪人认为该股盘子太大，原始股民又是面值买进，如今恐怕卖盘太重，再加上近期市场人气一直飘忽，也就慎之又慎，不太敢碰。上海新手更是比较迷信“炒”字，问：“介大盘子，哪能炒法子？”

据笔者观察，把“金杯”当“螃蟹”，大胆吃螃蟹者，已把计划中的第一道捕蟹网设在120元，进行试探性捕捞。由于南涌入网之蟹太多，蟹挣网破，跌破120元，捕蟹者顺水捉蟹，瞧它退到115元，又捞之。从8月4日的行情看，上午“金杯”落到115元至116元区间，都被人毫不犹豫地刮进，下午收盘于118元。如果第二道网也破，那么第三、第四道网已在110元、105元价位，严阵以待。

“金杯”的业绩与“二纺机”相近，因为总股数是后者的两倍，目前市价便只有后者的一半。少数人果断大吃，大多数人坚决不敢吃。

毕竟“金杯”在上海市股票中，只能算是业绩居于中游。由于物不丑而价不贵，设网者免不了边捕边吃边吐壳。所捕之蟹，有的短线烹炒，有的长线豢养。前者机会越多，后者成本越低。可谓“层层设网，步步经营”。

(1992年8月5日)

丢盔弃甲,转移阵地

一

上海新股认购证 1992 第三次摇号于 7 月 25 日揭晓,中签率达 11.6%,共有“望春花”、“三爱富”、“新锦江”、“广电”、“爱建”5只新股。第四次摇号于 8 月 10 日揭晓,中签率 15%,这次发行 7 家公司的股票:“沪昌特殊钢”、“申能”、“国嘉”、“原水”、“黄浦房产”、“国脉”、“南洋国际”。至此,1992年共发行 53 家公司的新股。这第四次摇号,摇得太急,每百份联号认购证,又需购股款 1.6 万元左右。而第二批新股该上市交易的,至 8 月 14 日才上来第 3 只。逼得筹款购新股者,只好贱卖已上市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股,成了沪股步入熊市的诱因之一。

认购证里第一次摇号中签的,都在第二次摇号里继续重复中签;第四次摇号中签的,又全是第二次摇号里中过签的。反复中签的人们,不惜跌势中杀出前股购后股。令始终不中签的持证者(每百份里有 39 份左右)感慨万千,这么快就全年摇号完毕,对惩戒认购证黑市,略有速战速快的味道,让那些敢在黑市数千元一份买进不中之证者,迅速捧上一个教训。

二

1992年5月26日上证指数从1400点以上暴跌之后，两个多月来，跑短线者越跑越亏（大户室里的个人大户，有亏数百万元者）。眼看指数有可能跌破1000点（股评界认为跌破1000点，意味着上海熊市终于被证实），很多大户断臂抽钱而退（沪人自嘲“忍痛割肉逃命”）。逃命之后又通过周末各种股市沙龙、股市讲座，宣传逃命的必要性、及时性和不逃命的严重性，终于培育出恐怖气氛。8月5日上市“中纺机”，管理层并不希望股民集中在首日抛售，事先宣传：法人股暂不上市，只上市个人股。言外之意，不必着急。股民心理却是：又没说法人股几月几日之前不抛，等于告诉你这个炸弹暂时不响，何时会响不得而知。于是，“不乘法人股未抛之前先抛，更待何时”成了沪民的共识。欲接盘者，也想：等法人股轰出来再吃，也不晚，除非现在就很便宜，稍微吃点也罢。结果，“中纺机”股价之低，成了本次熊市的催化剂。它与“二纺机”，两者B股之价几乎相同，A股之价却相差一小半，此后连续几天“中纺机”步步向下，手拉手把“二纺机”等第一批新股拉下深渊。再加上第四批新股8月10日摇号催命，当天下午，上证指数跌破1000点，在965点收盘。11日继续暴跌至864点收盘，几乎只只股票都一天跌价10%左右。至此，沪股“牛市永不落，熊市不会来”的神话，被大驾光临的熊黑，一掌打飞。

三

一些精明又洒脱的上海股票投资者，已经提前实施下述

做法：舍得低价抛股，去吃更优更惠而又偏偏更低价之股。这种做法，在牛市中会踩空，抛此股换彼股，抛时此股价低，抛后此股价升，彼股更是价高难追。而在熊市中，抛此低价吃彼更低价，笃悠悠调换品种，让手中的股票，越换越好。

8月10日以后的连续暴跌中，每天跌去数十元、上百元的股票，历历在目；有的股票相对跌幅较小，每跌几元，就有一道统吃统收的拦截线，这个机构资金耗尽，又有那个大户扑上枪眼，肃穆壮烈。1992年沈阳“金杯”，也学1991年深圳的“宝安”、“金田”等公司，在上海大报大登非销售性的广告：“向上海各界人士致意！”吃其股而暂时被套者，颇有此地受伤得到远方慰问之感，效果奇好。也有不少沪人，从沪股抽资，续追深股。更多的持币者，眼盯已上市、未上市的沪股，等待机会再说。

(1992年8月12日)

亡“牛”补牢,追救得当

一

上海 A 股如果陷入熊市不能自拔,股民丢盔弃甲,仍有转移作战的回旋余地。但有关方面却比百姓更怕熊市,因为 A 股的不幸,将使老外对沪股闻风丧胆,上海 1992 年庞大的 B 股发行计划将陷入任凭老外随便杀价的困境。早在 8 月 6 日,管理层已召集众机构要求共同托市(从此静悄悄不再喊“禁止大户联手”)。不料,第四次摇号造成 8 月 10 日至 12 日的股灾暴发,害得遵命托市的机构纷纷被套牢,自嘲“自己喂自己吃药”。于是,有关方面驱熊追牛,解救被套机构于苦海,也就义不容辞。

部分股民如孔明再世,料定 8 月 17 日将有良好政策出台,就在 8 月 12 日的熊谷,豪迈大吃低价股,造成当天成交股数之大,创上海证交所开业以来的最高纪录。果然,17 日管理层宣布采取“新股上市,半月公告”制度,同时宣布 8 月份还将上市的 A 股,只有“永生”、“胶带”两家小小规模的个人股(其社会个人股都只有 50 万股),分别在 20 日、28 日上市。于是十分明显,半月之内没有“涝灾”,无需“逃荒”。股民奋勇入市,当天把股价指数从上一天 859 点抬至 940 点。

二

上海相当一部分股民已认识到：光有牛市没有熊市，简直是光吃甜不吃咸，腻味。难得遇到飞沙走石短期光顾的巨熊，令人精神一振，胃口大开。时势出富豪。同样的机遇，也让一部分过于惊慌者、过于贪婪者大倒其霉。笔者天天观察各证券公司交易大厅内的众生相。一些遇“灾”慌不择路者，贱卖之后想以更贱价回购原股，只见每日行情都没达到他意中“该贱之目标”，于是天天光顾股市，天天口吐怨言。也发现另有极个别人，梦财成痴，以股票面值为价，填单委购，忙得汗流浹背，白白辛苦。此乃过于贪婪的小气量者，硬是自我“严格要求，孜孜以求”，连续错过入货良机。

8月沪股来势凶猛、去也迅速的“龙卷风”，把许多不成熟但能成熟的股民，进一步锤炼成熟；也把永不识水性者，以惊涛骇浪淘汰出股市。有人12日哭卖股票：“这辈子再也不玩股票了！”8月18日又心痒痒乱问：“现在我该吃什么股票好？”

三

上海股市管理层为上海股市的正常发展护航，本周股市显示进入价格上下反复而成交量很大的鹿市。8月1日以来天天排长龙敞开办理的新股票帐户，本月下旬陆续拿到手，初生牛犊们手捧崭新的磁卡帐户，兴奋入市，跃跃欲试。

上海老手以上海速度打退巨熊，反弹之快，幅度之大，令上海跟风者晕头转向，醒来已是望尘莫及。有的跟风者紧急

抽回深股资金，因交割周期长，远水到位，人已渴昏，吃不到熊谷沪股，反而弄得两头尴尬。

从8月12日瞬间最低股价指数500多点，回升到18日上午的1000多点，屈指可数短短几天，反弹翻番，中午前获利回吐。股价忽上忽下，错落有致，回跌股似在向不敢追高的股民频频招手，美滋滋苦辣辣地诱着你：吃？不吃？让许多人心里捣鼓。

(1992年8月19日)

为求股市匀称美，也讲苗条在节食

一

上海股市管理层为了稳定股市，现决定A股新股上市，每周只上一只，且只上社会个人股部分。而且规定，新股的发起人股两年内不得上市，内部职工股一年半内不得上市，新股的社会法人股年内不上市。

至于每周上什么新股，决策者十分慎重，相当讲究。生怕胃口未大开之时，喂人盘子极大股票，造成消化不良甚至把股市噎坏。近期上市的大多是盘子较小的股票。1992年9月2日，上市首家商业股“豫园”（个人股158万股）；9月10日，将上市盘小绩优的工业股“丰华圆珠笔”（个人股60万股）。

二

“豫园”股票的上市，是令上海股民极为瞩目的大事。它“今生今世”，算是一只新股。可它“前生前世”，也曾是一只老股。它这老股重新投胎，出世变新股以后，在沪股熊市环境中是何命运，令各种老股的持有者、各种新股的持有者，肃然凝神。作为老股，它是唯一有过万元以上收盘价的王子股。它

的沉浮,对整个上海股市,有牧羊犬率领众羊的管帮带作用。

6月14日,每1股老股(“豫园商场”)拆10、送8、配12,变成30股新股(“豫园商城”)。6月12日老股的终盘价8853元,相当于新股的327.10元,5月上中旬以5000元至6000元买进老股者,其新股的成本价在199元至232元。5月25日以最高的收盘价10009元套牢者,其新股的解套价在366元。

三

“豫园”上市前,8月24日至9月1日的连续7个交易日,各种沪股都存在强大卖压。有不少大户(包括机构大户),为在日后能吃到尽可能便宜的好股,不惜以持续多日的做功,造就一个低价环境。等自己吃够廉价好股之后,再在未来的升势中获得厚利。

根据“永生”股上市首日(8月20日)开盘价偏高(290元),此后几天越走越低(次日285元,第三个交易日266元,第四个交易日256元)而能带动整个股市下滑的经验,有人在8月28日上市的“胶带”上动足了脑筋。

根据“胶带”的盘子大小、赢利能力与其他同类股的横向比较,上海大多数股民认为该股的当前心理价位在140元左右(事实上,后来的8月31日、9月1日,该股都收盘在140元)。然而上市首日开163元,收161元,以巨资托盘一天,然后松手不托,令其“开高走低”,影响、拖累并夯实整个股市的股价。

尽管上海已经采用了“新股上市的头半小时,以集合竞价确定开盘价”的较合理方式,但是,众小户众心所趋之报价的累计股数,若不敌机构大户的“愿高价买”所报巨额股数,便

产生高价开盘。反之，机构大户的“愿低价卖”所报巨额股数，也能造成低价开盘。机构大户及其跟风者在8月28日吃进14万股“胶带”（占当前该股可流通量的三分之一强），该“欲做空，先做多”的群体，与次日收盘比。此项表面亏损达280万元。其实真正亏损没这么多，一方面次日开盘乘高出昨日新购之货，日后打压到140元以下再回拉一个差价。就算此项真亏，也是以自伤行为，达到了“先不利己，更不利人；结果利己，也很利人”的目标。

（1992年9月2日）

股市虽有沉痾，并非不治之症

一

1992年9月2日“豫园”上市，很多人预言：如果开盘350元往下跌，属开高走低；如果开盘300元往上升，属开低走高。结果，事实上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开低走更低。开盘300元之后，曾瞬间走高到325元，当天下滑到259元收盘。第二天有人把开盘压在245元，进一步创造恐怖气氛，众散户夺路而逃，续跌至229元收盘。一些业绩不如“豫园”的股票，价格却大大在“豫园”之上，眼看着“豫园”落难下水，自知自己在岸上也难以久立，与其被动地被他人推落，不如自己主动抢先跳下，好见机返身打捞一个差价。于是出现了一场持续多日的大水花跳水比赛。所有的股票共同赛跌，看谁跌得最快。9月4日、7日、8日，“豫园”跳水后闷水下潜，收盘跌至219元、185元、168元。跌幅之大，使一些人精神失常。一些在失常边缘者，只痛喊：“抛！逃！随便什么价格，快抛！”一时间股市流言如是：“旧社会良家女子被人摧残，自暴自弃，为免‘独身’套牢，急于胡乱嫁人，不过如此。”

不惜任何低价急抛绩优股者，心存如下假定：等跌到谷底，发生水平横向盘整时，再回购不迟。其实这个假定并非永

远成立。有的股票会横向盘整整个没完没了。但也有一些绩优股，人人都想见底时立即抢先回购，于是也就消灭横向盘整，其股价，像战斗机，俯冲而下，扫射完毕，拔地而起，复入云霄。一切整理过程，都在V字形的下降、上升历程中痛快完成。基于这种认识，在各股下跌过程中，眼看散户互相跟定穷抛，大户已经在分批择优择廉地吃进心目中的好股。不过，现在的上海股市，熊气仍很浓郁。

二

令上海股民汗毛倒竖、如剑悬顶的，是社会法人股到了1993年的什么时候会洪水决堤似地上市卖出？迷信者怕僵尸厉鬼，都没上海股民怕法人股更怕。要恢复上海股民对股市的信心，就不能让法人股威胁个人股，也不能让已吓软腿的个人股拖抱着法人股共同淹毙。为了避免公股大宗买卖对个人股小额买卖的剧烈冲击，避免由此出现的人心逃散，该让国家股、法人股等公股，只能在国家与法人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交易。让它们股价或相近或相远，在市场中变化得更自然。

(1992年9月9日)

虽有病态,不是家丑

1992年10月29日,在北京《证券市场》杂志上海记者站举办的题为“上海股市的症结和出路何在——股市应否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上海股市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股灾式暴跌,而且在“十四大”召开期间跌得更厉害,不断创出新低点。尽管上海的新闻媒介作了低调处理,甚至让原先每逢周末必发股市评论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在10月24日(周六)和25日,都对股市连续一周新的一轮暴跌不作任何评价,但上海股市26日和27日,继续全盘下跌,上证综合指数跌至450点。1992年5月25日收盘价2510元的“电真空”,10月27日跌至480元,短短5个月,暴跌81%,可谓惊心动魄!我认为,这里面有几点值得吸取的教训。

教训之一:没有必要搞什么低调处理。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遇到过股价暴跌,这是前进中的意外困难,不是什么家丑。即使是台湾的《中国时报》10月16日第10版有篇《十四大召开,股市未捧场》的文章,也还是对大陆政府正确领导下的大陆股市的长足进步,流露着敬意。上海股民也都很清楚,党的“十四大”是股市的利好刺激。股市之跌,完全是别的原因(如“电真空”预案事件、“七日之限”事件等等)。上海绝大

多数股民能够在这场股市暴跌的残酷洗礼中，“不相信眼泪”，更相信自己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

教训之二：藏富于民，民富才会真正国富。前一阵子，老百姓投资股票，发了合法之财，却惹不少人眼红。这次股价暴跌，使很多股民煮熟的鸭子又飞跑了，对股民不利，对证券公司也不利。目前上海A股跌近发行价，B股早已大幅跌破发行价。导致上海今后B股的发行严重受挫，新的A股发行计划也大大受到影响。一些股民说：这次暴跌是好事，相当于母亲怀抱中的婴儿生了一场重感冒，从此母亲对婴儿更注意温暖，更注意喂养。有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已经认识到：国家发达，公司发展，股东发财，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事。

教训之三：香港以前曾经在股价暴跌时乱了方寸，推出的限价停板之举，导致股市更深更长的危机。后来深刻反省，悔不当初。我们上海股民希望政府能够镇静地不去明显地干预股价。那种“七日之限”，虽出好意，意在保护股市和股民，效果却适得其反。千万不能走回头路，别搞什么限价或停市，否则，因政策多变而引起股民恐慌，后果更加不堪设想。要跌就让它跌个干脆，起死回生也就比较扎实。政府对股价高低可以不必太介意，但对某些股份有限公司无视股民利益的行为、公司内部机制不规范、股东大会不规范、财务报表不规范等问题，则应严加整顿和监管。

(1992年10月29日)

唇齿相依，同舟共济

——深圳股友与上海股友的热线电话

(通话时间：1992年11月10日下午。这时，上证指数跌至400点收盘，创出新低点。通话达半小时之久，以下是部分内容。)

深：近来，深圳的一些股市评论家发表文章，认为深股“仍会继续走低”。我已经把深股资金全部撤出，可是散户买入近期相当踊跃。你看了那些文章吗？

沪：拜读了好几遍。对深圳股市目前的状况有所了解。

深：现在我的资金想找出路。我想暂时去沪抄底，但时间不敢太长。一旦深股底部形成，再从沪股抽回，重返深股投资。你觉得怎么样？

沪：这有一定难度。目前沪股风浪比深股大得多。1992年深股是从“热”走向“冷”，跌也不像上海这么厉害。沪股则是从“天上”坠落“人间”，经常性地一天暴跌10%以上的幅度。事实上，1992年早些时候上海人44元卖深股“发展”，表面上漂亮，但抽出的资金一投进沪股，亏得比“发展”跌到37元更惨，还不如捂住“发展”一直不放，损失反而小些。据说，前几天有个深圳人想抄“电真空”的底，他欲吃先炸，11月5日以470

元价格抛出1万股，满以为“电真空”要被他炸下来，没想到这1万股“电真空”出去后烟也没冒一点，反而价格又回到489元，使他一下子损失十几万元。但他以为不管情况如何，至少“电真空”底部到了，因此6日又重新在489元吃回。但是，10日“电真空”又跌到453元，惨不惨？当然，上海股市捉弄上海人或深圳人，那是一视同仁的。上海股民是很欢迎深圳人来助上海人一臂之力，上海人光凭自己的财力走出熊市，看来有点困难。

深：就像1991年9月上海人抄了深股的底，现在我也想抄沪股的底。有来有往。沪股反弹，也可以使深股回暖。上海股市是不是已经跟1991年9月深圳股市很像了？

沪：有点像。但不知是更像1991年7月、8月的深股还是更像1991年9月的深股，就吃不准了。上海人目前持币空仓者太多，这跟1991年8月、9月的深圳很像。最近，沪股每逢暴跌，很多股民喜形于色，喜跌不喜涨，反映了上海人的过于精明，一方面想吃最便宜的，一方面又怕自己资金踏空，每当看到股价走稳或上升，就惶惶不可终日。这可能是上海进入熊市末期的表现。

深：沪股9日与10日两天，一下子从457点跌到400点，是什么原因？

沪：这跟8日认购证新股交款截止时，发现果然有很多人放弃了某些新股的认购权有关。这使有的人担心有些新股上市会不会瞬间跌进发行价，于是过分地恐慌。今天，不少上海人认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已经在股价上发生了“接轨”现象。13日要上市的“氯碱”，发行价54元。11日，54元以下收盘的股票有：“电真空”（453元，相当于拆细后45元多）、“轻机”（45

元多)、“嘉丰”(46元多)、“中纺机”(51元多)、“金杯”(52元)等5种。值得注意的是，“延中”和“大飞乐”9日分别跌到60元多、61元多，10日整个股市继续暴跌时，它俩都稳稳地收盘在60元多。这两只股票的发行价都是60元。这也许意味着：二级市场人们所以肯断臂，是怕股价跌到发行价，如果在发行价以下断臂，而市价又重返发行价以上，后者小亏比前者大亏更窝囊。如果“氯碱”走在54元稳住或走在54元以上，这对有些质地比它好而价格比它低的股票，会有向上刺激。若是长期投资，沪股企业平均素质不如深股企业。也有一些上海人愿陪伴深股沉浮，两边保留筹码。

(1992年11月11日)

四两拨千斤，托市策略谈

——投资大户和投资顾问的对话

（对话时间：1992年11月17日晚上。这天沪股上午跌下去，下午回上来，上证综合指数收盘在393点。以下是对话的部分内容。

大户：上海的一些机构投资大户，在托市时，往往步调不一致，甚至互相混战以致多方主力、空方主力两败俱伤。混战时该注意哪些问题？

顾问：多方不可孤军死守某一股票的某一价位。如浙江公司曾在11月9日整个股市的暴跌中死守“凤凰”105元高地，不论卖方报价多低，其买价屹立在105元巍然不动，以致当天沪人6万多股倾销给它，吓得第二天赶紧撤防。11月17日“凤凰”89元。各股有明显的比价关系。另一只在沪上市的外地股票，也有数家机构做多，但不死做，很重视各股比价关系，顺流而行，逐步逐步改变原先的比价关系，使它的股价从原先的倒数第一，慢慢变成倒数第四、第五，然后歇一口气继续努力。机构托市，讲究有利可图，无可非议。“氯碱”以发行价54元开盘之后，抛单仍不少，原先说托的公司，有意不托，先看看恐慌性抛售到底会把股价压到多少，看准了之后，在50元左右谨慎吃

进，等条件成熟时，再看是否慢慢托到 54 元，让这个价位以下瞎抛乱逃的人后悔后悔。实力雄厚的国营财政公司，前周就在托“延中”、“大飞乐”的 60 元发行价，11 月 16 日眼看“氯碱”发行价不设防线，为防备“延中”、“大飞乐”的空方倾销，先上午撤防，让恐慌性抛单抛个够，让散户们自建“食物链”和生态平衡。眼看两股全天最低价在 57 元，在收盘前才把它俩 57 元至 60 元的卖盘一扫而光，两股收盘都在 60 元。不硬托，适可而托。托是为了股市不致于“坏死”，也为自己吸够低价浮动筹码。

大户：11 月 17 日有散户企图钻机构大户的空子，知道“延中”、“大飞乐”可能上午低价而下午可能会被“收上去”，于是不少散户聪明过头，填了两张单子：上午填买 57 元，同时填卖 60 元（股票帐户里已有昨天以前买进的股票库存），以便自己啃吃差价后埋伏着让机构下午来“收尸”。机构偏偏让散户这种门槛太精的跑差价算盘落空。没想到 11 月 17 日偏来个两股都收盘 59 元。

顾问：各家机构托市，对股票明显有着选择性。一是托股价已跌进发行价的，等于老百姓把认购证倒贴白送给机构让机构去认购原始股。二是托每股净资产高、每股盈利稳定增长的股票，风险相对小些。三是托不受关贸总协定冲击的一些第三产业股票尤其是一些绩优股（包括潜在的绩优股）。实际上只需要托少数几只股票，其他股票会按比价关系自动排队。即使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托得住全部股票，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让一些内部混乱的问题股，沉入股票比价关系的底部，有利于层次分明，引导广大股民建立起最佳股票的中长期投资意识。

（1992 年 11 月 18 日）

魂在月亮,下望沪股

一

沪外人玩沪股,未必就比沪人玩沪股逊色。就像1991年9月上海人玩深股,比深圳人玩深股,还要妙。当时,每股3.60元的“宝安”股和14元的“发展”股,深圳本地人不敢吃,上海人研究了这些公司的素质后,大胆吃进。深圳那边在排队卖出深圳的股票,上海却在排队买进深圳的股票。深圳人在深股熊市交接的底部,身在底部不知底,却被上海人远距离地感觉了出来。

我可以打个比方,在海水中看海水,与在飞机上看大海,哪个能更清楚地看清大海的全貌?如果说上海人是在上海股市中展开肉搏战,那么济南股友就是远远地用望远镜加大炮,瞄准上海股市,谁的战果更辉煌?这样想,是要树立必胜的信心。信心是股市中取胜的基本保证。

我作为上海人玩上海股票,为了克服人在海水中看海水的弱点,常常想象自己从月亮上看上海股市,想象自己是个外地人,站在外地看上海股市。事实上,我是从浙江考到安徽,从安徽分到上海,然后扎根在上海的“移民”。我爱上海股市是一种很冷静的爱。我对上海股市缺点的猛烈抨击,一年来

大量地发表在深圳。我欣喜地看到，1992年上海股市在大家的鞭策下成熟很快。

沪股从天上回到人间，暴跌了70%以上，吓得很多上海股民，可能会身在沪股谷底不知底。最近，深圳股友在和我交谈中跃跃欲试。说：“就像1991年9月上海人抄了深股的底，现在可能轮到我们来抄沪股的底。有来有往嘛。”

二

至笔者写此稿之时(11月23日)，上海人持币空仓者(前一阵子卖光股票现在捧着现金仍然不敢入市的)太多。沪股每逢暴跌，他们就喜形于色，喜跌不喜涨。这反映了上海人的过于精明，一方面想吃最便宜的，一方面又怕自己资金踏空，每当看到股价走稳或上升，就惶惶不可终日。这会不会是熊市末期的表现？

12月份，上海股票的每股面值将从10元拆细为1元。原来每股市价几十元的成了几元，感觉上每股价位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国家似乎在为鼓励股价的回升而创造条件，帮助股民克服畏高心理。当股市不升对国家的不利更甚于对股民的不利时，就是股市该有转机了。上海A股不走出熊市，上海向海外发行新的B股就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难事。

(1992年11月23日)

鸣锣开道牛戏熊

在 1992 年 11 月 20 日上海股市全面复苏之前，华南、华北、华中的一些大户和上海人切磋入沪抄底的时机和围吃品种，其胆魄令人刮目相看。11 月 10 日收盘时，上证综合指数落在 400 点，很多上海人在担忧指数跌破 350 点的可能性时，外地人却信心十足地向上海人请教年内回升到 700 点以上的可能性，不得不使我大吃一惊。

11 月 11 日我发给深圳的定期观察报告，题《唇齿相依，同舟共济》，向深圳股民的资金入沪抄底，发出邀请。17 日继续向深圳报告《四两拨千斤，托市策略谈》。23 日外地资金通过外地公司、上海公司流入并包围上海股市的战役打响。海外一份一向消息较准的报纸，早在一个月前就报道过：来自中国北方的静静包围上海股市而当时按兵未动的资金，高达百亿。看来这笔资金已逐步显示其威力。《壹周投资》有篇文章通过准确的计算，曾敏锐指出：沪股熊市不是资金不够，而是沪民心理出了障碍。

为了瓦解空头主力，这次多头战役的战略部署，十分完美。先让两只新股“联农”、“冰箱”不断向上突破，让头几天抛该股者彻底心疼，让 12 月三只新股的上市绝对成为利多因素，有力地团结了认购证大军，使之不入空头军团。同时网开一

面，“金杯”、“氯碱”等股票在战役打响后的23日、24日仍处于很低的价位，给空头主力投降并转化为多头，留一条共同致富的出路和捷径。

11月24日，我继续向深圳报告《夏天降温迎熊至，冬天回暖请牛来——空仓户与满仓户的辩论》。认为5月26日开始、11月20日结束的上海长达半年的熊市，是不知不觉开始、不知不觉结束的。政治稳，经济好，熊市没有理由迟迟不肯告一段落。何况，当股市的疲软，对国家经济的不利，更甚于对股民的不利之时，股市便已经充分酝酿了向上突破的能量。

上海股票的拆细，是绝对的利好刺激。每股几十元的拆细成每股几元，跟深圳“宝安权证”是同样的价格数量级。等于是帮助股民克服恐高症。股价再不回上去，谁比谁更发急？要向海外继续顺利发行新的B股，必须要有健康、生动、活泼的A股市场与之呼应。

人民币如果继续贬值，也使股票空仓户比股票满仓户更难受。假定人民币贬值一倍，那么股票的每股净资产通过公司资产重估就上升一倍（如35元资产重估，应变成70元）。而空仓户手中的人民币，1万元就只有5000元的购买力了。人民币与美元比价的价格走势，明显对债券和银行存款不利，而对刺激股市上升有利。

（1992年11月26日）

牛市之中,仍有风浪

上海股市 1992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曾在 720 点左右徘徊 3 天。3 日,一举冲破 800 点。然后在 800 点左右徘徊了 3 天。乐观者对盘整以后冲向 1000 点的呼声很高。悲观者认为退到 400 点不可能,退到 600 点危险不能排除。12 月 3 日“嘉宝”上升太急,带动整个股市急躁冒进,我认为是个危险信号。不能排除有人要提前获利了结。甚至可能已经有人故意拉高 12 月 2 日、3 日、4 日上市的“金陵”、“嘉宝”和“轮胎”,造成新股高开走高而带动全体老股继续上升的气氛,其实自己只不过用少量资金买进新股,却大量脱手各老股,达到股市平稳中顺利出货的目的。

1992 年 12 月 7 日管理层搭配着宣布一条“利坏消息”(1993 年 1 月份 5 只新股上市)和两条“利好消息”(12 月 11 日开始,10 万新户头可领取 11 月份登记的股票帐户磁卡;12 月 10 日,几乎所有沪股都拆细为每股 1 元面值)。1993 年 1 月 5 日、6 日、7 日、18 日、19 日上市新股“复华”、“水仙”、“申达”、“电器”、“新世界”,按拆细算,前 4 只 1991 年每股税后利都在 0.20 元之内,后一只是盘小绩优商业股。前 4 只如走在 10 元以上成交价,意味着沪股平均市盈率维持在 50 以上。一个月内放出 5 只,使人不得不警觉:如果股市继续快步走高,又会一下子放出几

只？有关方面希望股市回暖但又不想看到股票被炒得太快太高，用意明显。

12月中旬起，上海10万新股民作为买方预备队，如果恰遇股市大幅回档，让他们低价入市，有助于鼓励他们的投资热情。把商业股中盘子最小的“新世界”作为1993年1月份新股上市的压轴戏，我理解为是对股市的一种保护。也就是说，即使1992年12月和1993年1月上半月跌了，紧接着还是会回暖。我认为中长期还是看好，短期可能有剧烈波动。我在11月23日至12月2日守货观望。3日上午一看上证指数直冲800点，“嘉宝”股价又大大高出我的预期值，于是果断卖光手中8只上市股票中价位较高的4只股票。其中的“嘉宝”，我按对方买进挂牌172元填报卖出价，上午填报进去，由于交易所电脑之内委托单子拥挤，直到下午收盘以181元成交。第二天该股开盘180元，很快下滑，164元收盘。尝到电脑堵塞的“甜头”之后，4日又卖手中剩余股票的一半。无论股市是涨是跌，我都欢迎：涨，我手头总是还有没卖完的股票在增值；跌，我手头也有这几天腾出的资金，随时准备再抄谷底。我把烤熟的鸭子，撕下一半吃了获利了结，剩下一半是否飞走就不怕它了。

应在股市波动期间，灵活变动合适的货币比例，防止低价之下还有低价。现在已经不同于11月股价起飞前的上证指数400点。那时“氯碱”股价曾比发行价（54元）还便宜（50元），现在毕竟比那时翻了一番。那时入货要果断，现在入货要耐心。那时入货，逮住股票都是赚。现在入货，要选择业绩好还不能价格较高的股票。那时应怕资金踏空，现在要防股票套牢。要买就买那种即使套牢也不怕的股票。

（1992年12月9日）

沪股被称“猴市”，大户喜打“滑板”

(切磋时间：1992年12月15日晚上。承上证指数11日周五收盘722点，14日周一收盘705点，这天下滑到682点收盘。)

作家Z：11日下午，我从收盘成交量排行榜的电脑显示，注意到你所在的W证券部，这天追涨统刮各种股票，29只A股中，独家占了其中13只A股的买进成交量排行头名。请问是你们个人大户在吃，还是W证券部自购买进？

诗人T：是证券部自购买进。我们个人大户是10日下午指数625点时统刮。11日上午持股观望。机构自营的资金比我们大，他们11日下午突然统刮时，我们颇感意外，立即出货。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互相并不联手。但是我们的委托单由营业员电话报给交易所红马夹，大家都听得清楚，知道彼此的动作。机构暗中也许注意我们的动向，我们在400点满仓，800点清仓(本来不想卖，一看有人故意拔高新上市股票，看看苗头不对，立即清仓)。谷底进，峰点出。机构可能暗中在向我们学习。其实，就像散户跟风会吃苦头一样，机构跟风也会摔跤。

作家Z：你们大户室的大户反应敏锐。我们的大户室不行，许多人在400点斩仓，资金踏空，心理障碍，直到800点下

决心进货又被套牢。话说回来，我从14日、15日的成交量看，W机构自营吃进的部分，吐出不多，已属轻微套牢。

诗人T：是的。机构抢做多头主力，孤军包揽一半股票品种的买进榜首，是很有魄力的壮举。若是中长期投资，功德无量。若是短期投资，胜负很难预料。

作家Z：上海股市评论界戏称近期上海股市属于猴市。你怎么看？

诗人T：股价一日多变，上蹿下跳，活泼如猴，是猴市。猴市是做短线投资的良机。我昨天用小部分资金，以每股16.80元买进“联农”股票1万股，今天以17.40元卖出，扣除税费，一天内小赚数千元。这是在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比昨天下滑23点的情况下赚的，这种猴市小赚，比牛市大赚还刺激。

作家Z：我在电脑成交显示中注意到你的这笔成交，你这是上午就埋伏在里头的单子吧？下午指数摸高712点时，“联农”股票瞬间升到17.40元，其他人赶紧想填这个价格卖，根本就来不及。你的这张卖单躲在电脑里被5个户头吃掉，得以完全成交之后，股价就在蜂拥而来的外地及上海部分机构的抛盘下全线下滑。后来“联农”股票收盘又回到你昨天低位吃进的价格16.80元，对吧？

诗人T：对。猴市的部分原因是部分机构想获利了结，又不愿低位了结，于是不断地炒涨抛出，股价波澜起伏。我们个人大户，上看机构，下看散户，在夹缝之中求生存。今天下午多家机构大规模的抛单，使上午因行情较稳定而填买的散户吃足成交配对。几轮下来，散户也学得很精明了。机构炒涨，散户轻易不敢追。机构炸市，散户跟着逃命，逃那么几步，又跑回来抢便宜货。

作家Z：我们也经常从大户室里出来，下楼到散户人群中走走，听听他们的牢骚和议论。他们为了抢一张买单或卖单，很不容易，近日还常常半夜就排队。高价卖掉的股票，眼睁睁看到低价，抢不到机会，补不回来。证券营业点还是不够。

诗人T：这种交易难，促使他们立足长线投资。大户室里跑短线，也是刀口舔血，今天我如果比17.40元多填1分就卖不掉，如果我要卖的“联农”多于1万股就卖不完，明天价格一跌，就亏本。机构的船比我们大，掉头也就更难。还是股市稳定，大家都做长线省心。要不老没时间做诗。你老兄也好久没写小说了吧？

（注：“滑板”是快进快出的意思。）

（1992年12月16日）

“金杯”好榜样，沪股怎么办？

笔者在1992年10月4日出版的《壹周投资》发表过一篇《“金杯”会不会成为来日“黑马”？》。我在众多股票中瞄准了这只体积庞大的外地股票。在一些朋友称它是劣等股票时，在它从90元往49元一路跌去的时候，我以数十小批新来的资金投入地养育这匹黑马。11月20日用最后一笔存款以每股49元继续认真拍它的马屁。如今，它何止是匹黑马，简直是匹要慢就慢、要奔就奔的野马。是它，发出了大熊过后第一声送配股的正式嘶鸣。股价105元时，算算获利已有10万，我这中长线伯乐，贪心不足，突然想起再拿它跑跑差价更好，以致这野马差点脱僵而去。骑之鞭之，研究它的送配股正式方案，觉得给投资者、经营者颇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避免个人股产生零股。它的10送3配7，可交易的每份认股权证，不仅包含了配股权，也包含了送股权。出卖权证，意味着不仅卖出了配股权，也同时卖出了所送的红股。原股是整数，送配相合仍是个整数，有利于交易。所以这份权证是较值钱的。这个10送3配7而配股价3.50元，对我们股民来说，等于10不送只配10而配股价2.45元。所以该权证的理论价格等于股票除权交易价格减去2.45元。权证交易期很短（1992年12月28日至1993年1月29日），意味着不鼓

励人们炒权证。何况，作为超级大盘股及其权证，是不太炒得动的，它航空母舰式地东游，或南巡，不是锅中的小小糖炒栗子。零头红股和零头配股，在权证中合为整数，这个经验，值得沪股一学。

第二，关键要给股民实惠。记得有家上海上市公司，把10送X配Y，X或Y分别等于几，弄了6个方案给股东代表讨论，关键的配股价却不让股东讨论。这不等于白讨论？滑头商人做生意，比方说卖房产吧，开价每套50万元，可以卖给你2套（请你共付100万元）；同样这类房产，开价每套100万元，号称买一送一（也是请你共付100万元）。哪个方案随便买者选择。选择等于没选择。让讨论配股方案的股东大会，免谈配股价，简直是大会招集者在明显地戏弄股东代表。“金杯”好就好在送几配几上不玩什么花头，送配的综合效果，好得让股民先是不敢相信，继而大喜开怀。北方人的实在和痛快，值得沪人一学。

第三，定向只配个人股。“金杯”的国家股、法人股，这回只享受10送3的红股，不享受配股。其原因公告里说得明明白白。以每股净资产值作为配股价，配给个人股东，是对长期投资的国家、法人及可长线可短线的个人都公平合理而皆大欢喜的美事。对于几乎所有的沪股来说，国家股、发起法人股是按面值吃进股票，而我们老百姓原始股东却是按大大高于每股净资产的高溢价吃进股票，吃二手股的股民更是“一直贡献，难得回报”。是该给股民一些甜头，让股民更有劲地贡献。请看：“金杯”1992年12月21日正式公告送配股，当天上海人吃它劲头多大，18日人们收盘吃它只肯花10.45元；21日收盘人们追着吃它，肯花11.77元，22日开盘就是12元。股份公司善

待股民，股民珍惜股票。避免了那种有的沪股配股预案一出，吓得股民作鸟兽散的尴尬局面。外地股在如何对待全国股民的正确作法上，看来是领先了一步，值得上海上市公司一学，并且迎头赶上。

第四，保持股票内质。最令一些上市公司头疼的是，质次股票，送配越多，越不值钱。“金杯”之所以只配个人股，也为了避免每股税后利因扩盘而降低。它的中等业绩，考虑到它在12元现价除权后是7元多的新股价，若在沪股指数700点左右，货比货那么一比，够其他沪股紧张的，不是“金杯”上去，就是其他有些个沪股下来。所以沪股的送配股正式方案不可再拖，宜早不宜迟。否则沪股大海，起伏风浪，扰民春梦。

(1992年12月23日)

不看不知道

朋友陪了一位股民 Q 君来见我，Q 君谦虚至极，号称无论熊市牛市，自己只赔不赚。原来他熊市割肉，割在谷底；盘整向上时，观望盼回落，资金全部踏空；牛劲足而股价跳空上涨时追吃，吃到了峰价再次套牢。然后进入新一轮恶性循环。

Q 君从来不买不看证券杂志。何故？他说怕被误导，于是坚持独立思考。那干嘛来问我呢？独立思考去吧！我眼前浮现出这么一幅图景：一个旅游者外出旅游，不买不看地图。怕被地图误导，可又急于找个人问问路。

于是问到了我。我还是建议他去“买地图”。

他说：“每个星期一早上，证券公司门前的报摊上，证券杂志四种以上，有北京《证券市场》周刊、上海《壹周投资》周刊、合肥《证券投资》周刊、上海《证券市场研究》周刊，每种都是 2 元钱一本，全买，不得 8 元钱啊？”我笑道：“花 8 元钱全买，好发发呀！我就是每种都买。”他问：“我就买张 3 角钱的《上海证券报》看看，难道不够？”当然不够！那四种杂志，犹如炸猪排、红烧鱼、炒素、罗宋汤，各有各的味道和营养，互相不可替代。那份报纸也很好，是糯米饭。你每次去食堂，难道都只买一碗白饭吃吃，彻底不买菜吃？股票投资者应该最讲究自身的物质

营养和精神营养。营养不良，哪成！

他说：“等我在股市赚了钱，再把证券杂志买个够！”此君言论，老是激发我的灵感，老让我眼前浮现一幅幅图景：这回是一个人绝食做生意，说做成了生意才停止绝食，暴食个够。

我对他说：“你股票早一天卖，晚一天卖，或者委托时报价少填一分，多填一分，这盈亏差额就可能远远超过几年的报刊费，你怎么这么死心眼？”

后来我发现，凡是股票投资真正做得好的人，几乎都很重视各种证券报刊的广泛收集。上述证券报刊都很畅销，在我经常光顾的点，一般是星期一的早上一两个钟头就被抢购一空。

凡是向我讨教“股市秘诀”的，我一概一语献之：“每星期一早上去哪里哪里买何种何种杂志，买来后精读三遍。这，就是我给你的秘诀！”

凡是要跟我切磋股市技艺的，我一概先“审查”他的资格：“某某杂志你看了没有？”没看过的，我不屑与其切磋。

没看过而冒充看过的，蒙混不过去。因为我谈股市，常常言词高度浓缩：“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某某在某某杂志上的观点。”让他眨巴眨巴眼睛，我不再多说一字。偶遇他滔滔不绝，我会一语堵之：“你这观点，早被某某在某某杂志驳得体无完肤。看过吗？”“没。”“在这，看吧！”

股市评论家，风格多样化、观点多样化，相反观点都可以同时在杂志亮相，让读者自己用脑子去读。比方说，1992年11月下旬的上海股市，“熊市中级反弹论”和“牛市启动初期论”两种观点及其理由都在杂志同时刊出，请君自己判断。如果有失误，是读者误判的失误。杂志只是提供了多空辩论的场所。

读者是裁判，裁判瞎判，那是观赛不够仔细。该罚自己再读杂志三十遍。

上海每个星期一的早晨，成熟的股民早早地购齐能购到的各种证券报刊，先睹为快。在股市开盘之前，已把所有的文章先浏览一遍。股市，终于培养出一大帮认真的读书人。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噢！说此话者，若活到今，早成股市老手啦！

(1992年12月30日)

送配未必都利好

新年春季，许多股票将送股配股。有的股票已经率先在1992年底送配或发出了送配的意向性消息。股民精于计算，对不同股票的不同的送配方案或预案，反应很不相同。送配消息一出，有的股票立即疲软，有的原地踏步，有的则股价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作为股民，我们已经注意到：

第一，讲究送配后的股票内质。有的股票，送配后仍属中档，送配增股后的每股计划税后利仍能达到0.20~0.30元的水平，而除权后的股价突降为最低水平，则这种股票仍具潜质。有的股票，本来就属低档，送配增股后的每股计划税后利，惨不忍睹，以致公司公告只敢说计划利润多少多少万，不敢说每股税后利到底是几分钱？但股民会算，不受蛊惑。这种股票送配方案很尴尬，送得少，显得回报率低，送得多，送后的股票更垃圾。如果送配后的股票内质属低档，而除权后的股价属中档，则这种股票当然暗淡无光。还有一种股票内质属高档，送配后内质降为中档，而除权后的股价仍在高档，也会被股民大量抛售，不容乐观。宁可要中档而低价的，不要中档而高价的，这种投资策略，饱浸民心，送配也就未必都利好，具体股票得具体分析。

第二，还该讲究股票送配的天时。“金杯”股票在新启动的

牛市中第一家送配股，得了天时之利（当然它送配后仍是中档股票低档价，送配方案本身也很诱人，所以方案一出，股价就跳上一个台阶，在新的台阶再盘整）。它的配股，将吸收掉2亿多元的股民资金。别的哪家股票，今后拖拖拉拉，弄到最后最晚送配股，那时股民手中若已经是股票多而持币少，则送配对整个股市的刺激就未必再是良性的。所以，送配也是一件只争朝夕的事，新牛之期，送配越早越好，以免夜长梦多。那种想等别的公司都送配完毕，自己总结别人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再唱“压轴戏”的，由于良机错过，反而有可能被股民冷落。

（1993年1月3日）

风水轮流转

“金杯”除权以后，一度立正稍息，轮到其他股票坐轿上行，“四大名旦”尤其大出风头。所谓“四大名旦”者，大姐“联华合纤”，绩优工业股中市盈率较低，机构又一直吃她，1993年第一个交易周(1月4日至8日)的涨幅，她最大，达43%。“联农”，农产品商业股，第一周涨幅39%，居二姐位置。三姐和四姐，分别是“食品”、“豫园”，第一周涨幅34%和30%。“四大名旦”的身价，虽然还在“四小龙”之下，但“旦”的近期涨幅已远远胜过“龙”的涨幅(1993年第一周，“小飞乐”、“兴业”、“爱使”、“申华”各涨14%、12%、10%、10%)。

1993年第一周，“金杯”7.73元收盘，比1992年底只涨6%。可谓原地踏步。何故？因为社会上一直谣传其他一些低价股的送配股计划，可能比“金杯”还好。于是，上海散户们基本上是兵分两路：要搏未知虚实的送配消息的，去逮其他低价股；要捞绩优股宁追价高的，去追“四大名旦”。把除权后的“金杯”及其“权证”，晾在了一边。

上海人素有追涨杀跌的老脾气。一看“金杯”瘟住了，便抛“金杯”。一想1月19日上市的“新世界”(盘小、绩优、繁华闹市区的商业股)，可能上市后只在高价位成交，可能会把同类商业股“食品”、“豫园”也拉了上去。这“新世界”还未上市，“新

世界”的仙气，已经把同类股“食品”、“豫园”熏得乐陶陶、提前产生了效应。于是，“四大名旦”互相攀比，都飘飘欲仙。

1月8日我到散户大厅了解散户动向，他们异口同声要吃绩优股，几乎没人要吃“金杯”。“金杯权证”更是不被看好，因为它2月份配股缴款一个月，等于是被关一个月。然而，高档股因为大家都吃，发生了质高，价更高，价比质高。相反中档股因为大家抛它的多，发生价比质低。打个比较夸张的比方，摩托车应该比自行车贵，前者几千元，后者几百元，算是公道的话；如果同样这摩托车有人愿意出100万元向你买，同样那自行车有人愿意5元钱卖给你。你不妨“换手”。

于是，大户室里出现了与散户相反的做法：把炒高了的“四大名旦”等等，获利吐出，当天回头吃进“金杯”或“金杯权证”。并且做好了最坏准备：如果“金杯”在1月份始终原地踏步，那就准备资金，到2月份老老实实去付配股款。它的下行余地小而上升余地大。配股款缴好，3月份等它解放出来，别的股票的送配股，尚在进行之中。

黑马奋蹄之后，休息休息，再度奋蹄，又成黑马，不是神话。果然，1993年1月11日，当“食品”、“豫园”分别在28元左右、29元左右拉锯盘整良久时，从11点钟起（确切地说，是1月11日11点11分），“金杯”及其“金杯权证”突然再次奋蹄。“金杯”原地踏步期间换手了可流通量的近半筹码，此时卖盘已经空虚，当大家都醒了过来，发觉它是价比质低时，它的价格一蹿就从7.70元蹿到8.70元，几分钟内涨幅13%。“权证”也马驹似地跟着奋蹄。

真是：风水轮流转。不论你看好的是什么股票，只要它真正是好股票，而且价比质低（相对于整个股市而言），你得有信

心和耐心，等待它的起飞和回报。

我也看到，不少散户甚至大户，看到此股票是“乌龟”，彼股票是“兔子”，赶紧卖“龟”买“兔”，没想到买卖交割后，昨龟变今兔，昨兔变今龟。于是再弃新龟换新兔。结果，脱手而去的，总是龟成兔；抱进来的，总是兔成龟。

(1993年1月11日)

轮炒之后有陷阱

1993年1月11日，我给山东股友们写了一篇股市报告《风水轮流转》。那天的上证综合指数收盘在977点，14日收盘1086点，然后拐弯回档3天，收到19日的991点。由于深圳股市春节休市12天（1月20日至31日），上海股市只休市4天（1月23日至26日），职业炒手们集中资金继续热炒沪股，22日（除夕）达1100点。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7（正月初五财神节），收盘1163点。第二天28日起，连职业炒手也已感到上冲乏力，多空反反复复较量后，收盘1150点。

从1992年11月20日的400点左右，到现在的1150点附近，短短2个月的时间，涨幅接近200%，可谓兔跑飞快。“豫园”27日收盘价37.10元，相当于1992年老“豫园”的10170元。也就是说，1992年牛市最牛的时候人们以每股1万元买进“豫园”的，现在也统统解套了。“金杯”及其“权证”，1月27日分别收盘10.78元和7.48元，合计为18.26元，成为最赚钱的股票之一。它从1992年11月20日的5元涨到现在这个程度，涨幅265%，远远超过沪股的平均涨幅。“金杯”和“豫园”一样，到1993年1月27日这天为止，都不存在套牢筹码。不像“电真空”，上海职业炒手联合南方职业炒手，号称以成亿资金强行炒它，其上方26元套牢筹码，仍未解套。

所以，不论在牛市还是熊市，持有好股和持有劣股，财运明显不同。区别好股和劣股，标准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标准是，董事会办事效率高不高？“豫园”1992年6月的送配和“金杯”12月的送配，都很爽气，打雷就下雨，雨后就天晴。“金杯”这黑马，屁颠屁颠的，更是没话说，除权前大大涨了一波，除权后立正稍息之后，又大大涨了第二波，等到“四大名旦”出够风头后，它又跳起来涨了第三波。熊市谷底握有“金杯”的，握住牢牢不放，短短两个月，100万元变成300多万元，简直是第二次“认购证”式的发财机会。

上海一些老手认为，许多沪股的股价已经明显偏高，当一个大回档或者熊市再次降临的时候，高价劣等股票的大幅下跌，可能会把中档价格中档质地的好股，也拖下水去。

如果不存贪念，即使是好股，也不妨暂时放弃，让自己的资金先落袋为安，再继续观察，随机而动。我认为，1993年不怕没有新的投资机会。1992年第三、第四批发行的新股，其上市报告书，近期将公布。199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得上市许多外地股票。其中可能会有新的黑马。国家女子排球，也曾经辉煌过一阵，后来乐极生悲。玩股票，也得回避乐极生悲。股市总是有起有落。大起时你握的是股票，等你卖光股票，握的都是人民币时，股市趋向大落。股市乐极之前，你获利了结，股市生悲之时，悲不到你的头上。

职业炒手顺势而作，火上浇油，能成一时。一旦转势之后，若还逆势而行，雪中浇油，最后自己拉高自己套牢，吃不了兜着走。人人无畏购股之时，可能会出现隐藏的陷阱。近期是玩股者必须瞪大眼睛的时候了。

(1993年1月29日)

为夭折的沪牛而祈祷

牛市不是葬送在空头手里，而是葬送在多头超级大户超级炒手的手中，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也是中国又一新绝。真正的空头，在沪股到达 1993 年新天价 1536 点之前，就已经乘高出货，并且决不打压股价，顺从多头的买价而成交。真正使沪股在 3 月 1 日连滚 140 点台阶，从上个交易日 1339 点滚至 1199 点的，是做多不成反做空的“多杀多”的多头突围大军。

一批又一批入套的人们，总是盼望“第三波”的出现。我用过去的经验提醒大家：1991 年 10 月深股牛市突然发动，正当人们热烈议论何日再来“第三波”时，11 月中旬牛市突然心肌梗塞，才一个半月的牛期，戛然而止。1992 年 5 月 21 日沪股放开价格，人们以为沪股从此可用技术分析来做，才做了 3 个交易日，人们还来不及数“第二波”，5 月 26 日起，熊市悄悄来临，百人中恐怕有 99 人是身在熊市不知熊。

沪牛的提前夭折，原因是沪股不顾一切的过分炒作，造成与深股的距离远远拉开。请读深股“发展”的最新财务报告：它的每股税后利 1991 年 1.26 元，1992 年 1.28 元，1993 年计划每 100 股送 85 股配 10 股，盘子即将扩大近一倍之后，而每股计划税后利仍能达到 1 元左右。如果除权以后丝毫不填权，它的市盈率 1 和市盈率 2，将在 20 多和 30 多。比较上海许多股票，

无论如何优化送配方案，市盈率仍在三位数，距离是何等惊人！

作为沪股的空头，我时时刻刻为我的多头兄弟着想。只有缩短深沪股票的质量差距，沪股之牛，才会死而复活。沪股挣扎中的下滑，和深股徘徊中的上进，将有助于沪股在痛苦的磨难之后，萌发新生。

(1993年3月2日)

纵向比较谈风险

对于一些盘子特别大，指数权重很大的股票，不论买还是不买，要特别注意。上海股中的沈阳“金杯”，其可流通股就达2亿股。它的沉浮，对上海股价指数的涨跌，影响很大。

这只股票，在1992年熊市中上市，有过从160元跌到120元盘了一阵盘不住继续下跌的表现。后来跌到90元左右又盘整了好久，最后跌到50元以下。在它从90元往50元跌去的时候，股市老手根据业绩报告和市场冷暖的各种资料，判断它是黑马：表面上黑不溜秋，日后大放异彩。

果然，后来它拆细、送配、填权，让股东大大发财。如果是1992年11月中旬每股50元买进的，即拆细（原粗1股交10细股）后的每股5元，缴付送配股价格2.45元，这细1股又变成2股，这2股的总成本是7.45元，平均成本是每股3.73元。1993年2月，该股曾经长时间维持在每股13元以上。也就是3.73元成本的每股，变成了13元以上的每股，那么每股获利近10元。在短短的3个月，股价已是成本的三四倍了，比沪股平均涨幅高得多。黑马也！

这时候，精明的股市老手又认识到：这黑马太快，成了野马、狂奔之马。狂奔过头，力衰而软，会变成休克之马。也有人说：“黑马变野马，野马变疯马。”后来还真是疯劲十足，疯到14元以上。然后摔下来，3月上旬曾跌到8元以下。令疯

涨期吃进的人，大蚀其本。于是有人叹曰：“疯马变死马。”

说死马是不对的。该股，其公司属稳健成长型。但疯期吃进也不对。成长也没成长到这种程度。从13元摔到8元左右，摔幅挺大。新股民问：“现在我吃它，风险又如何呢？”翻翻股史，纵向比较如下：

如果沪股进入熊市，现在8元吃它，相当于1992年熊市中135.50元吃它（ $8 \times 2 - 2.45 = 13.55$ 元再乘以10，等于135.50元）。而现在6元吃它相当于1992年熊市95.50元吃它。考虑到它现在的可流通量是去年熊市中的2倍，而且现在其他可选择股票的品种也比去年大大增多，人们不得不认识到：1992年熊市95.50元吃了，跌到50元时受腰斩之惨，但当时短期内就有送配股的盼头，出头之日很近；现在6元吃它，腰斩到3元倒不至于（股价3元时，其市盈率已低得同香港股市“接轨”），但下一轮送配股，年底或明年？却是不解近渴的远水。1993年新的一批低溢价外地股票来沪上市，是对它的考验。

（1993年3月9日）

沪股的脸色好不好？

如果 1993 年 2 月的沪股，不曾到过 1536 点，而是从 1 月的 1000 点左右，平缓地慢慢升到 3 月 15 日的 1177 点，那么现在可能仍然是持久的牛市。沪股疯涨后的暴跌，使恶炒后的沪股产生了如下熊态：

熊态之一：绩优股上市，高开低走，连连下滑。若在牛市，绩优股升劲最足。

熊态之二：绩平股上市，即使被淘气的电脑折腾到推迟一个多钟头开盘，努力“开低”，结果“开低走高”后立即就转为“开低走高下滑”（3 月 4 日）。这不是熊气，难道是牛气？

熊态之三：送配最多的“申华”、“爱使”的送配公告，成了多头积极分子的拉高出货机会（3 月 8 日）。典型的熊市特征——送配一个，玩完一个。

熊态之四：绩优股“申华”除权当天，不仅没有及时出现填权波，反而是除权当天转跌，股价“更上一层楼”。典型的熊市特征——除权一个，昏倒一个。

熊态之五：全国人大开幕的极大政治利好，也成为多头积极分子多转空的时日（3 月 15 日），这天指数从 1236 点大跌到 1177 点，临收盘时甚至发生割肉比赛。多头问：“上海东亚运动会期间，上海股市没有理由出现跌势吧？”空头答：“同党的

十四大、全国人大相比，东亚运动会算老几？”

熊态之六：证券刊物说哪个股票好，股市讲座说哪天会涨，股票就乘机在“会涨”的那天抛那个“会涨”的股票。典型的熊市斗智搏傻法。

熊态之七：多头主力开始改变口气，提倡买“抗跌性好的”。如果还是牛市，该说要买“上涨空间大的”。

沪股跑超短线而套牢者，眼看行情屏幕，焦躁地说卖方是“坏人”，说买方是“好人”，把多空较量，说成是“好人与坏人的搏斗”。说得大家都无奈地直笑。我想：如果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好人不好赚，坏人不坏分”的现象，就是熊掌一记更比一记沉重了。

人们百思不解：政治经济形势大好之下，怎么也会有熊市？事实上，正是因为政经大好，炒手才有股胆包天，把沪股炒到天上以后一松手，就变成熊挂降落伞从天上回归人间。1991年深圳政治经济大好下的长达9个多月的熊市，1992年上海政治经济大好下的长达6个月的熊市，都是市场机制对恶炒的报复。中国人听不得“失业”两字，而说成“待业”。听人把熊掌说成牛蹄，把跌幅72%说成“回档”，或者不用“熊市”之辞，改用“空头市场”之说。我也很理解人们的美好愿望。

人们百问不休，牛市怎会比熊市短？事实上，问这种问题的股民，比真正的书呆子还书呆。在股市这片土地上，什么奇迹不能出现？

(1993年3月15日)

身在大陆架,遥测深海沟

我在沪股只剩投机价值的时候,坚决地站在沪股空方这边,并及时甚至提前地向异地发出警报,以免兄弟省市的股友误吃被套。

上海的超级炒手想把沪股拉高后出货,他们自信逃起来会比异地股民快。他们没料到自己在1500点左右炒来炒去,结果把自己套了个结结实实。当我在外地发布危险警告时,当Z省证券公司总经理在2月初就向全省股民警告沪股的高价位风险时,大多数上海人却充满了盲目的乐观。上海人本来以为“1992年沪股熊市教训上海人,1993年沪股熊市将教训外地人”的预想,变成了“教训来,教训去,被套牢的主力仍是上海人”。

我仔细地看了1993年3月20日公布的“电真空”1992年的业绩报告和送配股公告。该股票的1992年每股税后利,号称0.34元(把本该列入成本的“奖励和福利基金”也放在“税后利”中了)。其后几年的每股计划税后利为1993年0.19元,1994年0.22元,1995年0.26元。

3月19日“电真空”的收盘价为15.60元,按10股送1股配7股(配每股3.60元),除权后每股10.07元,其1993年“市盈率2”为53倍。如果沪股1993年“市盈率2”向深圳股票看齐(从

投资安全性考虑)，除权后的“电真空”万一不幸跌至5元，其1993年“市盈率2”降至26倍，可与目前深圳股票的投资价值相近（目前许多绩优深圳股票除权后的“市盈率2”将是20倍左右，详见《深圳商报》1993年3月18日）。

“金杯”只给个人股配股，没给国家股配股。“电真空”的国家股、法人股得到的送配，与个人股得到的送配相同，相当于整个盘子进一步拆细扩大。它的“含金量”比“金杯”低。所以除权后它的股价跌到“金杯”之下，在所难免。沪股下沉，主要不是缺资金，而是缺乏同深圳绩优股的竞争力，深圳有的股票，业绩比上海绩优商业股好一倍以上，股价却只有后者的一半。因此，沪股受深股影响而回归到合理价位，是必然趋势。

1993年3月19日沪股指数1175点，“电真空”收盘价对应的除权价是10元左右，若跌至5元，意味着指数到600点左右；同一天“金杯”收盘8.60元，若被拖至6元，意味着指数到800多点。从中期投资价值考虑，沪股要把投资深股的实力大户的资金吸引回沪股，让他们回沪股抄底，这个值得一抄的沪股未来之底，大约在600点至800点之间。如果短期内探不了这个底，意味着沪股熊期将延长而进入相对长痛。由于1992年“电真空”、“金杯”分别在4.30元、4.90元（按拆细说）被人抄底抄得很漂亮，1993年会有很多人打提前量。不同的人，可选择自己不同的提前量。提前量太大，就被套牢。会有不同时期的空转多者在不同价位，分期分批进去抢帽子或者被套牢。

目前沪股很像1992年5月下旬初跌反弹而横移的一个“平台大陆架”，注意横向盘整、反复上下折腾之后，1993年是否会迟早突然下滑到一个“深海大峡谷”！

（1993年3月20日）

紧急拔高的缘由和后果

上海股市1500点稳不住而滑到1200点，当时超级炒手高喊1200点是底部，并用巨额资金吃股“筑底”。结果1200点没守住，滑到900多点。如果900点守不住而滑到600点，对1200点套牢的筹码来说很“严峻”。

能否奋力把900点扳回到1200点，是套牢筹码“生存还是死亡”的关键问题。每当指数跌近900点时，就高度紧张地把盘中股票刮净。而且紧要关头，交易所行情传输会因故障中断，甚至交易所电脑“死机”，等到恢复正常，指数又不知怎样“上去了”。这样反反复复，1993年4月2日的指数得以维持在944点。4月5日临收盘时，用刮盘动作把指数升到比上个交易日稍微高一丁点儿的948点，尽可能给人以“底部”正在逐步抬高的美好感觉。1993年4月6日《上海证券报》公布了两家公司的业绩报告，其中有家是税后利为负数。这天开盘后，股市走势差点形成M形，就在走出M字的N之右顶点时，交易所电脑“死机”达半个小时，使得N的右顶点凝固，给人们以“稳稳”坚守高地的错觉，股民的买单卖单也按这个凝固的价格填，等到电脑“苏醒”，股价奇迹般地不下，而是继续上去，给人以“该跌不跌，必然上涨”的感觉。又出现一个新的N形，又是在右顶点“死机”。当天上午的两次“死机”后，全市各证交

所大户室能看到的股票指数即时走势曲线，走出了两个虚假的“平台”，成了很漂亮的上升酝酿图形。

这天中午的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股市节目，有位先生预测下午会发生“抢盘”和“大幅上涨”。结果下午大户刮盘，股市跳跃上升，这天以8亿的成交金额，把指数推高到1058点收盘。暴升110点，给人以行情发动的感觉，引人追涨。

第二天7日，“国脉”和“众城”两大绩优股上市，老百姓如果专吃这两只新股，会冷落其他45只老股，对整个股市上行有碍，于是炒手采用了天才般的策略，不惜以任何高价抢吃这两只新股，让老百姓对这两只迅速拔高的新股想吃没胆吃，把老股留给老百姓吃，这样，炒手可以节约资金，四两拨千斤，腾出陷在其他股票的资金，专门造高这两只新股以及把一只浦东概念股“金桥”炒了个股价翻一番，以作示范。这天成交金额20亿元，创出上海股市日成交金额的历史新高。有这么多的买盘，也就有这么多的卖盘，整个下午呈现一波更比一波低的危象，上午的造高，被下午汹涌的解套盘的奔出，一点一点揩掉。临收盘的最后几分钟，又有人突然抢盘，给人以尾市“上翘”的余韵。收盘1099点，比前日高出41点。

正当人们为第三天8日的沪股是否暴涨后暴跌而紧张时，早上发行的《上海证券报》给全市股民喂了一葫芦烈酒，头版头条报道：“三个月的时间虽短，又临几多震荡，但是上海证券市场依然是蓬勃向上，兴旺一片。这一切无不表明——上海证券市场正以稳健步履前行。”头版还以红字标题《机遇就在你手中》而擂起了“抓住它”的战鼓。

于是股民捧报排队购股，互相鼓励：蓬勃向上，兴旺一片，还怕什么？这天上午交易所电脑再次频频生病，让排队的股

民想吃难吃，吊了一个上午的胃口，下午电脑正常时，超级炒手获利回吐的筹码，把随便什么股票逮住都要的抢抓机遇的股民，喂了个饱。成交金额21亿再破新纪录。指数 1224 点收盘。

在 1200 点至 1300 点之间的超级炒手的前段时间的套牢筹码，在速战速决的拔高战中，痛快解套。如果这以后疲软向下，散户只好自己救自己了。

(1993 年 4 月 8 日)

恶炒恐有恶果

上海股市，送配股题材没啥好炒之后，就炒“概念股”。“概念股”炒得焦炭般冒烟后，就炒“无题材”。所谓“无题材”，就是这个股票没啥好，正因为它没啥好，它价位没有好的高，打它上去。恶炒积极分子的口号是“炒它没商量”。这种“炒它没商量”的炒法，最终将把一些人炒送到上吊的位置，把股市炒成重伤。

恶炒者恶炒沪股，最近感到有点“筋疲力尽”。毕竟资金不够。于是广泛联手之后，集中资金炒一两只股票，让它涨得令人难以置信，逼其他股票向它看齐。恶炒的后续资金不足，就把资金反复使用，上午买，下午卖，腾出资金，第二天又上午买，下午卖，再腾出资金，然后第三天下午买，第四天上午卖。忙个不停。让有的股票，价格下去了再上来，再下去了又上来。当跟风者认为这只股票短期内下去总会在短期内上来时，恶炒者终于完全放弃这只价格太高的股票，另煮别的鸭子。

恶炒者不仅有上海当地大户，也有异地大户。如四川大户在四川从原始股东手里收购了大量“乐山”（电力股），为了把这个业绩水平跟“金杯”差不多的股票，卖出数倍于“金杯”的价钱，就先把一个业绩水平不如“金杯”的上海新股“申能”（电力股）拉到2倍于“金杯”的价位。把“申能”定位在20元以上后，

业绩比“申能”好的“乐山”也就扬眉吐气在令人大惊的高价位了。

“申能”的总盘子为 24 亿股，其中国家股 21 亿股，法人股 2.5 亿股暂未上市，可流通的个人股只有 2000 多万股。计算上证指数时，以各股的总盘子为指数权重。操纵区区 2000 多万股可流通的“申能”，就把上证指数给操纵了。如果别的 49 只 A 股都不涨不跌，光是“申能”涨跌 4 元，上证指数就涨跌 100 点。

4 月 26 日，上证指数跳到 1345 点，同关键时刻“申能”往上升了 2.45 元（23 日周五收盘 21.35 元，26 日收盘 23.80 元）很有关系。“申能”上扬，对这天上上证指数冲破 1300 关口，贡献最大。

高位思危：“申能”国家股（12 倍于现在“金杯”的流通量）迟早要上市，还有实力大户控制的“申能”流通筹码，一旦炸出来，指数是否又该做高空跳水表演了？

（1993 年 4 月 26 日）

股市也有“无期徒刑”

有好几只上海股票,在 1992 年 1420 点高峰时创下的“天价”,直到 1993 年股价指数再创新峰 1536 点时,仍然远远没有解套。

估计 1993 年 1536 点时摸高套牢的又几种绩平投机股,在明年后年股价指数再创新高时,仍然无法解套,为什么会这样?股友问我,我入梦转问“股仙”。

“股仙”指点我说:一脚盆汰脚水,在沙漠缺水地带,供人解渴,可卖出金贵之价;拿到鱼米水乡,这浊水还想卖出沙漠境遇中的天价,可能吗?

是啊! 1992 年 5 月 1420 点时,沪股市场已上市的 A 股只有 14 只。1993 年 2 月 1536 点时,沪股市场已上市的 A 股只有 36 只(1993 年 5 月 4 日已达 54 只,5 月底将达 58 只)。估计年内沪股市场上市 A 股将增至 100 只左右(参见 1993 年 4 月 11 日《中国证券报》第 7 版我国股市发展设计智囊人物之一的萧灼基教授之言:中国深沪两地股市“到今年年底上市公司可能达到 200 家”)。

未来岁月,股市指数总会创新高。有潜力的好股,会超过平均涨幅;而有的劣股,或涨幅低于平均涨幅,或原地踏步甚至逆涨势而独下行,甚至业绩糟糕而被停牌下市。过去不

相信的事，今后将会陆续看到。股市大锅饭，正在被彻底打破。

股票投机者，不怕短期套牢。股票投资者，不怕中期套牢。但是，都害怕长期套牢，更害怕无期套牢。“割肉”抛股，相当于“无期”判决后的“越狱”行为。

有的股民自我鼓励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割肉”，在我听来就是受了冤枉也决不“越狱”。没有哪个律师居然怂恿当事人越狱的。同样也很少有哪个股市评论家敢“股”胆包天，指点股民“什么股票在什么价格应该割肉”的。我等股民，只好自我权衡，不以发疯的行为，换取可怕的后果。我们面对股市，处于社会，都该眼睛睁亮，玩股须仔细！

(1993年5月4日)

粗野与诡秘

——沪深股市走势的差异

1993年5月4日上海又有4只新股上市。前些日吃饱“金桥”的第二梯队多头主力，企图拉高新股“外高桥”，而实施同一板块的“金桥”跟高出货的战略计划，惨遭散户兵团不约而同的迎头填鸭。这天，“外高桥”高开45元，瞬间摸高到50元，收盘37.5元。“金桥”这天一度拉高36.50元，因接盘太少，迅速下滑，收盘31.70元，低于前交易日的收盘价33.90元。

沪股综合指数的“三军大搏杀”指标（随机类指标的改进型）：4月15日出现“可以卖出”信号（当时指数1270点左右）。4月21日出现“高位搏傻买进”信号（当时指数1230点左右，风险度50%左右）。4月28日突然出现“立即清仓”的信号（当时指数1370点左右）。至今天5月4日仍显示“继续空仓观望”信号。这天“空头曲线”把“多头曲线”压得抬不起头，“滑头曲线”远离它俩。

沪股“申华”的“三军大搏杀”指标：4月17日显示“可搏傻买进”（当时价位33元）。4月28日显示“立即清仓”（当时价位36元）。5月3日出现“多头陷阱”（“多头曲线”出现倒V字，“滑头曲线”出现正V字，“空头曲线”走稳走健，这天该股乘报纸

上的一则“利多”报道而出现了一个“一日行情”的拉高出货)。5月4日该股K线图亮出大阴线,34元收盘。三军曲线仍在“近战”,与沪股综合指数的走势略有不同。

深股综合指数的“三军大搏杀”指标:4月16日出现“跑短线者可减仓”信号(当时指数 337 点左右)。4月26日出现“加码买进”信号(风险度 30%,当时指数 327 点左右)。4月29日出现“空头陷阱”(同一天交替出现“卖”、“买”)信号,平稳抬身的“空头曲线”把双双急剧拐弯的“多头曲线”和“滑头曲线”戏弄得够呛)。5月4日(收盘指数 331 点),三军并肩而行,持仓“滑头曲线”,对略有胶着的“多头曲线”、“空头曲线”,虎视眈眈。

综上所述,两地股市的近期表现,有着明显差异。沪股表现较粗野,而深股表现较诡秘。

(1993年5月4日)

打她下去再爱她，您见过吗？

沪股的股东代表，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送配方案上，有的董事会会在股东代表们的鞭策下，只好上报一个太好甚至好到批不准程度的送配方案，不等批准，就宣传出去。有位上海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对他的朋友们说：“送配方案不搞得登峰造极，股东大会不通过；搞得登峰造极，管理层又不批准。报上去的送配方案，我根本不相信它会被批准。为了不让你们吃药，你们若还持有我们公司的股票，还是赶快趁高把它卖光吧。不是我们的股票不好！等上海送配闹剧结束以后，等东亚会的利好刺激过去以后，你们再把它重新买进好了！我当然希望你们对我们公司长期投资，但是我实话实说……”洗耳恭听的众哥们，纷纷为董事长的坦率鼓掌。

深圳则与上海不同。深圳“宝安”1993年3月的股东大会，财气颇粗的股东代表们，对公司“10股送3股”的方案（横向比较，这算是送得较少的），根本就无所谓（股票含金量高，也挺好），更注意抓紧大会时间，对公司的业绩和前程，作出很有分量、很仔细的审议（比方说对某一个具体盈利项目的经营方向和盈利水平，提出严密的质询）。

“宝安”拥有已在深圳上市的“武汉商场”、“四川盐化”的原始股，分别占这两家总股本的7%以上和14%以上，即1000

万股和2000万股。1993年3月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对它们的价值叙说是：3500万元和6400万元。其实，其市值现在是5亿元。此外“宝安”还拥有“中国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始股4000万股。对这些公司原始股的这几笔投资，只不过是家大业大的“宝安”的小笔投资而已。它的触角伸到深圳、上海、武汉、海口、北京等地的巨额房地产业，每个方向都是上亿元的资本投入。由于年度报告对盈利水平的预测特别谨慎，股东大会上被会算帐的股东代表一问，问出谜底如下：“1993年预测利润4亿元，但内部下达了8亿元的利润目标”（参见广东1993年4月15日公开出版的《投资者》杂志总14期第15页）。换句话说，根据4亿元利润算出的每股税后利润在1元以上，那么如果“内部下达的利润目标”实现，每股税后利润就在2元以上了。

当然，“宝安”董事会的一贯作风是稳健，他们关照股东代表，别去宣扬虽好但毕竟还有待争取实现的事儿。股民要作最坏的心理准备，“宝安”股本结构中的几千万股的法人股，深圳股民很担心它们一旦抛出来“冲击”股市，怎么办？所以有关“宝安”的大甜头，最好别宣传，以免法人股在高价出货，把接盘的个人股东套牢。个人股东尤其是吃了大量“宝安”还觉得没吃饱的，不希望“宝安”涨价。

目前20元左右市价的“宝安”，1993年市盈率20左右，如果那8亿元利润目标达到，1993年市盈率就是10左右。吃它跟吃原始股差不多。这种股票不涨价就当它原始股还没上市。有的超级大户每当弄到新的一大笔钱，还想再吃点，就用已有的手头筹码砸它下去，再吃回来。天天吃水果的人，总希望市场上水果天天都这么便宜才好。

于是“宝安”的“三军大搏杀”曲线图，很有特色：它的空头曲线、多头曲线和滑头曲线，常常纠缠得难解难分。大空头和大多头，有时就是同一个人在上周本周的不同身份。把“宝安”炸下去，炸得很卖力的，恰恰是“宝安”的发烧友。

(1993年5月6日)

也是一种乐观

无论唱多、唱空、唱滑，无论做多、做空、做滑，我对中国股市，永远乐观。不仅仅是谨慎的乐观，而是格外的乐观。特把心中之乐，亮出如下。

乐观之一：新股发行价，将更趋合理。我估计1994年新股发行的溢价，也就比每股净资产值稍高一点。也会有一些新设立的公司，即使按面值发行股票，也未被足额认购（只好由承销商余额包销）。届时流通市场的两手股，魅力更大。原始股很多，老百姓口袋里钞票有限，于是有幸挑挑拣拣。啥人比我更乐观？告诉你，新股折价发行是法律不许可的。新股最便宜也就是面值发行了。上市以后低于发行价流通是可能的，如“真空”B股5月7日的收盘价0.36美元，就是去年发行价0.70美元（按拆细讲）的一半多一点点。

乐观之二：流通股的市场价，将更趋理智。既有价位很高的好股票，大家抢着要；也有每股5元、6元的低价位股票，在一段时间里被人冷落。股民各买所爱。1994年之前，两手股5元、6元也买得着，也太乐观了吧？请看看吧，届时会有很多人比我更乐观。记得1992年买进一种跌破发行溢价的新上市股票，5元（按拆细讲）买进，旁边的人都劝我：等等吧，说不定4元多吃得着。话讲回来，6元吃进，被做空大军打压到3元，损

失 50%，可能不可能？不晓得的事情，我老老实实讲，不晓得。

乐观之三：不要担心炒手不炒，证券商就没生意。1992年空头市场，越是托盘，生意越清淡，干脆放伊到河底再捞起来，本来空空两岸，立刻人山人海，生意又是墨墨黑。大上海的股票玩家，1993年就要学农民伯伯的样，耕作讲究季节，农闲农忙，合理安排。

乐观之四：中国股票统一大市场的组建，已在朝野的关注之中。就像香港的三家证券交易所，早已成功地合并成一家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朝一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地联网成为中国联合证券交易所。现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成为中国联合证券交易所的东方交易大厅和南方交易大厅，这个理想，必能实现。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将是上证指数同深证指数加权计算后，公布中国股价综合指数。沪人购深股，与深人购沪股，都将比现在更加方便。中国股民将在全国股市一盘棋的更大战场上，运筹帷幄。

当然，我所讲的乐观，是比较客观的乐观，不是那种只听笑声而无视眼泪的乐观，不是那种接受晴天而拒绝暴雨的乐观。在我的乐观怀抱中，连“熊妹”都是通情达理的。

(1993年5月10日)

尊重“异己”的思路

1993年5月24日，沪股又是一天之内就暴跌100多点，
我立即查阅这天之前的笔记：

Z 的 算 法

我的朋友Z兄，站在多头的立场，对沪股算道：从393点升到808点，回档到625点，跌幅是涨幅的50%左右；从393点升到1536点，回档到925点，跌幅是涨幅的50%左右；1993年4月至5月，从925点升到1372点，回档到1128点，跌幅又是涨幅的50%左右。他据此在5月22日之前说道：估计1128点已是这次下跌的底部（5月24日“天桥”等股的上市，触发商业股板块的下沉，整个大市受之拖累，暴跌到1026点收盘）。

W 的 算 法

我的朋友W兄，站在空头的立场，对沪股算道：从多头市场鸣锣的100点升到峰位1420点，再转到去年挺恐怖的空头市场，跌到谷位393点，跌幅是涨幅的77%；若从393点涨到1536点后，进入的又是被称为“大调整期”的空头市场，如果跌

幅也是涨幅的 77%，则这一轮空头市场最终的谷位在数月后的多少点呢？届时还得注意那个指数的上海 A 股的平均市盈率，是否仍比深股的高，仍比 S 和 N 系统法人股的高？空头之所以反对盲目冲高，也是为了避免盲目冲高的后遗症，乐极生悲之后，横爬竖爬“到了吗，还没到吗”地下沉。

H 的算法

我的朋友 H 兄，站在滑头的立场，对沪股算道：从 393 点升到 808 点，回档到 625 点，跌幅是涨幅的 44%（那一轮多头市场的开幕式）；从 625 点升到 1536 点，回档到 925 点，跌幅是涨幅的 67%（那一轮多头市场的闭幕式）。认为，跌幅是涨幅的百分之多少，是个随当时市场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变数。从 925 点升到 1372 点，回跌到 1128 点，跌幅是涨幅的 54%。股谚云：说跌到多少跌够了，说涨到多少涨够了，常常分别映照出套牢者和踏空者人性的弱点。

我的拙见

我本人拙见：上述三位兄长的简洁算法和朴素观点，都很有意思。前两种的算法，是否多多少少带有一丝主观上的意愿倾向呢？后一种的观点，是否算是尊重事物的客观变化？

不管怎么说，多头和空头，他们不同的心理活动，有时确实会反映在各自的投资行为上。于是，空仓无筹而看空喊空者，也许不该忽视多头的观点；满仓缺币而瞧多唱多者，也许不该忽视空头的意见。既不当死空也不做死多的随机应变

者,当然更得熟悉多、空、滑这三家的思维。

认真的投资者,除了适当留意这类许多人都在搞的简朴心算,当然还得重视其他真正重要的技术指标以及或明或暗的市场迹象。

(1993年5月24日)

初次见面，请多搏傻？

1993年8月20日在沪上市的山东淄博基金，是上海股市中出现的第一个基金。有人故意拉高出货，把沪人套得很惨。该基金1992年12月15日发行价每份1元，1993年上市报告书自认5月31日每份净资产仅1.03元。属于至今看来增值率相当低的投资品种。然而8月20日上市首日以5.30元高开，当天摸高5.80元，收盘5.30元。

内行人都知道，那些以1元的发行价大规模吃进原始基金的大户，只要自我牺牲一些赌注，拉高它在5元位置稳住一天，此后即使慢慢沉降，不怕没人“逢低吸纳”。原始大户手中大部分是1元的成本，少量是5元的成本，平均成本仍在2元以下，在5元跌到4元的过程中悄悄抛光，仍是大赚。这比低开2元就抛，更赚。于是欲纵先擒。

8月30日收盘4.40元的该基金，已经使上海炒手屡吃屡套。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书上不是说基金的风险比债券大而比股票小吗？怎么亏起来，论幅度比股票还惨？其实，以每份净资产值1.03元去吃基金，风险程度如书所说：若吃恶炒的基金，后果当然严重。

上海股评家金先生说得好：“你在市场上可以买到每股11元的股票，基金管理者也以11元买入那股票进行中长期投

资，那么用 5 元价格买 1 元净资产的基金的人，就好比以每股 55 元买那种 11 元的股票。这种人要么自己是傻瓜，要么是为了投机搏傻，以为后面自有更傻的会在更高位承接。”

据悉，有些经济学硕士也投入搏傻运动，上市当天最高价吃进，然后为后面居然没有更傻的傻瓜而遗憾万分。股市已经锻造了越来越多的聪明人。

不能寄希望于谁比谁更傻，应该留意谁比谁更聪明。顺便说一句，许多上海读者注意到，1993 年 8 月 16 日杭州《证券信息报》发表的拙作《为新股发行搭脉》，幸运言中了后来 8 月 18 日至 22 日发行的上海认购证的中签率：千分之二。当读者欣喜时，我也欣喜。我写作的动机之一，也是让作者和读者共同变成聪明人。

（1993 年 9 月 1 日）

沪人对“青啤”的冷淡

“青啤”的走势很特别。1993年9月2日和3日，所有其他71种A股的电脑随机指标都先后发出了短线买进信号，唯独“青啤”的随机指标仍显示空方潜能未释放。到了9月6日，在绝大多数上海A股的随机指标发出了短线追买获利信号时，“青啤”仍是观望信号。9月6日这天，上证指数947点收盘，比前一天922点升3%，“青啤”维持前一天的收盘价13.08元，上午还曾瞬间探底12.67元，跌破原始股平均成本12.77元。到了9月7日，“青啤”的多方堤坝终于决口，收盘12.60元，破了原始股民的平均成本价。

上海炒手之所以冷落“青啤”，是因为吃它呛过两次。第一次，部分职业炒手长途奔波青岛买认购证，加上旅费住宿费等，其购股成本高于平均成本。第二次，“青啤”上市时，从青岛传来的炒手口号是要用大资金把“青啤”炒到某高度，于是高开15元也有上海人吃，可是一吃就套。于是上海炒手发现该股没法抬举，转而冷落它。这种冷落，不仅体现在资金投向上避开它，而且舆论上有所流露。比如上海股评家董先生和桑先生在股评中称“哈医是青啤的醒酒药”。换句话说，“哈药”的个人股盘子同“青啤”的盘子差不多，都是1亿股左右的大盘。但“哈药”的1993年每股计划税后利是“青啤”的两倍。所

以当“哈药”价位在“青啤”之下时(9月7日“哈药”11.86元收盘)，“青啤”只好温吞水原位浮动，甚至回头下沉。

沪人一旦把“青啤”排除出炒作范围，对它的非议也就层出不穷，主要是在以下两方面对它发难：其一，H股和A股的发行仅隔一个月，后者就比前者在发行价上贵了一倍(如果算平均成本价，那就是贵了三倍)，称之为媚外欺内的股票；其二，“青啤”的净资产，是把商标等等已当作“无形资产”作价2亿元算进去，而其他在沪上市的名牌股票，尚未把自己的名牌商标这样算过，也就是说“青啤”比其他沪股更多一些美丽的泡沫。

当然，沪人也不愿意看到“青啤”跌价，对于青岛人炒作“青啤”，也持同情和声援的态度。“青啤”能立在高价位并且稳住，有利于其他沪股的攀比升高。所以沪人对“青啤”无意打压。也有少数沪人大吃“青啤”原始股，没抛，上市首日继续高吃“青啤”流通股为自己抬轿，前前后后都套牢之后，每天大饮“青啤”的罐装酒浇愁，戏称让公司多盈利，将来税后利高些好看些，争取股票早日解套甚至获利。

(1993年9月7日)

三栖人抬头北望

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全国企事业法人单位（法律限制者除外）开立上海上市A 股的股票买卖帐户，是一件对沪、深、京三个股票市场影响深远的事。

在深股从 194 点飙升之前的暴跌过程中，有一些深圳法人机构和许多深圳个人投资者，在深圳抽资投向北京的法人股市场，致使当时的深圳股市雪上加霜。连北京法人股市场的官员也承认深沪等地的一些个人资金假冒法人资金进入法人股市场并强调这是不合法的。笔者在高校执教法律多年，在此提醒个人投资者，一旦发生个人与证券商之间的有关法人股交易的纠纷，个人将处于不能理直气壮的窘态。资金滞留北京法人股市场的深圳个人投资者，饱尝了错过深股飙升行情机遇和法人股市场很难搏傻的双重教训。

北京法人股市场的法人投资者比较谨慎，削尖脑袋混入法人股市场的个人投资者也是门坎很精的人，大家都机关算尽，大家都不是傻瓜，行情相对比较冷静（被人称为“B 股化”）。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哪个股市的投资者水平越参差不齐，搏傻对象越多，投机性越强，它对大户包括法人大户的吸引力也就越强。

尽管有意投资股市的法人单位，其资金可能已经进入上

述三个股市中北京的那一个，现在它面临重新考虑资金的投向问题，是更有生气的A股呢，还是缺少广大群众跟风基础的F股（深入俗称北京法人股为F股）？而在一些法人单位掉转枪口前，闻风而动的冒充法人资金的个人资金，也可能会做出避险的动作。

于是，深圳的三栖投资者（投资深、沪、京），可能会收拢资金的拳头，集中于最有行情的方向。最近，许多沪股的5天、10天、20天平移线的交叉状况，在时间上领先于许多深股的同类交叉。而深股194点飙升时，是深股的这类交叉领先于沪股。深股和沪股都有投资者队伍在不断壮大，承接着新股的不断上市。北京法人股市场却因投资者队伍在发展上有点困难，为了避免在价软时股票进一步供过于求，被套的法人投资者不得不要求：暂时中断大规模哇哇叫着要上市之新法人股的上市。这是一种尴尬。我作为民间评论者，对首都变相地冒出两个不是交易所的交易网络，一直以同情的态度，密切关注之。

心明眼亮的深圳人，手里捏着2亿股上海给予的“上海石化”原始股（比上海1993年第一批摇号新股的总量还多），抬头北望，深沪两地A股，亲不亲？一家人。

（1993年9月9日）

后 记

一

鲁迅的坟墓，坐落在上海市虹口区鲁迅公园里，离我家只有10分钟的车程。我忙中抽时间去瞻仰过几次。鲁迅1936年逝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角色？那时，尽管我还不曾成为人形，但也许我是1936年他的追悼会上空一朵肃穆的乌云。

他的著作包含着他的强烈的精神信息，是不朽的。我全面接受他的精神信息，是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少年时代的我，通读了他的全部小说、杂文以及传世的所有日记、信件，甚至情书。

转眼到了90年代，我已成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最频繁的作者之一，并且被一些刊物誉为“笔锋最利的刀斧手”。我的文字往往以最高的效率见报，动手写出的文字，由北京驻沪记者站用传真发往北京，编辑部一看是专栏作家童牧野的奇谈怪论，便一字不改地立即发排，当天深夜卫星传版到上海，第二天下午便可在上海街头报摊，见到拙作已刊登在由上海分印点印刷的北京刊物上。

终于忙得像个机器人。深圳《投资者》杂志，每期发表拙

作《上海股市散记》系列，娓娓叙述上海股市触目惊心的真实故事。上海《壹周投资》杂志，每期发表拙作《股市笑谈》系列，幽默探讨股市中的人生玄学。浙江《证券信息报》，每期发表拙作《股海游子家书》系列，直率排解家乡股民的迷误和愁苦。山东《证券投资与创业》杂志，每期发表拙作《上海股评浏览》系列，博采评述上海股友们的各派争鸣。此外，有时间就写，陆陆续续刊载的还有：北京《证券市场》杂志发表的拙作《股海笑念道德经》，戏谑摸索股市投资和投机活动中的伦理新观念；《上海商报》发表的拙作《股市吹毛求疵》系列，严肃抨击证券市场中的歪门斜道……

作为股票个人大户，如果不是鲁迅对我的影响，我会同股市中的歪风邪气同流合污，而不是用文字为全体投资和投机者力争公正公平公开。股票热过去之后，我将会从这个山头翻到那个山头，用文字继续探险蛛网密布的人文科学等其他领域。

二

1993年我有两大转变：一是从爱牛恨熊转变到与牛熊都和平共处，二是从“中长线投资”立场转变到“中短线投机”立场。大自然的动植物，适者生存。股市也是如此。投资获暴利而变现，就是成功的投机；投机被套牢而等待，就是无奈的投资。

在熊市之末，或牛市之初，鼓励股民长期投资，其善，不亚于往人家口袋里猛塞钱包。在牛市之末，或熊市之初，怂恿股民长期投资，其恶，不亚于落井下石并喊话劝人在井下长年修

炼。

投资市场需要投资者与之匹配。投机市场则只让成功的投机者生存。投机，曾经是个贬义词。“大革文化命”时代，要宣布谁是坏人，便要说上一句“他早年投机革命”。现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正在跟国际接轨。将来，谁在追悼会上享受一句“他早年投机股市”的评语，大家都会感觉那是很有勇气很献身的事业。

几个月前，我还像和尚吃素不吃荤似的，崇尚投资的素净，克制投机的欲望。如今反省，发觉自己天生是一个投机胚子，装啥稚嫩？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的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响彻云霄，那时我是一个修理纺织机的小工人（正值所谓“十六岁的花季”），也是个喝酒的少年粗人。当科技界青黄不接时，我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科学院的文质彬彬的科研人员。当国家提倡思想解放时，我又摇身一变，成了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部的神圣园丁。后来嘛，就成了股市中的一朵芳香的小花。

剧变的投资和投机环境，造就了随机应变的一大批投资和投机新人。在我从善如流的严肃的投资和投机活动中，将永远为全中国的股票投资和投机者，力争公正公平公开。

三

笔者在好几家证券公司立有大户证(或贵宾卡)，轮流在各家网点买卖股票，又由于笔者是前年的散户起家，所以对散户如何变大户，大户如何变散户，所见颇多。大户们一天输掉“几粒米”(“米”乃“万元”的谑称)或一天输掉几套房子的股票

市值，都是常事。

无论是大户还是散户，玩股永远要谦虚。外国股市专家说，没10年玩股经历，不能说自己已经赢了。我现在还只有3年的玩股经历，只能把自己看成是股市这个大学的三年级小学生。尽管我每个星期都要在各地报刊发表几篇专栏文章，频频涉及股市问题，但我不在上海股市讲座中露面。让多数人不认识我的长相，这样有利于我轮流到各个散户大厅更真实地观察散户，向散户学习抗衡超级炒手的游击功夫。

本书的标题，给人比较好斗的感觉。随着我国股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的立场和观点也在变化，变得越来越心平气和。本书是笔者的第一本股市评论作品集，通过拙作，可以看出我国股市和股民(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不成熟到渐渐成熟的过程。愿股民朋友喜欢这本书！

童牧野

1993年9月